癸卯余入內閣喜與檢書李懋官遊懋官亦余喜也每歸院靜暇藉松蔭而聽竹韻飲懋官酒論文章懋官瘦骨支衣疎肩引吭纚

〻語不已嘗自言年少時西入薊州倚長城見滄海東流因駐車遼野問藩胡戰地南遊伽倻山橫嘯雲際訪崔致遠古蹟翩〻若鼓埃壒而竆玄冥其玄氣澟乎可觀聽悟絕人目一游輒誦山經水志周鼓漢碑爾雅說文草木蟲魚上下三數千載荒怪誕僻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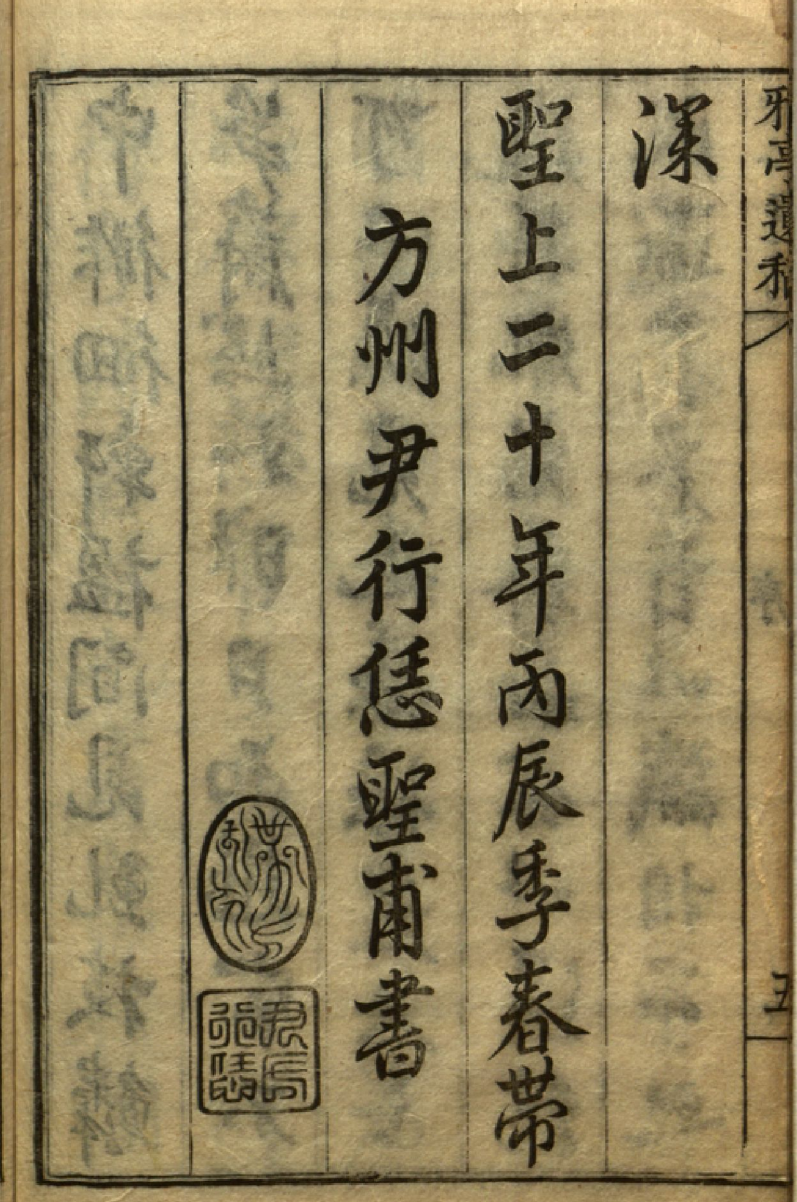
曠間而稀見者皆懋官有
也故有叩之則左右商訂
其辭愈長而逾變蔑以為
詩文若有相々者藹然闇
然如燕趙之市歌筑互答

激々則烈其音刻厲而警
新雅滋而幽靚劘意杼軸
獨造妙界絶無椎笨痕今
遺稿雖若干篇尚可以知
其為人也雖然如懋官者

多畸窮困寠未嘗希合於世也故世亦不見容往往被酒喜放與旅人逐客睢盱縱恣於藪澤墟里之間以沒其齒而不之反焉余

嘗然之惟懋官砥行績文不以方外自命綽約若處子擩內閣之書十有五年被不常之　渥而承匪頒之錫聲光已爀然動人

而遺稿〻刋又出　聖旨
則以布衣而叓
明主之知更千古莫与為
比欲知懋官〻為人亦何
待孚詩若文也方余在閣
中徘徊軒楹間見虬枝鱗
笋蔚然如昨日而懋官不
可以復見也悵悵者久〻
適其儭光葵告余以遺稿
成遂書卷首以識相予之



渫

聖上二十年丙辰季春帶

方州尹行恁聖甫書

李懋官旣卒且葬之三秊內

閣奉 聖旨徵其詩文遺稿

於其孤光葵將以印行于世

費皆出內帑諸一時名士之

嘗與懋官有故舊者各出力

以助其役而尹學士聖甫實

主其選余淂其所為歌詩三百三十二篇書牘一百篇策論五篇序記雜著一百三十一篇爲四卷者而讀之曰懋官之於斯術可謂能事盡矣方懋官之在世雖忌其名而

媢嫉之者至其文則曰近世無此作矣且士以一言而合於當世之大人君子尚且感激而流涕況懋官以蓬蓽幽潛之士受遇於聖明之世能自知名而至其殁而淂不

朽之傳則宜如何也雖其死
而將不恨於地下矣嘗攷羅
麗之際文章衰陋不可與議
於中國而及 本朝受命
累聖相承逶迤至 穆陵中
興之世而始大備蓋是時搢

紳大夫號能文者莫不與王
李諸子徃復京師而經史子
集之出來者於斯爲盛淂以
博其聞見而革去固陋今夫
鄉塾先生之平居教人輒曰
專熟一書而不資於博學者

非通論也懋官雖晚生偏邦
然遭值 聖上右文之治得
以盡見閱古觀書籍而閒嘗
遊燕京與浙蜀閒文人才子
上下角逐其幽愁不平之鬱
於中者一發之詩而又深於

艸木鳥獸山川風俗之學著
述皆可傳於世雖其學問之
深厚材力之雄渾不及於先
達諸大家而若其博極羣書
倡起新調一洗近時之陋俗
則未有如懋官之妙者也懋

官為人淸介外雖冷落而中自怡愉可親酒酣論天下事是非人物可否談鋒迭出而當其意者無幾人為文章心眼慧而性靈巧不為執縛之論亦不為鄙俚之詞曰兩漢

自有文不必賈董馬班也唐宋自有詩不必李杜黃陳也人笑我笑人怒我怒吾於世亦莫之效況肯以筆墨為古人之奴僕僂隸守故其平生所著書至多而求一字一句

之彷彿陳言死法不可得焉論者以為自懋官出俗學雖廢而文風亦一變後必有辨之者懋官名德懋以 奎章閣撿書官為沙斤道察訪後至積城縣監以卒享年五十三

宜陽南公轍元平序



雅亭遺稿卷之一 目錄

詩

雅亭遺稿卷之一目錄 終

雅亭遺稿卷之一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詩

夢踏亭同徐汝五 常修 邊子欽 日休 尹曾若 可基 柳惠甫 得恭 觀射帿

亭亭荷柄向吾迎宛記前遊榭逕明林氣暑餘濃不已泉音空外瀉如爭軒窻藉客初增爽筆硯乘秋各現精却笑癯儒憑酒力松間眼纈白帿横

秋燈雨急

涼宵顧影剔燈紅劒錄星經挿架充頻有扁舟浮游

想秋齋忽泛雨聲中

嘲吾

貌古心清李炯菴評渠自抱太憨憨方其澹泊無爲
坐不辨梅酸與蔗甘

贈金生正中歸平壤

惜離之際悔初逢久旅欣歸獨惱儂料汝眼醒心又
癢馬頭妍妙牡丹峰
舌根宛轉語函胡聒耳嘲渠白項烏爲是勾驪中國
接聲分子母未全渝
刋落鋒稜與我歡不將時樣飭衣冠秋蟲滿貯鴟夷
腹詠氣詩聲大可觀

下元夜集徐汝五書齋

月展紛紛白霄排淰淰寒螺煙生妙想墨瀑動遐觀
酒猛杯仍減詩尖字未安靈襟延夜氣眉宇蘊春巒
韻友逢何闊令辰値亦難雲離其奈戀轟笑以爲歡
放或歸眞樸痴寧諱冷酸厚霜輝老兎散菊卓脩欄
坐久鐘音遍睡餘燭影團曉鴻嘶咽咽羣翮渺無端

輓金奉常章衍二首

祠後題君輓淚彈筆遅昏些兒濃態去一副熱腸存
可愛儒中俠不厭峭處溫是猶皮膜外孝友大堪尊

粤惟文正裔藉甚甲申科命也斯而已悲夫奈若何
遽增才鬼簿俄缺冷官窠旅殯魂無憾楓溪爾族多
士文肅陰先生之後登甲申年忠良科

與徐汝五尹曾若柳惠甫共賦

雞哭寒城漢勢澄雪窻相遻韻逾增淨麗異國靑燔
畵團柿冬天冷沁氷各以襟情歸臘酒盡將吟嘯抵
晨燈主人遊歷南州話硯北筵排六箇朋

題潮邨宗人軸

二月淸明雨墜頻漢濱泥拍滯遊人森羅畵幅春嵐
溘老大梅株臘雪陳樂土吾宗堪悅話佳辰先墓寂

慺神耕樵以外排碁局晴旭松棚會意眞

輓白公 尚華

蚵衰四十八年中辛丑宼深節度公餘恨至今銷不
盡萬松瑟颯峽之東
長連縣裏去思碑二十二官第一治五考三年皆上
上能褒循吏李監司
八路山川遍馬蹄壯遊渾入草書題暮年病卧終南
屋敗幅虹光透壁西
紅旌粉筆寫官銜蕭瑟功名故縣監眷憲大夫空影
職命宮知有壽星參

仲季令公俱白須門庭輝映耆英圖問衣寒暖令如
夢二老蕭蕭哭並扶

色養之餘葬祭哀丈人爲孝咄賢哉元知名父生能
子鄉里齊咨感纛欽

今年燈夕雨紛紛內子如何慘不欣爲是祖孫連血
氣訃來百里翌朝聞

牀頭納拜十三霜我是白公孫女郎偉貌淳風知寂
熟慚無大筆闡幽光

立秋之午同朴在先齊家訪泉雨閣二首

貪嗔斯外道怡悅即吾天閣奕何來瀑林繁不已蟬

妙觀圓在處遐想際無邊設色幾東岫明嵐漾媚煙

短瀑飛南里輕巾岸午天葉肥泉畔杏音勁旱餘蟬

美蔭朱樓際鮮暉色幟邊閒營容我輩跌宕限炊煙

夢踏亭共賦

戊子六月晦余與尹景止秉鉉柳運玉璉朴
在先憩于夢踏亭列拾參瓜搜在先袖得白
牋於竈得煤於溪畔得蘢詩成而顧無筆余
拈淡竹莖景止撚韻府敗紙運玉削酸梨枝
在先嚼蒲芽寫之于荷香蟬音瀑沫之裏童
子旁參日甲光日閃大

荷香妙證寂猒心紅鯽搖腮閣兎陰古翠寒蘂林滴
滴天光一線透溪深

七夕翌日徐汝五椰連玉 璉 漣玉惠甫尹曾若
朴在先同遊三清洞挹清亭三首

瑟瑟鴉舅樹疊石池裏栽倒寫秋暉淨池光上樹來
石氣之所鍾樹癯而泉馨秋士筆倍勁其音盡泓渟
草香生衣履樹影度鬢鬚白岳遥難郎紅欄坐著吾

九日麻浦同朴在先張幼毅 倜 宿內弟朴穉川
宗山舍四首

大江橫似月中央滑扁舟靑㠀閱復合瞥見六棱樓

波穿赭石岸蒼蒼隱舟尾夕江闃人聲魚立鬐鱗偉
矗矗古滄浪浮浮中栗島茜雲烘落暉紅明徹底倒
天上星的的水中魚種種濯魄空明夕楚亭涉江謌

碧蹄店

天兵癸巳齒倭鋒鐵馬蹄勞膩土濃未抵輕傈蝴蝶
陳臨風痛哭李如松
往往鋤頭觸鐵丸郵娥綴佩愛團圓太平生長郵由
識透甲曾戍壯士瘢

延安府

申公城築炳幾先畢竟奇功李月川敗壘蜿蜒遒䒭

寃崇碑贔屭辨龍年池蓮適用還徵稅野鶴橫罹亦
直錢飯顆延州誰謂美秋荒禾黍劇蕭然

金沙寺

水背如弓不見洲壯遊吾且散覊愁羣龍鬐戲潮音
迴諸佛眉憂地軸浮遍滿穠棠聞亦豔飛來芽菽事
頗幽年年首夏唐船泊僧將營高海月樓

登沙峰望西海

迴立罡風不自由龍腥蜃彩盪難收時維戊子冬之
孟行次朝鮮地盡頭意內盈盈無限海指端歷歷所
經州蒼然一攬長山串七十里松濤欲浮

曉發延安

不已霜雞郡舍東殘星配月耿垂空蹄聲笠影曚曨
野行踏闃人片夢中

與朴進士綏壽賦

秋室蕭蕭悶起居張燈軟話二更餘輕衣煖閤趺如
佛朱葉霜垣胥似魚懶可蜨菴爲配享貧難麴部做
尚書秪將交雅招同里茶果情眞契不疎

贈李存仲在誠兼示李洛瑞書九二首

洛瑞與存仲冲年志老成自言弁一世相視樂平生
盡是吾同姓剛伊各有情翩翩憐愛洽每向雪宵迎

善讀陶潛集其人名士哉外沖中蘊慧先品次論才整暇當梅樹温存引酒杯君歸何以慰不禁念頭來

贈盧察訪 允中 之任金郊

草色官袍老太常淋漓諧笑少年塲酒酣臥聽荊卿傳特捋蒼髯意氣長

驛樹禽鳴旅想紛滿斟官酒頰雙醺杏花亂落家家櫪驕躍靑驄藉白羣

仕則離羣不仕飢去留心事兩難爲無寧去奥金郊飯月送同人雅集資

送李汝剛 應呂 讀書北漢山中

曉秣靑騾駄漢書鳴泉步步滿襟疎何菴僧報花消息片夢迷離白塔廬

遊徐汝五東庄

儔侶聯翩步屧齊徐家亭子道峰西幽花漠漠逢僧落白月紛紛向客低依㨾亂萍多影樹七分寒雨善鳴溪重遊政逐新來燕幷宿還同對待栖

三春旣望訪元丈 重舉 於長興庫直中

倉曹傲吏晩春尋高臥槐軒鬱蔚森弱柳千章生遠綠新禽百種送佳音研朱點史修清課引白哦詩見古心何幸今辰花事好夕陽無限對疎襟

題田舍

兒腮弟頷夢分明覺臥宅鄉二百程郡士新交譚部借畿朋歷別贈聯成非楓雜樹都紅意旣雨長川忽泠鳴辟睨庄童親近語郎來此屋始書聲

秋夜偶興

紫盞燈油坐著深了無一事劇相侵虔天鴻客安身策守夜蟲朋苦口箴雨墨霞箋通畫意煙書嵐字助文心倘逢瀟灑靈襟士把臂行當永入林

謁崇仁殿

檀君殿謁孔宮瞻神聖之隣廟更嚴道寄姬書陳蕩蕩詩開鮮雅詠蘄蘄危踪昔被佯狂髮遺裔誰飄克肖髯不受周封元自到孟堅爲志本心拈

信筆有感

簾光圍繞炯然吾晝永虛齋一事無醜石生衣通體好澹雲無蔕任心娛學先超脫非朱熹詩太依模郎杜奴久靜元知銷暑法凉生壁半藕花圖

柳惠甫前作病齒詩慰我今落矣仍步其韻以自唁

我齒淸比二泔淅根堅不煩厲以石紅矧如簷靨不館寧拔虎髭勞剔索挑姬元無擲梭辱抗主邪有斧

撞責不戒飯砂陰爲賊左下門齒災偏劇譬如紅夷
砲撞堞兩堅相搏轟而砉無補桃枝借神茶何賴鹽
滓請膠鬲魄震毛孔汗爆迸噤喑不暇喚嗟惜欲落
不落搖復搖久與舌狎無間隔今春奄然辭我齦且
耻語音篩其隙此豁縱非緣衰老一鉄那復完血脉
吸酒嘗恐泥濫勢喫餅長惡嵲屼跡骨節芭蕉元來
脆一任風雨鳴策策

端午日有懷朴在先遊鐵甕城寄長篇

五月五日青飲館溝柳風來午襟散好鳥吻紅櫻桃
含嬌見髻香菖蒲縮是時不歡也無睚何事如夢而
似醉眼忽搖裔情湊泊卵雲西坼螺峰翠佳辰間闊
朴楚亭遠地留滯古鐵城獨數旣往推未來睽離之
多太勞情冷節燈宵皆若斯秋夕菊日應如之當設
何法塞吾想泯若從前未交時譬如茜蘸白地錦百
濯終難贖一染萬樹紅霜入香山早早歸來慰長念

贈李仲純 英章

李子茅山隱伊來十載垂家風何太潔心事未全凝
叱犢耕畬遍騎騾到郭遲今春楓岳見不負少年時

六月二十三日醉

今年已過半歎歎欲何爲古俗其難見吾生廼可知

物情饒伺察心事浪猜疑内子還佳友賒醪快灌之

雜題

風樓臥念陸龜蒙深羨逍遥笠澤中隨例名渠方外
士黜莊扶孟是誰功

宿徐汝五東庄

初到東庄萬石横楓杉之裏見徐生一山領略無非
水終夜停當自在聲欸欸纔豢僧佛會澄澄共溯月
星行秋軒曠朗簫腔轉似喜如悲不可名

宿心溪參時祭

溪名爲號拈來心藹蔚英聲動士林爾出吾宗儀物
備秋行時祭祖靈臨階霜燭耿輝輝淨廳月香升裊
裊深好禮奚徒資品粹盖緣長對直齋襟

題田舍

茅菴搖落樹籬牢煖服凉巾快快豪好酒令人情轉
勝寒花值我韻初高農家凡例幽風畫秋士鋪舒楚
國騷聊試令行將隱峽亭皐日涉不辭勞

客中逢尹曾若時曾若將遊白馬江

瑟碧寒江漾客舟濟王宮樹不禁秋只緣當日龍耽
馬唐將靴痕石上留

和東隣

適會詩罇又此亭欲花靑樹意冥冥同隣罕見交如水宅客新逢聚似星古砌貞松根四據虗庭素鶴影雙停好拈燈畔弇州韻句欲圓來二鼓聽

六角峰玩花

天晴衣正麗遊隊出家家纔洽知時雨遍濃得地花社林靑靄集宫石紫暉斜莎淨何煩席臺東影互加

病餘有感

病餘槃水涴瘦頰洗知高翡翠光何豔芭蕉體不牢置身誰坦坦役志擧勞勞敢詫雙眸炯於書勝佛毫

南漢東將臺

空外飄衣影峰嵐抹淺靑境宜初夏集詩最夕陽聽雜樹精華溢荒城氣勢停旗竿留壯蹟豪想與亭亭

高遠亭奉次金直齋鍾厚韻

研道寬閒野先生隱者齊澹花縈晚石幽草漾晴溪數郡煙相近宅山樹欲低亭名斯可悟堪滌眼根迷

李大器晩中秀野茅堂二首

始辦妻兒貯安閒過二冬茅明簷受潤紙翠戶延峰長老因花集宗人與月逢泠然隨意到吾亦野夫蹤居逈難知暑對暄不怕冬瓏瓏雨過樹窈窕春餘峰潤色澄邊語園香藹處逢補閒書帙內夙歲祕高蹤

雨中乞酒于城西故人

釀法君廚美杯深未恐醒窮朝謀一集槽夜惜孤聽
待傀喉方燥憶斟鼻頭馨僕去蓑衣綠莫愁雨入籠

苦雨被酒戲書

地濃天漏坐逾旬圍屋幽儵雨脚臻負氣自疑天下
士仄身還是海東民詩腸大抵秋聲正道味伊來夜
氣眞逢著無難交契好書中往往會心人

馳筆次袁小修集中韻

痾餘試腕寫叢篁幽事相仍靜却忙品果逢秋能效
用韻禽乘夕盡求藏雲呈異態綠蒸暑樹變深蒼待
抹霜有佛瞳中觀小刼方來現在霎時香
雙板寥寥永晝扉離羣不入俗人機故持雨色襟中
貯盡拾秋精筆底歸譚柄縱長誰授好心香欲細可
貽稀最憐剩蜨饒情緒向我殷勤掠帽飛
人自悲秋我悅秋性根嚴冷也相猶百弓距道纔迎
塔十笏量庭恰置樓名士元羞錢孔隱逋人一閱酒
場遊書生有氣聊磨耗快駕滄江健帆舟
幽憂難亘詎眉顰如塑凝然膝淨茵午蓮未終欣降
我丁年方值眛貧身泬寥初謦窻塗眼碨礧將鳴硯
剔鱗程課一生眞贋辨揉難入俗孰能馴

秋曉不寐

祇把全活補半癡隨人耻做强淋漓太無滋味推移
厭差欲流芳樹立遲佳友倘逢輸肺腑名賢劇想現
須眉青天管領吾行止事到違心順遣之

花石亭遠眺仍渡臨津

朝暉紅盪帽簷霞籬子低低一二家老李先生曾築
室皇華使者昔停車衣明樹末江成月鞋睃城根逕
入花轟飲故令搓櫓緩東坡店外趂棲鴉

滿月臺別村美仲 趾源 白永叔 東脩 之金川

繁華只博草油油彈指之間五百秋開拾剩甎鞾響

憶細推崩礎荏圍求雲歸水逝英雄氣花落鳥啼旅
客愁豈謂興亡干我甚離情仍惹淚潸流

青石洞午飡出金川郡

萬樹葳蕤裏行人冒綠光飫聞名不左恣覽意殊央
青石厓纔已金川郡始當豁然初涉野低日馬鳴長

黃州月波樓

酒浪春衫濺紅娥賣眼留江山眞氣勢今古孰風流
斷岸横蟠郭虛汀特峙樓黃州知信美急管緩鄉愁

練光亭觀燈

褭驪晨秣古黃州穿出修林涓始流戰伐飛騰疇昔

夢漁樵問答等閒愁觀潮靜對平鋪石候月先登第一樓巧値吾行初八夕千燈發豔異鄉眸

大同江泛舟

永明寺裏桃花飛浮碧樓前水漸肥畫舫忽忽衣影纈澹黃街月半醺歸

嬋娟洞

嬋娟洞草賽羅裙剩粉殘香暗古墳現在紅娘休詫豔此中無數舊如君

滯雨朴在先秋室夜來月星朗然二首

小重陽日楚辭樓坐擁幽脩一壑秋愛聽橫經童子問回思秉燭古人遊華星照地蟲皆動繁露縈河鴈盡流歲序堂堂如是逝百年長願素心求

臨水登山到子樓離羣政恐負高秋圖書自足供吾輩絲竹那能抵此遊嗜酒弱年多妙理論交半世罕清流伊來結習空詩律撚盡髭莖漫典求

秋日讀帶經堂集

泬寥秋令樹先知任忘暄凉做白痴壁靜萬蟲勤自語簾虛一鳥慣相窺抛它錢癖如將涴呼我書淫故不辭好事中州空豔羨堯峰文筆阮亭詩

夏日卧病二首

病或因貧得謀身奈太疎螘階豐素粒蝸壁耀銀書
藥向門生乞粥從內子茹猶能耽卷帙結習故難除
機關吾豈習節目士當疎與聽濃纖話寧觀碨礧書
骨高荷稱製腸潔菊堪茹庭草看生意不令穉子除

酬趙布衣衍龜巃寺韻

聞葉澄江趙倚樓佳辰憶我奈涼秋懶翁縹緲波搖
塔神馬嶙峋石出洲爲聽瑶琴勞遠望欲貽芳翰惹
新愁如今種種懷難已林子云來不共遊布衣與林山人配崖同遊巃寺云

幽蘭洞逢趙布衣

靈襟秀朗照芳春澹坐松根境更新細數一生今得
意桃花開盡見高人

送趙布衣還驪江次其韻

百種禽鳴雨點稀梨花時節峭帆歸春江綠漲書船
重穩逐煙東粉鴨依

雨中留元若虛有鎮

人謂春何永吾嫌晌不遲費心留好客極意過良時
大地蒙花影遥空滿雨絲怪來生甚異被酒輒能詩

早發坡州時與朴美仲柳惠甫作關西之遊

斜月來窺燕子巢虛窻馬秣聽蕭蕭僕夫罷睡矇矓

語也到臨津紅日高

蕙秀次柳惠甫韻

嶙峋壁影倒川青輝映當年幾使星皴石皆堪增畵譜乳泉還恨漏茶經先洄一曲憑仙榻欲攬眞形上驛亭日夕溪翁那識此再來吾自羡長停

雨中同朴美仲柳惠甫沿洄綾羅島西客有沽酒而至者微醉蓬底信筆各賦

邂逅殊鄉慰暫違汀林演漾綠陰肥綾羅地勢流將去麟馬仙蹤渺不歸一任高瀾頻打舫莫辭輕雨濕吹衣親朋小聚謀長醉那管前朝有是非

舟中望浮碧樓時雨益密又賦

浮碧樓棱轉模糊辨柱形乍逢閒步鷺凝想靜居龍孤郭迎潮整亂帆入雨濃青綾島麥停棹美明農

題正陽門外主人壁

眼慣西京樹緣何我到頻翩翩名下士款款意中人紅飯箕田豆鮮肴浿水鱗勝宅前度別留滯洽盈旬

贈吳生 觀濟

含毬門接井田隣京客來遊眼境新借我奇書仍贈酒異鄉人似故鄉人

次洪別提 希泳 閒居韻

紙窻安穩雅襟齊談次微醺抵日西冐雪空林鳴近遠曬暉羣雀睡高低翁惟慧眼評蠶尾兒亦英才讀馬號碬碣玲瓏明季史後生於此莫令迷（洪丈表章阮亭詩又嫺於明季事對語纚纚其子舜徒時讀莊子）

宿麻浦贈内弟稚川

初春顔色喜相看燈結疎花酒漾瀾氷鯉不眠思底事沙鴻多謦惱無端煙纔澹蕩鋪新白月最妍鮮返舊團境到幽微方促滕宋人詩話補餘閒

寒食日同沈狼川（念祖）賦

園閣微痾養輕寒剪剪騷書程嫌蠆尾詩品戒蠭腰芳樹精初現嬌禽乳正勞佳辰逢韻友憐聽酒鳴槽

暮春獨酌

冉冉年華入酒卮初因莽宕轉無爲身將隱矣書何著學未成焉命始知通體活惟當世我寸心交是一生誰贋多眞少經來慣雙眼如今獨自持

柳和仲（煥德）山館

葡萄吐蔓牡丹尖坐久芳陰綠滿簷小醉泠然無一事話從花史樹經拈

雨中訪元丈與二三友生同賦

我來不藉赫蹏書爲愛青林翳子居磊落枯腸攴菓

果零星閒話注蟲魚同抄暝飯廚煙歇獨曬秋衣郭
雨疎已遂東州長逍討宅年願學把耘鋤

秋日同元丈及金丈允謙李聖緯喜經聖欽喜

明元若虛登朴醉琴松壇後麓

坨南行復歇佳蔭得圓松譚文評高閣指頭譜遠峰
秋晴皆勁氣夕景頓清容勝事堪摸畫深歡二老逢

洪侍直大容園亭

高人秉潔操耿介中林廬獨彈玄鶴琴清商瀟太虛
匪直寄遐想幽憂自不除所思邈難卽漫把浙杭書
濕溫嚴夫子素心雅而疎磊砢陸孝廉燕吳遍名譽
文藻潘香祖燦燦氣𥳑蔬天涯結知已存沒多悲噓
賤子側聽歎慰君聊虛徐東方一士高只可尋友于

素玩亭夜賦

一擔煙霜涉暝溪啼多蠟淚到聽雞吳詩不厭襟懷
放宋律何妨氣力齊園樹迎秋紅欲染階花卧雨皎
無泥酒鱗瑟瑟挑豪想五鼓堪鞭蹋月蹄

看花趙園

十字官街柳始顚名園選勝綠溪緣鳩音獨靜紛囂
外鷺羽遥明澹翠前社樹皴鱗通御氣宮池貼面閱
先天花鬚刺眼拈還笑細白深紅較去年

幽蘭洞

百種嬌禽變響新流光又届夏頭旬幽香隱谷憐堪佩芳草緣溪悵可茵捲畫眞成金碧境瓏璁疑化水晶人酡紅不厭飛觴屢抵夕攀花亦宿因

有人生於其祖之周甲及逢巳之周甲率諸子姪輪行祀與宴

悲歡交集孝思長遺裔輪回各獻觴人世百年昭穆次歲星三甲祖孫當初辰鄭族修新祭追壽朱宗撿舊章禮逐情生兼祀讌丁寧儀節詔諸郎鄭泳麟溪集云四月一日乃始遷祖初生之辰行一獻禮案泳元人也姚旅露書云南州宗室親死者遇十生日猶追壽焉族人俱禮謁案大明宗室朱氏也

廣州途中

指點鞭梢問俗頻鳥飛盡處是誰隣仄暉山忽雄黃潑泠暈天將卵色皴草際蹣跚輸稻馬楓中縹緲負芻人吾行未必愁覊旅現了關荆畫裏身

龍仁途中

畫譜詩箋觸境舒森羅光景悟如如晴禾瑟颯行當聽夕葉紅明展可書落照牛歸孤樹逕曠郊人語澹煙廬一叢嘈囋無名雀解覡忘機故近予

田舍雜咏

辭家二日却忘勞米囤禾囷到處高語慣蟲魚通爾雅性耽蘭菊擬離騷游龍曲折乾紅柄吉貝團𧃷黷綠韜夕杵纔休厨火耿香騰土釜煮溪毛

田舍讀篋衍集

顧影蕭蕭斗室空阮亭氷叔對書中腐譚姑許蝦髯客猷態難禁鼈欬翁有口何嘗餐細菊開眸元不賞妍楓此君縱鹵猶眞意勝似京城冶貌童

有感

農丈人星曉映空煙霜衝冒稻陂東酸醎已熟長貧日冷暖偏經久旅中親老那能辭鄙事才疎端合役

徵躬譚非景略何捫蝨姑把温顏對社翁

經素沙野

訪古行行策馬遲圖經曾讀縣州知鼂吏舊國城墟宛麻貴荒營戰狀危歷弔田中弘慶寺來尋店畔大同碑僕裝背指欣歡驛官樹邨煙景更奇

柳川曉發

歸馬鬖鬖與月奔稀星殘火澹紅渾犬如豹吠殷荒店雞作蠅鳴逗遠邨冥漠君寒長著𩌏華胥國邃暫還䰟斯須衝過曚曨境霜旭天東盪紫痕

銅雀津

冷紅京樹著霜紋霍霍空船櫓響勤塤刻花惟見外浪飛來峰是馬頭雲鞋彈錦石何時了扇拍金沙竟日紛水店更衣催趂郭旋歸久旅得無欣

奉別從舅朴公 淩源 遊羅州

天涯旅食豸冠郎搖落秋冬〻一馬黃快典朝衫提酒榼閒焚諫草馱詩囊筠田月素眉鬚冷橋戸煙青笑語香遊子莫愁歸夢屢潘南縣豈別人鄉

題趙布衣續古鏡重磨方次朱子韻

金膏拭得按新方爲是苔花翳鏡光宛對晴窻依舊面快如窮子始還鄉

春日小集

日白春青靜板扉高樓讌坐客蹔稀輕颸剪剪經花眼微雨絲絲褪蝶衣婀娜煙能幽草覆丰茸樹可艶禽歸疎襟瀟貯蕭閒氣報荅韶光酒莫違

贈李汝剛湖南之遊

鞭絲帽影伴歸鴻匹馬行穿萬樹紅收拾秋光成一擔水晶峰逈月瓏瓏

秋雨客至

寒林搖落晚時序又深秋倚枕空千慮開樽散百愁棲雀知時急賓鴻得氣浮客來頗慰意歸屐雨聲收

雨屋適飲名酒讀自周世至明季節士畸人遺事磊落慷慨以爲下酒信筆書之

離騷痛飲讀如呻腸裏車輪轉百廻經史遥尋千古士圖章深刻 大明民心常欲哭通身孌人盡無情到處辛莫問囊中誰卓犖朝鮮吾輩又兼貧

次元若虛寄韻

隨緣自托信天翁現世豪情又酒龍澹醉難禁孤笑發書城周匝據當中

潮村族姪和仲 光燮 舍遇族姪復初 光錫 及朴在先同咏三首

溪南秋樹屋信宿意彌深漫咏非今體微醺卽古心夕階霜響屢晨牖月窺衾習靜山居性煩嫌一鳥音

吾家恬退志終古卜居深亂樹通寒夢孤雲托遠心明時休誓墓淸夜不愁衾落魄誰如我秋詩發勁音

娟娟秋月子於道覺精深牛飯蔵高跡鶉衣貯潔心晤言勤剪燭宴息幸聯衾頗務陳言去詩耽伯敬音

謁尤菴宋文正公影幀

風泉悲響百年無扶着 皇朝只此圖獨占堂堂田地好東遷南渡孔仍朱

中學謁晦菴先生畫像

生遠千年地九千遺書漫抱小朝鮮攀瞻影子難爲意怨自驩然又泫然

西湖水樓奉次金嘐嘐齋 用謙韻

汀月微黃緩照樓樓中賓主盡名流靈襟洒落形骸外飽頰丹砂一白頭

奉别李丈 爀 歸隱盤谷

詩禮諸郎滿眼前老爺淸健地行仙人生若得如吾丈不羨腰間萬貫纒

歸鹿亭阻雪

池北書齋曉影沈樵靑沽酒返虛林葛藤相戒休繁話薑桂同期守苦心羊仲頻來松逕熟馬卿多病雪園深閒中細演先天數已喜微陽抵積陰

題洪侍直杭士墨戲帖

不願中書不願仙孤懷偪側井鼃天一生堪羡湛軒老陸海潘江獨遡沿

題柳連玉書屋

東國寧嘆鬱鬱中原滿說津津子語渾如聆夢吾心宛是前身

輓南仲有 德師

沈吟搖筆想云云在昔何人可擬君欲借西崑長吉

傳略加删潤爲銘墳

夏日閒居

病起頗嫌箏簟清焚香燕坐喜初晴癡人錢外知何事名士書間寄一生日淨孤花濃蝶睡風沈遠樹泛蟬聲紅於韎韐憐沽酒頖洞憂端快掃平

次金思齋先生謚號宴韻

緬想行藏己卯年黨人碑裏大名懸旂常公議垂千古錦誥恩貤降九天風化三方曾建節淵源二老早叅筵鳳岑遺廟巋然在棨講詩成永實傳

重陽翌日攜朴在先畱復初秋月軒二首

題襟遊子漢南歸搖落蕭辰未授衣半擔圖書黃葉隝一叢砧杵白煙扉瞻依丙舍驚寒露惆悵丁簾戀夕暉多賴吾宗頗好事盈盈邨酒斝如飛

昭代歌謠邃古風不妨自號牧雞翁輕霜初下楓全艷淺霧新收稻盡紅樵逕細分銀杏北書窻遥辨漆林中朱魚去滙潮溪曲得得歸來拖喦童

夜到潮村族弟 貞懋 家同復初朴在先賦二首

夕溪鳴廿里清聽一泠然書屋尋紅樹漁梁涉白煙佳賓携月到賢弟掃霜延不寐團欒話燈花剔更姸

賒酒溪童返主人頗會心月梧雙雀影霜荳一蛩音

桑下留寒夢蘆中聽遠吟聊箋捫蝨話勝事傳詞林

途中雜詩二首

行行摩詰詩裏處處倪迂畫中煙白禽如渡海溪清魚若乘空

寸馬豆人歷歷楓天棗地菘菘亂樹句勒竹勢濟雲兜羅綿光

和李洛瑞

消遣閒愁付太空靈犀秪信炯然通三秋獨送東方月萬里長臨北地風日出漢城占語鵲天低浿水憶歸鴻向誰說此纏綿意晴祝寒宵見夢中

田舍

硯囊書帒托田童雙雀嘈嘈一樹紅屋角偏明殘照漏吾家宛到蠟窻中

雅亭遺稿卷之一

雅亭遺稿卷之二目錄

詩

雅亭遺稿卷之二目錄 終

雅亭遺稿卷之二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詩

陽城途中

野日荒荒尙覺遲長亭驢背弄鞭絲寺墟石泐觀音像官道風磨太守碑飢歲何人能共醉蕭辰無處不宜詩經來虎藪追前侶孤店煙青認夕炊

籬落零星槲葉鳴吳家山逈路初平佛幢煙外毫光寂院額楓間粉字明埋沒衣冠知野態温存酒食見人情力田荒歲那能殺晚稻纔收早麥耕

陝川涵碧樓

次朴在先直廬新成韻

有懷沈穉教 象奎

畵扇

宣賜上林稻仍 命臣等於閣甲炊飱同食拈

施愚山韻恭紀

永陵扈 駕以傳語差使員賡韻

敬次元丈韻

元丈直廬

輓元丈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七言排律
二十韻

城市全圖七言古詩百韻

金剛一萬二千峰七言排律五十韻

輓李斯舉 鴻祥

集沈判官 公著 園亭

題虎符蘆洲雪鴈圖

內閣公讌與李承旨 書九 徐直閣 榮輔 南直閣
公轍 柳撿書得恩字送成都護 大中 之任北青

秋宵雷雨旅臥佃屋率爾而成痛飲大白

竭來田園旅思新秋士牢騷痛飲頻閔仲豬肝嫌自累顏生驥尾歎無因丁寧有眼堪千古珍重知音只數人蕭瑟扊扅歌曲怨寒閨歸夢瘦妻嚬

即事

自剉霜芻喂瘦驢郵風漸慣卸鞍初青山缺處時沽酒紅樹園中獨著書牛馬去來秋水外漁樵問答夕陽餘閒人到此還多事朝涉荒園暮偃廬

秋夜遣悶

深知麋性樂林皐混跡耕樵士始高白月人眠鶴冷枕清霜馬齕響虛槽書生安用胸中甲畫史爲加頰上毛歷數先民誰卓犖遼東願作管寧曹

戲次前韻

東阡纔過又南皐驢背騷人野興高客子無錢羞罄橐誰家有酒聽鳴槽那令李白成三影秖見楊朱惜一毛頓飯朝晡風味短青山不語笑君曹

野行口號

翁仲蕭蕭敗塚斜夕陽無數送寒鴉携蒲石出漁人逕丫字溪分野叟家遠葉飄零何郡樹餘香斷續某邱花自從秋末風霜厲戌削殘山減綠螺

旅懷

落木峥嶸月一庭山中獨夜枕遺經古來齊志頭搔白何處閒懷眼拭青歸夢悠揚鳴暗水羈愁歷亂耿寒星稻船裝送吾當發十口飢應盡鵠形

絕句六首

紅葉埋行踪山家隨意訪書聲和織聲落日互低仰

菴危孤磬飄村靜雙砧急遠客悄無眠寒峰白雨集

試步黃昏逕田明吉貝花晴泉秪聞響鳴咽歷誰家

如纂農家禮先剏田神祠明禋賈思勰虔禱汜勝之

妻見不須憐犬是欺人語他鄉饒餠飡却箸亂心緒

石磴樵人細遥村一火紅川原堪入畫都在遠觀中

梨洞任家墓下作

悄悵步墟里郊原杳盈矚振衣入踈烟翹首甜寒木陂水明如鑑照影雙屬玉梨洞非名勝聊堪慰幽獨荒崖懸石磴虛澗着茅屋遠樹或無枝遠人不辨目路分任家墓落葉塡深谷惻惻難爲懷夕日殘碑讀念彼冥漠君久已捐棄厚牲石雖深刻眼光不相續秪是在世人藉此傳遺躅仄想銘文者亦應化殘髑所以曠達士堪笑不堪哭

人日和李洛瑞柳惠甫朴在先

朝日清且和淨掃焚香室春物紛悅性藹藹歸吾筆
幽情師造化目擊道不失間展北宗帖獨把南華袠
林鴉歸方急隣鶴鳴未畢遙雲含雨意明澹間襛密
清齋位置整天肰髹几一

謀生一何拙不捲風雨室詎愁妻無裙頗憐兒好筆
逐逐紅塵子終年歧路失飢讀當珍膳獨抱先民袠
咀嚼無外嗜此樂何時畢銷愁招杜康錢兄交難密
人生諒不偶函三而超一

烔肰靈襟照秦粤可同室論品不論跡頑硯媿銳筆
駏蛩雖非人甘草貽不失奈何芳年交鮮到八九袠
離合在片言難保初與畢寧爲眞相疎莫作假相密
願言各書紳同心貴貞一

來往盡名流奇香藹一室冬春迭代謝綠鬢禿如筆
願言貞素履百年齊得失熙怡對疊爵蕭間展籤袠
斯晨又斯夕伊吾事佔畢靈襟緣習靜妙契在蔵密
勗哉歲寒交各自抱眞一

不見勞夢想間闊嗟異室跌宕冷齋詩遒勁楚亭筆
淹雅蕓山學孰得孰爲失種種姝不乏淸言動盈袠
收蔵作鴻寶老夫能事畢想來出展讀字字春蠶密
此眞天下士那可闕其一

妍妍一株梅宛在伊人室春燈映苔槎鶣處馳渴筆
窻間鼠尾梢比影毫無失踈蕊落青樽暗香飄素袠
鞶巾拈花笑玄談丙夜畢咀芳高懷淡嗅馨眞意密
持此證襟期花中添友一

正月廿八日集徐汝五書齋

漸看餘寒九九消韶風宛宛返千條心同風鵲長思
退跡似秋鷹不受調卓地雲山都瘦骨媚天煙柳秖
纖腰難禁樂意懸弧牖醉眼花生剩盞搖

苑署奉和嵺嵺子仍呈元丈

石逕天新雨光風轉碧蕙白頭上林令邀客歡把袂
先輩盡磊落晩生頗秀慧慨想節士植松陰寂肰憇
酒中雜小諧芳辰樂盛世勗哉吾黨士雅訓作嘉惠

題尹曾若遊閑山島詩卷

詩情跳盪海爭雄椽筆樓船破浪風雜種生心緣大
陸妖氛極目歌長空陳劉戰伐須臾歷薩筑人煙一
片鴻幻境睛窻渾水想雲濤疑漲百篇中

渡臨津奉和書狀官沈公念祖韻

鶩罷離家夢官樓曉角齊沿洄花石底迢遞綠巒西
不負平生眼聊憑萬里蹄男兒四方志去去莫摧低

青石洞

開京三宿出官道接燕中澗漲驅沙白畬燒掠草紅

吾生非繫匏游子歎征蓬萬里依人去羹藜愧郝隆

向九連城

輕快戎裝顧影憐燕行書記自翩翩桃花錦浪官舟艤芳草金堤客馬鞭不意吾生觀異域元知世事有前緣眉間寂斂幾微色來往炎天路六千

遼野

躍馬鳴鞭出大荒書生眉宇一飛揚草青禽集河流疾雲黑撑犂朔氣長避世幼安悲皀帽登仙丁令化玄裳却看箕尾元同野夜夜茶棚夢漢陽

遼陽尉遲塔

風鈴四百響郎當白塔千年倚夕陽原草尚餘唐代綠行人立馬話文皇

渾河

耶里水寒馬骨傷飛沙混與塞雲黃生憎萬里連天草遼斷王孫望故鄉 渾河一名耶里江上有孝廟等亭之墟云

朝鮮館裏落暉橫恐聽渾河咽咽鳴熱血城西令化碧夊猶如活鄭雷卿

廣寧途中

金騣裊嘶紫蘭衙終朝絲雨浥雺雺簟車柳外行高

屋瓴塔煙中駐片帆鳳髻鞵尖唐女韈馬蹄袖窄滿人衫風謡欲向書中道迢遞家鄉未達囦

北鎮廟

我是三韓一旅人醫閭遠到謁明神羣山北坼蒙眞界大陸南傾渤碣濵舜典幽方荒萬里周官冀鎭屹千春煌煌永樂碑中敕讀罷斜陽悵望頻

十三山

田中盡日一山無忽得妍峰馬首孤去去揮鞭如欲拾颯肰平地落花跗

五月初一日十三山述懷

仲夏初一日他鄉十三山没齒不忍忘嗟哉君親間先王禫月畢慈母諱日還凌晨𪊨園中痛哭使臣班殘星照苦心長風撲愁顔莫道臣疎遜空慚子愚頑此日與此山行人看等閒家國殊方悲誰與我一般

威遠臺望見山海關

高臺萬里眇然軀天下全形眼底紆夷夏平分元大限海山包括幾名都始皇創設非愚計成祖移居卽壯圖若使袁家軍在此金甌寧向八旗輸

題撫寧縣秀才徐紹芬壁

高麗客到古驪城賢主華堂把臂迎惜別深杯傾細

細鵝黃名酒出南京撫寧縣城東門曰古驛

榛子店憶季文蘭

野風閲落最紅花歇馬殘陽過客嗟榛子荒涼猶有店蘭姬憔悴昔離家悲詞自擬胡笳拍薄命難逢古押衙幸有知音東國使流傳哀怨到天涯店壁有江南女子季文蘭題詩清城相公見而傳之今不可尋

薊門煙樹

積氣遥天一望奇斯須變滅劇肰疑庶幾仙子何時遇所謂伊人盡日思蒲地白雲虗自映浮空翠樹倏如移東邊莫美西邊好身在那中各不知

沙窩堡賈老人歌

沙窩村裏賈老人坐送七十有餘春到老不踏門前路看書種樹怡其神凉棚把卷據凳子發笑時時口自陳花樹刋牌記紅白菜種齎囊分甘辛耳聾不辨牛與蟻幼孫附語傳向賓見我欣肰如舊交雪桃瀹茗談津津暗挑崇禎年間事以手拊膺激觸頭長吁一聲不敢哭寸髮鬖鬆空自循詎耐口中銜石闕但道腸裏碾車輪自言大父指揮使仕宦保俤記甲申傳聞束髮如君髻辮龍緞衣虎坐市漢兒身手女真裝不肖如今丁不辰嗚呼不忘 烈皇帝口誦遺詔

稱聖神淋漓手寫十數行停毫飮泣仍悲呻有若無
臣非虗語不傷百姓何其仁臨行却把椒山集贈我
東方之使臣貽予一匊白芥子托種靑丘憶老身激
烈文章辛苦榮意非偶然情却眞可憐中原多名士
得得紅帽坐狨茵縱饒詩書奈爾何不及草澤一遺
民

敬次金直齋先生韻

丙舍書聲百帙橫消搖物外見高情天長一鴈無邊
度夜靜羣蛬不已鳴客路每尋紅樹冷世緣渾與白
雲平寒香却美霜前菊絳帳年年得地生

奎章閣八景

己亥孟秋臣德懋臣得恭臣齊家臣理修待
罪檢書官一日 上命製 奎章閣八景詩
臣德懋等震越感激謹百拜製進 上召閣
臣硃批以臣德懋詩置第一因 命臣等進
前 天語丁寧錫賚有差於戲盛哉螻蟻微
臣何以得此隆天厚地沒齒圖報臣德懋恭
紀

奉謨雲漢

森羅 寶帙誕垂昆 盛德千秋不可諼 聖祖神

孫心法授天經地緯典刑存休光每護昭回字元氣
長留灝噩言雲際巋然高閣出　皇宬舊事　大朝
援

書香荷月

田田荷葉月蒼茫書閣微風五夜涼素影流空通
御氣朱華冒水散天香金貂班襯瓊瓏艷白獸尊翻
瀲灩光不是　宸心懷燕樂靈臺靈沼慕周王

奎章試士

奎躔新閣鬱嵯峩卽看文章濟濟多吉士來歸思棫
樸英材振作咏菁莪漢庭親發賢良策唐殿時開博
學科誰是鸞凰珍彩備熙朝近日禮爲羅

拂雲觀德

分曹秩秩降登時畫鼓聲傳颭錦旗蒼檜雲晴遥辨
鵠金莎塵宿正翻麋明之已審虞臣戒爭也須思魯
聖儀昭代修文非貫革心平體直把弓宜

皆有梅雪

樓臺極望皓無垠梅是瓊瑶雪是銀闇闇光搖元不
夜罘罳香護已先春黃扉早得調羹手白屋方推挾
纊仁佇待花時新雨露恩覃物物與人人

弄薰楓菊

風物蕭辰霽景澄　禁園楓菊映觚稜乾坤霜露繁華最草樹池臺點染能豹尾中間錢箇箇螭頭上下錦層層詞臣不撰悲秋賦法酒宣來氣色增

喜雨韶光

岧嶢鳳闕靄雲籠人在唐天舜日中藹蔚羣生霑化澤昭蘇萬種扇仁風星回蒼陸祥光遍春到青邱淑氣融花暖　宮城膏雨泠萬年枝上最先紅

觀豐秋事

觀豐閣下水田寬　王業先知稼穡難禹貢篇留香案讀豳風圖入　御屏看初收白雨鋤謠歇遍滿黃雲銍響乾惻怛　宸情民事軫每當玉食未甘餐

登瀛洲七言排律二十韻 奎章閣八景詩製進日復命製進又居首

丹梯平步上瓊樓高出秋煙九點州縹緲神翁劉向閣逍遙仙侶李膺舟元知別境人間在却訝靈蹤海上遊中國以東環海溢三山之一屹瀛洲珠宮銀闕云誰到漢士秦童昔未求掛帆遲回空萬里褰裳延佇杳千秋黃河消息閑休運蒼壁精神降勝流仙李敷文鳴大雅羣英接武煥皇猷青雲嘘送名初藉白日飛昇境最幽擲地新聲虞薛輩拨天逸氣陸顏儔

爭傳視草金鑾直共美揮毫畫省留試看詞臣趨豹尾還同仙子上鰲頭晠時儒化於斯盡前代官名有此不太液瓊波同碧海上林珠樹即丹邱青霄漠漠齊騎鶴紫氣紛紛盡駕牛化羽東瀛朝玉案拍肩西掖侍珠旒三千仙路聯高步十八清衘拭衆眸上界樓臺元不遠下風冠珮定應羞人材一代傾山斗聖曆千年祝海籌盛事仍令留繪素閣君玉陛彩毫抽

燕射禮歌 己亥九月上行燕射禮于禁苑之拂雲亭命諸檢書製進

聖王臨御三載秋日吉辰良晠禮修奎章高閣出璇霄上有紅雲一朶浮青葱玉樹紫垣邃世人那能遊此地詞臣拜獻曬書儀寶閣芸聸龍圖秘開函奉牒如有覿玉色愀然久怵惕中天瑞旭耀千帙羽陵不勞蠹魚剔拂雲亭上清蹕移大射工奏貍首詩四耦周旋抗大帿虎熊雉猨幡幡垂不中有飲中有貺君子之爭以禮讓黃封內酒旨且芳今夕何辰樂一堂法部笙簫殷轇轕禁苑白鳥紛回翔

奉贈奎章直閣鄭公志儉之任義州

銅虎詞臣佩榮光滿路看黏蟬落照迴蓋馬孤雲閒雅望官還劇新知別更難惜違萍水會前歲我燕關

姜判書世晃紅葉樓避暑

消夏行尋木石居宰官身世隱君如泉音忽送披襟際峰翠橫分拄笏初日午山厨餐杞菊雲晴澗戶註蟲魚兒孫賦得高軒過硯北爭觀弱腕書公孫芳喜十二善書

春日寓直摛文院柳惠甫朴在先同賦

長官迎送敢言勞秪幸微臣　喊世遭方朔呼飢知曠達揭斯徒步自清高韶風暖拂芸香帙瑞旭鮮添草色袍深院蕭然無一事潚聽丹竈沸松濤揭奚斯爲奎章閣僚家貧嘗徒步赴閣

院夜

三宵耿結戀　君情澹月繁星紫禁城獨整烏紗淸不寐丁東暖漏入書聲

摛文院信筆

吾生四十笑吾涯被酒年年卧落花始識　明時無棄物從今日月屬官家

雍容豹直　禁林中蠟紙晴窻日射紅手勘羣書經乙覽官銜勝似米南宮米芾爲畫學博士

惻惻春寒縠雨天靜如室女寂如禪忽聞學士金牌導倒屣南廊幔子前學士入院諸檢書具帽帶出迎

尺五天光逝石渠縹囊緗帙映華裾小臣贏得容身地甘作書堆老蠹魚

沈子承景文宅逢元夕

野客東州尚未還新晴把臂駱峰間名流瀟灑從齊谷酒債尋常自楚山現眼詩場方有事隨身書局暫偷閒菜花的的飄黃蝶相對騷翁昨歲顏

西院初秋校唐宋文次朴在先東院直中韻院分東西閒忙殊異

昔愁炎日苦倏爾近涼天伴直惟晴鶴聯吟秪晚蟬攤書青篠裏鳴磬紫桐前澹趣公餘得斯辰抵永年

燈夕直摛文院次李待教崑秀韻

佳辰文院直良會書樓登五夜華星綴九霄瑞靄凝御醪淸比露官燭炯疑氷勝事堪千古流傳學士憑

題畫二首

野水平鋪白山霞點綴紅舟子時翹首撐帆候樵風

白雨蕭蕭急牛逕綠蓑鳴誰家濃樹裏山窻的歷明

次柳惠甫尚方直中韻

緗書評畫瑣窻東瀟灑文林韻士風敢道微官鴻羽漸自慙華譽馬羣空短髭常恐緣詩白癯頰長教借酒紅慵着烏紗調舞鶴澹松疎竹瑟然中

掖垣持被占西東節近重陽雨和風閒局賸收詩料好冷官難補酒錢空質當一夕迎霜碧薜荔三秋透

日紅如此清娛天餉我君胡久坐肉屏中炎天

寒竹堂冬夜

京闕覲陽月嶺郵還家札飛千里官樓繞萬山罷衙寒樹側封印亂雲間一帙清宵閱端居得暫開

次柳惠甫永保亭長篇韻奉獻鄭學士

且置閣務劇鼇午令公試聽下官語下官倘受令公知不辭甘心爲僕圉槎枒肝肺鬱奇氣詎堪低垂蓬蒿處行隨使者踔一騎飄然萬里燕中去徬徨躑躅玉蝀橋悵望　烈皇舊紫籞綿州李生錢塘潘與我論交大酒所歸來依舊一牀書專於嬰兒靜於女照水影好憐山雞緣木技拙懸石鼠韋布亦合水土恩有願區區効心膂通籍　金門非夢思感激由衷涕難禦唐朝供奉漢待詔接武徐郎泠與楚（柳檢書號泠齋朴檢書號楚亭）學士紫瀾大瀛海撿書黑子小島嶼惟公降精東壁星主盟詞垣赤幟舉吾曹生並右文世伴直追隨今五暑浹深端合資脩綆懷大那能容小褚羣書名目解題陳小學偏旁說文許容我骨相不嫵媚略我才具太齟齬天人性命百家語語到精深公每與方其悅惚又壚　巃太眞靈犀燃牛渚兼銜驛丞自我

始不循資格以齒序在前穅秕颺千里頭流之之左濫濤激地瘴令人骨戍削別後秋風將換紵

還到花山郵復次柳惠甫長篇韻却寄摛文院同僚

命宮無乃星值午前身是馬通馬語如何翩翩四撿書管領郵驂與牧圉元知閱蠹似攻駒馬喩非馬得區處君出我入如相避去去來來來復去去時如鳥暫出籠來時如魚方在纍無論如鳥復如魚造化生成安其所伴直學士晨夕陪筵命不同抱裯女揣分量才授厥職小腹便便飲河鼠官無貴卑即 王臣勗哉吾曹殫心膂客冬朔 天又南爲逸興飄然誰能禦一點棗騮疾如飛碧天四垂粘平楚平明痛飲素沙橋戰蹟回憶楊滄嶼驂驔颯沓剔儒酸聘睞飛揚增豪舉行穿煙花一千里卸鞍忽覺當初著紫竹林中婆娑亭換着輕袷脫綿褚罷衙午夢飛京國醒後雲山杳何許撐腹詩書自磈磊埋頭簿牒劇齟齬生憎郵吏鴈行立鳥語侏儺吾何與思君不見如黃姑洌水一帶銀河渚屈指歸期知何日井梧初落屆秋序賴有一段風味在銀魚欲上濤溪漱開來更抄雞林事方言爲正毛施紵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史籀文半白半黑花鴨紋腷腷膊膊野竹焚磊磊落落觸石雲
兩頭纖纖蓴葉卷半白半黑太極圈腷腷膊膊鏇車轉磊磊落落駕大鯿
兩頭纖纖回子笠半白半黑蕎麥粒腷腷膊膊祖逖楫磊磊落落鄭生揖
兩頭纖纖芹田蛭半白半黑兔毛筆腷腷膊膊鑪爆栗磊磊落落北斗七
兩頭纖纖棗核兒半白半黑五十髭腷腷膊膊府庭笞磊磊落落弄毬獅
兩頭纖纖猫睛午半白半黑碁子縷腷腷膊膊檀板拊磊磊落落打蕉雨

陝川涵碧樓

萬山行幾郡一水得孤亭壁記前朝揭巖書大老銘日斜江更白雲冷峽增青客裏春光晚郵驂爲暫停

次朴在先直廬新成韻

朝陽硯不移夕陽席不移臣心似葵花不辭日光被幸荷幈幪覆吾君我怙恃不須日苟完莫道雖信美安分學巢鷦秉義等垤螘或澄懷搖筆或怡神隱

凡起居而寢食隨處無不喜矧伊好朋友夙契澹澹水莊語間雅謔團圝惜移晷太息圖所報警戒行與止莫作寮案看看若兄弟矣莫作直廬看看若一家裏欲修撿書職請從鄙言始

有懷沈穉教 象奎

蕭蕭鷩歲暮孤驛萬山深日下勞歸夢天南惜客心偶然修竹到隨處白雲尋一鴈青冥濶君詩儁至今

畫扇

白塔清秋直紅欄落日危滿江飛木葉幽客水聲期

宣賜上林稻仍

命臣等於閣中炊飯同食拈

施愚山韻恭紀

行竈煙濃紫稻陰占城香稻 賜文林傺筵匝坐同沾腹 宸札雙擎各鏤心均哺鳲鳩梅樹子聞聽鴻鴈澤中吟荒年豈獨微臣飽一體民 憂丙夜深 宋朝禁苑種占城國稻 檢書卽古之文林郞

永陵扈 駕以傳語差使員賡韻

旬陳豹尾野塵晴 仙寢明朝展禮成百里神京傳語捷虹橋雲幕報聲聲

敬次元丈韻

濃綠陰中曲逕幽儵然皓髮幔亭畱南崖雅集違花

夕東峽歸期値麥秋暫挽霜臺趁夜直幸緣 奎閣許旬休逢迎特地須歡笑會待樽空月上樓

元丈直廬

暫停書局筆稷下一騎歸園靜蟬稀喿庭空雀慣飛槐陰凉滿席梅雨細吹衣官閣堪銷暑翛然願不違

輓元丈

輿志參三輔樞銜侈七旬後生資宿德今世見先民峻節高於嶽温言藹若春齎咨仍痛哭不獨為姻親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七言排律二十韻 庚戌三月以排律及置酒洛陽南宮賦飲中八仙圖序 命諸檢書製進序則公居首

八萬四千毛孔閙幕天席地臥恢恢但看綠酒南山倒不願黃金北斗堆觴政申明隨日驗觥籌漸次以年該百季為計無如酒萬古留名不盡杯六逸風流誰是主八仙身世我為魁樽前白日黏難駐杯外黃河瀉不回提榼峴山春悵望揮觴漢水曉沿洄龜頭落日看銷沕鴨綠煙波羨醱醅酒國生涯真樂只醉鄉日月亦悠哉糟臺政欲春秋記麴部行將月令裁十二時辰揮玉斝一千箇月對金罍吾今老矣蕭騷鬢時復中之渥赭顋春日斟從榆取火冬天飲到管

飛灰酒鱗渾與天星換觴羽頻隨歲律催瓊液青蓮
供太乙醍醐金粟飼如來梁園白雪詩腸鼓蜀道青
天醉眼擡去歲今年歡伯對明晨斯夕聖賢陪襟期
跌宕呼從事風味尋常伴秀才千日解醒差可意一
旬罍飲秖堪哀百千萬刼陶家土永作旄罌甕詵材

城市全圖七言古詩百韻 先是上命畫都城風物爲屏名城市全圖壬子四月命禁直諸臣製進兵曹佐郎申光河檢書官朴齊家兼檢書官柳得恭檢校直閣李晚秀右副承旨尹弼秉及公爲優等同副承旨金孝建前奉敎洪樂游行左承旨李集斗檢校直閣徐榮輔前奉敎李重蓮左副承旨李百亨兵曹佐郎鄭觀輝右承旨申耆注書徐有聞兵曹正郞鄭東幹前檢書官李蓋模拔選優等六人各有御評公之券書雅字命六人冊

試金剛一萬二千峰五十韻排律

金尺山河一萬里漢京翼翼黃圖裏黃圖一案大都
會歷歷鋪叙掌紋視詞臣解撰題畫詩盛事何幸承
恩旨董越作賦差强意徐兢爲圖豈專美朝鮮萬世
不扳基文物繁華盡在此鬼秘神慳若有待請從鴻
荒說源委烏于遠上負兒嶽龜食粵自溫祚始燕天
析木應乾文漢界樂浪稽地理聞道肅王設南京舊
事堪徵高麗史龍樓鳳闕五德丘翠華時廵不遑徙
終古神區自有主奕葉蟠根我仙李青茅帝許鏶域
封奠厥鴻基錫金璽華山三朶作北鎮漢水一帶爲

南紀山川向背定土圭道里遠近同車軌周官六畺剏業初建國經邦聖人以形勢周家東都如佳麗漢代西京擬經營位置面岳南王者之居壯如彼人物樓臺三壯觀球陽使者驚吊詭左廟右社遵古制高杉老栢森相倚大社常時潔壇壝淸廟多年鞏基址高明爽塏城東隅虔祀儒官孔夫子濟濟靑衿肆絃誦秩秩緇帷列簋簠六曹百司領大小八門四郊通遐邇八萬餘家統五部四十九坊控三市週遭石城似金甌此是王京大略耳許多沿革五百年未必於斯觀止矣重熙累洽聖繼神制作新新殊未已復向

圖中論仔細萬品紛然歸點指昔見淸明上河圖拭眼渾疑臨汴水千門萬戶漢宮畫艶美曾聞夾漈氏生於長於漢城中目擊犂然寧不喜一覽一披進一觴天晴日永聊復爾九千九百七十步粉堞如帶明千雉星羅棊置鞏如許虎踞龍蟠秀無比北山無如白岳好右挹仁王伯仲似英靈所鍾石氣靑其下往往生奇士南山無如紫閣秀翠眉浮天天尺咫云是奔馬脫鞍形平安火擧通南鄙東山無如駱峰妙玄聖門墻枕其趾浮嵐暖翠卓筆高學士遺居齋名企西山無如歧峰險曲城圓嶠相角掎峰西一路走箕

城戰跡蒼茫餘古壘舊宮煙柳春似畫太平如今說
壬癸御溝流水碧於苔辟邪天祿相對蹲東西兩闕
入憑眺五色雲中金爵峙觚稜金碧炫晴空佳氣三
時鬱鬱紫澄光樓聳碧樹圓翠尾鱗鱗盪旖旎九寸
萍綠展嫩葉萬年枝紅綻新蘂就中金殿鬱岧嶢左
个靑陽卽此是龍圖高閣太液畔上應奎星星似履
玄雲翳翳北苑北如見 三皇降三時紅門遙辨是
眞殿愀若 先王憑玉几月覲門連夾城仗 聖慕
何嘗一日弛東南關廟遙相望妥靈千秋芬苾祀綠
槐陰畔黃扉闢佐理三公摠百揆演武場濶靑門內

粉帿星奔破的矢金鼓如剪慕華館延詔門路平於
砥淸溪一道貫北營鷹岫倭松靑不夾紅亭繞以洗
劒川空谷砧鳴白碓紙丫字泉分作雨聲坐久泠泠
欲洗髓三淸洞門石鐫紅雕壇蓊然白雲起孤亭獨
戴大明天百代淸風皎不涬洗心臺花弼雲暎寵光
千葩與萬蘤梨營小將如紅玉開看毬庭十八技朱
門處處甲乙第喬木陰森纒碧蘿雅集誰家謳靑童
良讌幾處舞紅妓亭亭白塔大圓覺層級遙空十四
累與天大鍾雲從街傑閣當中翼斯跂來來去去
又來人海浤浤不見涘萬人心事吾自知貧者求錢

賤求仕賢愚老少日復日五劇三條撲如蟻輕軺過
處喝泉隷小轎歸時擁羣婢游閒公子一何都鞍馬
輝煌競華侈御河元知明堂水疏瀹清流歲在巳車
車馬馬起晴雷幾座虹橋列鴈齒庚辰水平白玉柱
一羣花鴨弄淸漪高樓兩岸咽笙歌不覺東城昃花
晷東流直瀉鐵窻急萬柳如眠綠迤邐沿街左右千
步廊百貨山積計倍蓰錦肆紅綠斑陸離紗羅練絹
綾縠綺魚肆新鱗足珍腴鮝鱸鯡鱖鰡鮒鯉米肆隣
近飯顆山白粲雲子滑流匕酒肆本自人間世態白
猩紅滿滿匝行商坐賈指難僂細瑣幺麼無不庀京

中物華已題了復從郊坰一評批崇禮門外何所見
十里江厰粟億秭煙波極望三南舶簇簇帆竿萬艘
艤敦義門外何所見舞槍春郊猿騎駛蟠松池水綠
可染演漾靑荷涵白芷興仁門外何所見耤畝農人
秉靑耟華陽亭逈石柵古碧草粘天騰騄駬惠化門
外何所見點綴靑林白沙嘴北屯桃花天下紅短籬
家家碧溪沚金城天府儘美哉壽域春臺亦樂只小
臣拜獻北斗杯 殿下千千萬萬禩執藝於今有餘
意餘意區區未敢止願將此圖替無逸昇平恒若不
足恃吾 王聖明不忘危惕慮詎必臣言俟肯堂丕

責在貽燕佇看綿綿垂福祉帝京景物急就篇竊效
斯文愧下俚

金剛一萬二千峰七言排律五十韻

須彌山半日輪周四大州包八萬州雲笈披來靈境
閱霆經讀盡輿區搜五千三百聞諸管八十一分記
自鄒九點齊州如米聚三千大界若萍浮太空轇轕
撑天柱元氣淋漓繞地毬辛苦夸娥紛措置經營富
媼劇雕鎪元知大榦昆崙始散作餘支井絡由大陸
横蟠分朶朶中原直亘立頭頭縈回機縷棼難理錯
落盤碁散未收坐立眞形評泰華笑粧奇喩判春秋
神精只向三條止氣勢還從兩戒求全局寰中惟此
耳神區象外更無不即看海上神仙聚只恨人間道
里悠福地何山非玉洞仙鄉終古即青丘白頭天作
東之鎮浩刼雲藏上有湫地理扶輿蟠嶺嶠漢拏縹
緲號瀛洲就中楓岳冠東域無限箇峰屹左陬貝葉
經中名已驗蓬萊仙子跡應留縣官前代鳧飛葉王
子何季鶴降緱盧舍那來山影幻曇無竭去海雲愁
祝釐奇后伽藍剏頂禮麗王拜岾遊獅子島空山似
戟蝦夷國近海如油山分內外遊堪遍景最秋冬境
更幽元使埋香碑翠蘚永郎書壁字銀鈎諸天皓雪

粧銀壁初地濃楓匝錦幬故國山曾權近詠他鄉寺
又鄭同修九龍抱子潭光黝三佛聯肩石氣遒軒豁
空中眞面露森羅天際亂峰稠匏中整整笙齊插壺
口紛紛矢亂投一萬尖銛籌恰滿二千叢玉數仍優
遥空簇簇金莖直平地亭亭玉筍抽鬼斧神鞭宅自
得牛頭馬面不相侔九重鎖鑰開銀闕十二欄干敞
玉樓圓穴通天穿肉壁稜巖拔地卓厺孑千羣瀛海
翔鸞鶴萬點瑶躔爛斗牛疊疊無非圍畫障層層都
是列銀兜左拏右攫觀如是鏟去雕來借問疇肩背
竦疑高士矜臉眉低若美人羞瑶宫虛白清侵骨瓊
樹槎枒燦映眸塵刹從知無盡數由旬難把幾何籌
苔蹊或有含芝鹿藤峽如逢獻果猴怒石奔川爭茹
吐懸崖仄壁類瘦瘤奮如軍壘頻跳盪温若賓筵迭
獻酬天外壁垂仙掌縞雲中石戴武夷舟青羊贔屭
看騰躍玄貘獰猙撫炳彪蓮榻三時千佛供蓬壺萬
古六鰲流白抽萬笏靈官隊碧拔千簪素女儔天祿
騈臻脊佛力地靈長護篤邦休奇奇怪怪神長逞萬
萬千千目與謀五十三軀榆岾佛慈悲眉帶衆生憂

輓李斯舉 鴻祥

親炙晋菴相冲季能見知友朋看性命墳典作師資

跌蕩談餘咏悠揚酒後悲誰曾沮一縣於子竟何虧

集沈判官公著園亭

洞屋泠泠闤市塵烏紗暫卸作閒人莫嘆頭上飛騰景且樂樽前現在身帶雪遥峯迎夕月鳴風老樹待陽春元知北里饒名勝依戀行將卜近隣

題虎符蘆洲雪鴈圖

讀畵炎天忽變寒無邊蘆雪滿江干我曹都是忘機者雜坐鳴鴻睡鴈間

內閣公讌與李承旨書九徐直閣榮輔南直閣公轍柳撿書得恩字送成都護大中之任北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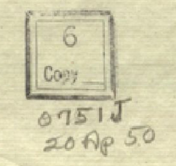
聖人建皇極導俗返其原山藪藏垢疾日月燭幽昏惇若無告輩漸被生成恩覺堂餙燕毛閟宮許駿奔于今備人數 盛德不可諼跛者驩欲蹈啞者快欲言成侯衆中姝郎潛歲幾翻獻賦侈華褒酸寒笑梁園硃批何煌煌艷於搏桑暾 寵擢秩三品僊梟向北騫叨謝侍從聯琅函進天闈閣臣體 聖眷飮餞設淸樽春意動禁籞 恩光接塞垣諸公今詞伯談藝醇而溫襟懷混物我耷格忘卑尊僕本下士耳與讌勝齊髠矧伊奉 聖諭洞若闢重門寒畯類肦條培養亦同根文章散衆派疏濬卽一源不

圖蟣蝨臣荷此 聖諭敦感極俱泫然綠袍斑淚痕
沈痾漸祛體不復呻鬱煩久客將還家不復愴羈魂
百鳥得氣鳴各各悅春暄六經漱芳潤動輒三古援
願爲邯鄲鐸禁止箏篴喧願爲蕤賓鐵觸感縣曲軒
將何以報答聚首相與論成侯勉有餘吐辭愈樸渾
吾儕勉不足一變期復元

雅亭遺稿卷之二

雅亭遺稿卷之三目錄

文





雅亭遺稿卷之三目錄 終

雅亭遺稿卷之三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文

楚亭詩稿序

歲甲申余過白永叔薰陶坊第見其楣揭樵漁亭參字字皆怒磔活拏永叔詑曰此余同閈故朴承旨之子十五歲童子之爲也余矍乎却顧歎未曾見肰知爲書而不知有詩也越二年冬金子愼貽余詩二幅曰此爲永叔之楣之書之童子之詩也詩與書角而顧媚焉肰知爲詩而不知其貌與心之何如也時余

居母喪不得躬往從之每遇白金二子輒問訊其貌與心之何如也既又之貌與耳熟心與想融於貌幾得十之七八於心幾得十之四五越明年春余更過永叔溪出南山漁漁而流逝于門外童子出門嶷嶷而步遵溪而北白袷綠紳于于如也額穹肰而目凝肰而色敷婾而奇男子也余心知其爲朴氏子也目送於途童子亦若心會熟視以過余心以爲是子必踵余於白氏之室少焉童子果至持梅花詩爲贄余詷之以神氣試之以言譚扣之以志節照之以性靈驩肰相契樂不可堪後童子過余貽詩五百言盖有古君子結交之風焉今年童子冠字在先在先每對人不能言對余能言余亦聽人言不能解聽在先言能解在先對余雖不欲言其可得已有時乎破屋風雨蕭然相對百帙橫縱放燈中間盡情譚吐靡有攸隱天地之往復死生之乘除古今之興敗出處之得失以至溪山朋友之樂書畵詩文之致激之則相悲按之則相悅已而寂肰相視以笑盖不知其何故也雖肰在先之才藝可能也在先之寡欲不可能也故其詩澹泊瀟灑克肖其人往年旣屬余評選楚亭詩集今又再屬評選余評選已覆全副而笑曰是何評

前褒而後刺也在先曰是可以致友誼也在先閱評選而笑曰是何詩前媚而後峭也余曰是可以見詩道也余不云乎代各有詩人各有詩詩不可相襲相襲贋詩也在先盖嘗悟之云嗟在先在先之一十九年知夫在先必者凡幾人矣

碧玉欄詩稿序

碧玉欄詩稿一卷余同姓善甫所撰也前年余遊燕而歸則徐農丈每言必盛稱善甫余曰善甫爲誰曰少年詩人佳公子也一日善甫始來見余貌雖文弱而語移時凝沈端詳無世俗子弟浮淺躁擾之習余甚異之盖嘗聞其伯氏莞爾公近世之名宰相也風流文采磊落爾雅好與當世賢豪長者高人勝流爲文史蕭閒之遊城東樓臺甲於漢陽置酒雅集往往爲豪舉張琴瑟盡歡而罷善甫幼時已以闒茸猥雜祿祿鄙夫爲大耻盖其見聞然也莞爾公旣捐館舍賓客散去家益零替善甫孑然獨立頗能幹家政稍稍從騷人韻士佳辰名節嘯咏遊讌嗟乎如善甫者詎不謂莞爾公之能弟也耶今年春余遊善甫之園白松黃楊雨蝕而苔剝巖花撲袖池波映顔悵望盤桓慨想前人庶幾瀏覽其遺風餘韻善甫亦愴然久

之出其碧玉欄詩稿請余序余曰何謂碧玉欄也善甫曰歲丙申不佞淹病幾欲死莞爾公遡邏而至撫摩而温煦之因以碧玉欄三字賜之懇懇鄭重宛如平日不佞既受之且喜且悲欲問其旨惡縮被池裏冷然醒覺諄諄之音猶丁寧響于耳至今四五年盖不知其何祥也古有掌夢公其釋之余曰此有三善其旨微矣夫碧者文章也玉者美質也欄者防閑也斐蔚以賁其躬温栗以養其資然後操禮節而撿攝毋或使之外馳莞爾公篤愛善甫不以存没而有所異善甫其可不惕然而有戒也哉不惟士君子言行藉此三者爲詩之道亦不外此善甫品高而神靜故其詩疎朗秀逸無僻澁之調煩急之韻一讀可知其爲人云

鄭耳玉詩稿序

鄭君耳玉卜居於浦潡堆阜之間敗屋數椽風敲雨壓厨煙蕭瑟顧從人借奇書吽唫日夕抱膝支頤時復忽忽獨往水樓山榭掇幽花憩嘉樹極目煙波風帆徵逐俯仰徜徉如有所感觸者喑呀而返則得詩三五十篇而飢已數日矣卽又賒飮村醪隨意而來到余青莊之館探出懷中詩卷輒勸余讀已耳玉必

曰何如夫吾詩吾猶不知爾惟君知之故吾每聽君之一言然後始定吾詩之如何余輒嘗試曰余何以知之耳玉輒憮然曰吾詩其應不佳也歟余笑曰君詩頗好矣耳玉遂促膝而前曰其然乎余迺把筆且咏且評掀翻而飛揚之耳玉始信其詩之甚佳不勝其喜因宿留談笑而去如是者歲四五焉嗟乎耳玉生年三十有餘歲落魄無所成亦無可以宣洩其胸中之奇氣名不出里閭而惟感余知其詩余亦狂生日益飄落好評騷人才子之集然駁其疵則或怒以爲故抑而遍人揚其美則或疑以爲陽許而媚世是不惟不自知其詩亦不知余之甚者也其或不知人之詩則固也天下寧有知余之拙而能欺人乎哉於是稍稍厭見人詩而人亦或有叛去者其能深信余者惟耳玉而已故余亦有感於耳玉耳玉之爲詩用專艷異命意奇冶美人香草金膏水碧托情寓興婀娜穠纖心搖而目蕩無悽楚酸寒東野浪仙之音蓋其才性然也

士小節序

德懋著士小節八冊凡三篇曰士典曰婦儀曰童規總九百二十四章德懋家世醇樸家大人教德懋不

施夏楚訶責不抵外傳不離房闥之間而勤其課讀禁止其外誘而已以其體氣羸薄故不敢作惡稟性謹拙故不敢違訓匪所謂質美而志夫學者也盖欲察乎小節寡其過而顧有所不能人有恒言不拘小節竊嘗以爲畔經之言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細行卽小節也尚書大傳曰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故小節之不修而能致其大義者未之見也論語揭鄉黨之篇管氏紀弟子之職皆小節也昔周盛時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周衰而諸侯踰法越度滅其籍至秦大壞漢興而禮稍出焉纖悉曲折皆本乎小節至曲禮而始著矣孔穎達曰周公述曲禮節威儀陸德明曰曲禮是儀禮舊名然則周公亦嘗從事乎小節漢唐之儒嫺於度數名物宋元之儒詳於理氣心性著書垂訓不爲不少其專言小節盖亦鮮矣竊意日用常行不失規度以爲固有之事顧不足以煩言歟雖然不拘小節之說肆行而士無所顧忌於是朱子憂之述小學之書立教明倫以至乎心術威儀衣服飮食之禮皆所以備小節也德懋亦嘗謹讀而持循之然生于六

七百年之下處乎遐僻之鄉古今迭遷風俗不齊習氣彌渝反諸身而驗諸心其於小節不能踐之者十之七八有所自得而能行者亦幾十之二三其所能行者少則爲善甚難其所不能者多則不幾於爲惡之甚易乎常悶身不修小節而家人之無則也惕然而思載之于冊不擇其煩複不刪其委細以其貧賤之士也故其所道說多貧賤之節而援昔賢遺訓備箴警也紀今人近事資觀感也匪敢曰範俗而規人只自爲身家之法則而已士典所自礪以期乎寡過婦儀以之警戒室婦童規所以訓夫子弟玆亦庶幾不墜家大人之教德懋者云

紀年兒覽序

不佞嘗讀顧亭林朱竹垞之書朝章國典辨覈精微博極今古元元本本務歸實用喟然而嘆曰今世亦嘗有斯人乎哉有則吾將就而質之蓋嘗求之有年一日謁金嘐嘐齋先生先生曰李子萬運老儒也嫺於

國朝文獻援引古事犂然有據幾不錯其日月不佞心自喜曰斯豈非所謂今世之顧朱耶即起往拜李公于東里茅齋蕭然頹髮淸疎端坐于書帙鱗次之間方眼帶靉靆手握籌考驗往事沿革之世推

討前人生卒之年於是不佞試㮣檀箕以來至于
國朝嘗所疑難者三五十事質問之公喜氣見于眉
宇若有感乎後生之能就問也口對手畫劒抽羣書
識大小覆同異祛疑正譌纚纚乎博聞之淵藪也又
問勝國以上文獻之無徵公嘆曰唐李勣旣平高句
麗聚東方典籍於平壤忌其文物不讓中朝擧而焚
之新羅之末甄萱據完山輸置三國之遺書及其敗
也蕩爲灰燼此三千年來二大厄也仍出中國東方
紀年兒覽托之曰此吾所編纂也學士文人脫略於
名數之辨粗識中朝年代而於　本國則顧茫然不
識此何異不記祖父之年甲者耶今見子頗饒聰明
願修補此書以爲不刊之典不佞謹受而歸編摩凡
二閱月而成盖中國則起於鴻荒十紀之世迄于清
封建列國僭竊之流無不備書疆域州郡亦附于後
東方則三朝鮮四郡二府三韓三國高麗以至于今
而屬國疆界郡縣總數紀載于下至若渤海日本世
系州郡駕洛琉球世次亦各附錄大抵中國東方及
瓜分之世互擧年代以便計數是書詳於紀年嚴於
正閏略記事實亦謹書法　明朝及本朝稍加該備
此其大槩也不佞旣奉公托修潤增補則謹書修增

二字於上以識之書凡二冊見覽者何也公則自謙以爲童孺之所可覽觀然唐孫奕纂字書一部名曰示兒編其義一也夫此書爲史家之總領先使童孺貫串習熟瞭然在目則至若二十三史東國諸史本朝列聖誌狀實鑑擧而措之如緣涉階級充牣閒架甚易與耳語其精約則爲小學名數之流及乎宏博則爲大人經國之學顧不重歟書垂成而儒士之願謄錄者踵相接也亦可知其必傳世也云

宋史遺民補傳序

宋室亡而胡元主中國士大夫隱遯不仕焉而靡悔者較前代尤多其焉也後既不入宋史則明太史宋濂之作元史也不依舊史周三臣之例別立宋遺民傳只以若而人散置雜傳反有愧於脫脫矣謝翺鄭思肖王炎午義例已論之而如山陵收骨之唐珏不負知己之張千里衰服終身之許月卿童年守義之潘音見幾先隱之劉揚祖此其著者又或不應徵辟或謀復帝室或不紀虜年或不改宋服或隱居講學混跡湖山或爲浮屠或爲道士其義一而其事不一今取諸書所見以類彙篇爲遺民傳至若趙復馬端臨輩其志固可尚而州學教授亦失身也故不采錄

惜乎其見義不明矣

飲中八仙圖序

圖凡八幓皆飲者也第一道人裝眉聳而目光照地頹然坐馬背巾袂拂拂如風中峭帆鬅頭蠻奴左提壷右攀鐙仰面諦視不勝憂恐馬亦逡兢爲之乍步第二豐下虬鬚倚緣漆高車睨視賈人車堆紅麴而過口吻津津舉袖拭鬚方領以下緋袍色滴滴妍鮮如新出於染第三閒居服皤腹于思退讓謙恪無鬱悒失意之色蕭然一高亭壘壘箰危雜錯羅列兩手提爵耳一吸而盡滚滚汨汨如聞其聲第四崇樓曲臺碧樹蔭暎少年娟秀被服都雅縝髮膚雪白目澄渟凝眺天天寥廓絶纖翳持一觴將進未進神精朗出雲霞之外第五蒲菴安繡彌勒相好端嚴楊枝淨瓶數子之地位置蕭閒宰官具僧伽梨坐圓焦引滿跌宕頻稜渥赭了無煩惱想第六碧甃如削綠波盈盈大紅船横入高柳陰雲麾星罕飛揚掩映昭容黃門催呼絡續岸烏紗拖金龜神彩煥發據地瞢騰稽首而對第七肩破蕉衫散髮醮墨瀋箕踞傲兀于硯屛筆牀茗鑪酒樽之間恣肆放縱奮迅之極筆飛如羽飀飀然欲鳴觀者莫不愕眙第八裹頭披壞色袍

昇蔵凭隱囊置杯席上挂紅拂于顧軒眉瞪目胡盧絶倒四座之客揎袖歛襟犂然傾聽不知膝之且前畫者盖演杜甫詩八人名氏可按而知也古人圖畫皆寓勸戒奚取於飲者雖然陸探微有沈曇慶醉像圖毛惠遠有醉客圖戴逵有七賢圖史道碩有酒德頌圖張僧繇有醉僧圖閻立本有醉道士圖此皆沈湎流連遺落時務直一酒徒而止耳可戒而不可勸然則惟八人者其可勸而不必戒歟嗚呼八人者皆唐之賢公卿名士大夫草澤布衣名行藝能灼然俱可覩或遇焉而不終或沒齒而不遇如之何不托之飲以按其磈磊不平之氣也哉故遇焉而業嗜飲者不足勸也至若使之不遇焉而業嗜飲者亦可戒也惜乎明皇之智不及于此杜甫之世飲者不止八人獨於八人稱之曰仙何哉超然輕舉之謂仙盖譏衆人之傝嬪而徒飲焉作此圖者其可與言杜甫之詩也歟臣謹序

塾講規約圖跋

欲知學術之醇與不醇只尋門路之如何門路非徒然而知也晦菴朱夫子小學書近思錄栗谷李先生擊蒙要訣聖學輯要工程之先後犂然條例之大小

井然舍此則難乎得其門路之正大也余讀近世新
安儒者施虹玉氏塾講規約生乎朱子之鄉講乎朱
子之學其爲言也洞達坦易易知易行承襲乎小學
近思符合乎輯要要訣其不爲旁門捷路曉然明白
也今年冬趙敬菴編次爲學之方圖說余引此書紬
繹其條理敬菴贊嘆良久請余排列爲圖余於是對
待而承接之作九圖載於敬菴之書吾邦之儒者未
能博觀動必曰今中國薙髮無學者而亦安得有朱
子之學余甚不服此言而表章於敬菴敬菴深信余
言敬菴爲學之公正亦可知也已虹玉名璜講學於
還古書院編輯五子近思錄發明盖康熙時人云

題靖難功臣張公券軸後

張君鉉豐齋其十二代祖靖難功臣莊襄公哲券軸
示不佞券即古鏡面紙色黯黃聯五番縱周尺一尺
八寸强橫十九尺弱朱絲欄一百有六一欄楷書可
二十六七字字勁而姸安吏曹之印凡十繆篆九折
方三寸五分朱艷然如染下方列書別監暨吏曹員
都監員二十人皆具署押蜿蜿欲動盖經兵燹往往
有燒痕錫券在洪武三十一年距今三百九十五年
公之豐功偉烈載在國史塗人耳目則固不必藉此

一古紙傳諸千秋然恭惟我　太宗大王在靖安邸時　御諱寔載券中謹稽當時事宛然如陪晨怵惕主臣奉玩典感賴有此紙在爾至若券之尺度與夫諸公官階職銜印押之式古今異制可案而考掌故者有所徵信不但爲張氏萬子孫永世之珍藏而已也公卽高麗太師貞弼十七世孫而　本朝開國功臣花山府院君思吉子也五世孫訓鍊正翮起義兵討倭死之子軍資恭奉士逸廬墓不勝喪而歿恭奉從子漢妻李氏節死於丙子之難三世棹楔照映今昔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惟張氏之謂也歟正六世孫志泰以嫡長官　愍懷墓守衛官使其子鉉豐蒐纂世德印行于世要不佞書于券尾

題朴在先撰朴長國夫婦孝烈呈文後

余讀前史孝烈傳反覆三四涕泗橫集不惟眞至之行藹然觸我衷情槩由文字亦能動人今讀朴孝子沈烈婦呈文何其使我累欷於邑不能自已如讀前史也假使操觚者記此事不過曰長國覲父獨行溺水而死沈氏聞夫之死乘夜沒井云爾則孝烈固孝烈其動人則未也旣讀前史與呈文始知孝烈未嘗有今昔之不同而文字古猶今也然其動人不動人

在作者之如何耳

覺非菴記

杞溪俞士鳴名其所居之室曰覺非非者是之對也誤而爲過故而爲惡皆不是之名也士不可一日而有非亦不可一日而無覺覺者明也是與不是之幾也夫舍其不是從其是乃所以爲眞覺也余嘗試問之曰覺之前爲非幾何覺之後不非者亦幾何士鳴愀然曰幼失學性且辯急惟意之行無所顧忌年十五六不告家人東遊金剛北上七寶長白諸名山凡幾月而歸其言語之妄而行止之不謹心術隱微之病皆類是其爲過惡可勝道哉年旣壯益無所賴則忽悽然自顧而悲瞿然而覺其非也自慚自悔爲善之心油然而生然爲善之效則至今漠然不可期何也余曰善乎子之爲心可以進於君子矣雖然人孰無非非或自覺則輒沾沾曰我纔有非而我能自覺云爾而已則是固徒覺而只益其非也凡吾有非初不覺其爲非或自我而悟焉或因人而感焉則必深究其何者爲過何者爲惡昔何以爲非今何以自覺覺之奈何慨然太息痛自悔責亟去其不是而思所以充其覺而已矣未覺之前我則爲偒㝷之鄙夫幾

何而不爲元惡與大奸也旣覺之後我將爲慈祥樂易之吉人善士安知不爲聖人之所與而君子之同歸也哉嗚呼七情之發惟怒最甚昔薛敬軒先生自歎其治怒二十年猶未克去夫肰則中人以下怒固不可以不深戒也凡吾所以應事接物居肰忽然之間因一意之不協衝氣之所發容體以之粗暴衝聲之所發言辭以之乖戾父母之訶責師友之規警無得而入焉此怒之爲非而不能眞覺者也喜哀樂愛惡欲不得其是者可推而知故君子防之於未肰克之於已肰而覺爲之幾也士鳴庶幾不爲徒覺焉爾則余之爲記亦不至徒言而止爾

癸巳春遊記

癸巳閏三月余與燕巖冷齋將遊平壤二十五日宿坡州自弘濟院至綠礬峴路曠白平直馬爲之工步坡州路北林阜上二石人歸然而立一大一小面灰青可怕盖其東山凹處三角山闖然而窺置此守望壓勝二十六日朝登花石亭栗谷先生別業也壁有松江文谷諸名賢詩又有明使黃洪憲諸人詩雜樹萋綠禽鳴嘈嘈前有九檜江流如月裴回緬想懷不自任如在橫經摳衣之列日午飰于開京梁士人廷

孟家進士林昌澤號崧岳性敦孝能詩文嘗從三淵遊著崧岳集若干卷有黃固執傳林將軍傳勝國之末開城尹曹仁子義生及林先味等七十餘人杜門守節白刃當前爭先延頸其遺裔皆廢不用李養中麗亡遁居憤車原頫之冤亦嘗於打魚會怒破盛醪瓶人號破醪翁吉再投燈趙云佐擊案事見崧岳集杜門洞今銅峴也亦有不朝嶺掛冠里進士韓命相博識掌故著開城誌甚詳悉余嘗聞名於趙敬菴今欲訪之而忽忽未果與泠齋登南門 國初所造而東邊無城西邊有城無雉門無鐵扇東邊連建鍾閣

高麗忠穆王時元遣大藏庫副使辛裔鑄鍾金剛山將歸王謂裔曰大鍾久廢願因巧冶之來而更鑄裔諾成之懸于演福寺 國初移懸于此李稼亭記之蹲龍鱗甲磔然欲動厚幾周尺二尺夕宿青石洞脩谷漠漠水石悲激豹脚之蚊黃昏成雷與燕泠二士出游街上老人彈伽倻琴又引奚琴能歌又蹙口吹葉激壯哀烈巖藪爲鳴二十七日朝出青石洞午飯于麻唐店店則平山地而產火石平山土赤而路旁往往水磨石如棗如荳雜凝于土成塊磊落邃古之初積水之所貯不知何年水殺而爲陸夕宿蔥秀店

斜陽驅馬田水明滅古木離奇令人層動田園之想店舍或覆青石有山陡起于店南奇怪秀麗雜樹敷葉帶以長川峰影倒蘸跨以略勺文魚聞屐響而波立花鴨駭衣影而沙步於是與燕泠二士狂喜欲舞踞于石榻榻之東壁砑然如臍有水滴滴臍郭皆花斑堪刻圖章朱蘭堣橫書玉溜川字大如掌旁著圖章又有玉乳靈泉四字旁刻長白劉鴻訓燕巖嘗工畫石見此以指頭劃空作趯草狀曰皴法非鬼皮非馬牙欣然如有得泠齋援刀磨刮期得金星鸜眼艾綠蕎白榻西又有聽泉仙榻四字上有細磴水滴如

雨蔥者青也蔥而且秀國內之山莫過此也遂東有蔥秀酷類此山仍以名此云壁半刻趺坐觀音像肩足端好俗以為朱蘭堣像非也二十八日午飯于瑞興登暎波樓樓龍泉館之門樓也前有長川瑟然而明歙于李樟家田頭灌水器曰戽立三木縛其末懸長斗於下斗有柄持其柄俯仰之水汩汩注于田其形宛是戶下斗也一名龍骨俗曰龍斗井欄或以木或青石刳其頭橫接宛成井字形盖井字非取凹陷之像而取井欄之形以此詳究民生日用無非字義自此以西路旁巖石往往成臼田疇四高中低或陷

而爲穴西人之言曰海西多瞽地形使然然嘗聞西土空裏飛絲入眼不惟多瞽馬瞎者亦多夕次于劒水店石立狠溪鳴厲

峽舟記

丙申三月廿五日同鄭生士元鄭童子慶參至靑橋沈子承家呂弟文仲來待同出光熈門憩于箭串之峴東望峩嵯山赭抹鐵積屭贔無毛山下平原綠芻芊芊國馬之齕田麥離披路如匹帛但聞天鵝之音到纛島郞舍元季有權童子仁哲先來待之已久同乘小艇擧帆將發有一短書生盤桓水步凝睇艤艪麺朴在先也遂回船同載中流讀其所撰送元玄川先生入峽序辭甚悲激鄭童子手攬水草問名余擧詩疏及杜子美詩水荇牽風翠帶長以訂之楮子島有百濟温祚王古城址其下有許滄海舊居余十年前過此有詩曰江長處士尊周節城古孱王據蜀心日下春八　宣陵齋叅奉趙丈德洵及元玄川丈欣然迎之日旣夕宿奉恩寺廿六日朝飡玄川丈從齋來督行李乘舟泂沿中洲元季有朴在先呂文仲鄭童子乘宅舟擧手勞勞櫓響鵶軋悵望久之人影迢迢不辨眉眼衣綃益纖北岸沙埴相糅遆遆善崩有

竅如鼇窠舟之所歷有燕千百從竅而蜚翅不深玄頷亦淺黃此胡燕也俗名明漠舟人曰亦名鬼燕沙洲草潊演漾綠淨歷三田渡遁邨書院五子亭春草亭玄川丈誦名媛李氏詩曰江深晚潮色村靜午雞聲又知爾來時逢海雨船頭斜掛綠蓑衣舟人皆着布巾舟人之子年方十一歲見岸上少年角射喃喃詬之曰國有喪何忍角其技耶嗟呼讀書稱儒生可愧此子者多矣夕抵平丘驛店宿是夜雨廿七日乍雨乍風黔丹山始有峽氣奉安驛產黃丹元時置官採之燔青瓦合此爲藥則瓦色明瑩斗滑一名黑水兩峽陡起石皆純黛齦齶怒兀獰然欲齧

伽倻山記

壬寅二月十八日早飯發行居昌茂村四十里點心加祚村四十里秣馬陜川海印寺三十里宿茂村卽金泉屬驛也行十里過居昌府治晡時到加祚倉古加祚縣也稍稍有瓦家行五里地名龍山伽倻山路峽口也東岸有九日書齋石立川行頓有幽趣緣溪以上石皆馬牙皺樵人接踵而下如駭鹿奔獐樹末夕照澹紫有數十家懸厓而居號末丁村行二十里人語天半馬嘶霞外始適一嶺地勢低下日落淒寒

行二三里海印寺僧數三輩領村童六七擔藍輿來待乃坐轝行二三里又有一村亦曰末丁村人四五持炬引路轝人跳澗踏石捷於猿猱星光漏樹水聲撼峽行十許里寺僧十五六持炬來迎逈如濕螢到寺歇于窮玄堂僧供蜜漿饊子棗柹之屬又供夕飯石耳吉更馬蹄蔬鹿角菜皆可口燃燭觀大寂光殿釋梵學稍慧可語索見寺志而宿十九日夜雨早飯發行星州楊亭村四十里點心星州牧三十里宿佛堂凡九僧寮凡十二自古遭火燒甚頻庚子正月又火佛堂三僧寮九今者始建僧寮而佛堂未搆大寂光殿卽古毗盧殿而弘治中　賜今名僧言是新羅時所建按志卽　世祖諭監司改搆不久而傾　仁粹大妃命改建任士洪所記如此堦二十級堂四十六間甚宏敞雄麗毗盧坐佛可二丈左右二佛差小香爐二坐烏銅銀花嵌以梵字明潤奇巧不知何代之物有鼓一面桶塗倭硃僧言此是哀莊王時鼉皮所鞔而以余觀之明是牛革仍索天將笠子則僧言火于窮玄堂北有普眼堂卽藏弆八萬大藏經南北二閣俱十五間廣各三間總九十間中設三層架滿揷經版鱗編羽櫛洵是壯觀版長可周尺一尺半廣

可二尺只有邊格無烏絲十二行十四字字如碁子
雖楷精無可取法版俱髹漆不甚光潤四隅薄銅裹
釘按古蹟志哀莊王時陝川里胥李居仁入冥府逢
三目王發願歸告于王王命雕版于巨濟島中移藏
于海印荒唐不可信毗盧佛左積　世祖朝所搨經
卷試拈二卷下方一刻癸卯歲大藏都監奉勑雕造
一刻甲辰歲按古志哀莊王丁卯開雕與此矛盾且
哀莊王唐德宗十六年庚辰立十年唐憲宗元和四
年己丑爲憲德王所弑元無丁卯歲高麗有八癸卯
八甲辰似是麗朝所雕而未知何代若使我盡閱經

版則必知其緣起而不可得也版端冒格皆刻某字
第以千字文某經幾卷幾張有時張作丈此必是我
朝人補刻也蓋與中國毛氏汲古閣書籍版可以相
埒世言蟲鳥不敢棲塵埃無所羃而北堂前東第一
楹卽黃榆木大可三抱有蜂因窾成房余試執一二
版塵煤涴手人之喜說謊類如是北堂中一間亦安
一佛堂西有眞常殿弘治年間建後壁垂織成千佛
錦障佛如小指皆碎如蝶衣僧言是月支國物余笑
而唯唯堂中左右有塔屹立石雕金塗右三十三級
左二十級右北壁下安羅末希朗禪師木雕像面手

鬆漆筋骨戍削襟披胸現乳間有竅容櫻或象伊人生時中脘灸瘢或是雕造多年腐蠹成竅竅世傳此穿胸國人然嘗見三才圖會穿胸國貴人必以長杠貫穴兩人擔之若藍輿然今希朗之穴僅容筆管假令爲穿胸國大貴人貫而擔之則杠折而不可動矣洵如傳者之言則巨無霸是龍伯國人昭烈帝是長臂國人湘東王是一目國人王德用是昆侖國人希朗之旁有崔孤雲畫像巾袍雖是唐裝顔髮恐不如是版俗西有高阜曰學士臺登此可攬海印全局左回右抱北高南低而急澗前奔紙閘穀碓沿水碁置澗西高岸又有精藍名目願堂僧言哀莊王駐蹕之地也仍坐藍轝出紅霞門峭峰削壁夾澗而起紅流洞落花潭懸瀑停滙白飛綠沈樹石俱怒煙霞欲皺蒼壁鐫名令人敗興袁中郎所謂青山白石無罪受黥諒非虛語東踰數嶺十許里始跨馬向星州黑石白石萬萬散落往往産白土可燒磁器午到星州楊亭村有檜淵書院即鄭寒岡俎豆之所而明日爲春享院長裴欽祖使齋任持肴酒來饋店舍致語以爲齋居不可見客余亦謝以主人齋居客不敢就見行到十里有西川書院即寒岡之兄西川府院君崑壽也

兄弟一州俱享血食眞希有也星州治西有關侯廟余入謁仍向店舍宿二十日雨早飯發行河濱店四十里點心大丘三十里宿細雨中渡洛東江江流淟淟南岸斗起橡槲雜植星州古之碧珍伽倻山川平遠澹沲人煙林樹可堪入畫沿琴湖逶迤南馳平疇曠野一望如砥大丘是衣食之鄉良有由也府城堅緻勝於全州而女墻崩剝城西北有土阜偃如城隍蒼松翳然此所謂達城也判官洪侯元燮邀余談藝良久而罷二十一日陰晚晴星州茂溪五十里點心高靈良田二十里宿盖余此行傳聞巡相十九日發右巡行到星州故余向海印寺欲於星州延命旣抵星州漠然無消息故因發向大丘昨日日暮不能行禮是日早具黑團領到客舍　殿牌下設香案庭左右列儀仗兵房軍官戎服陪　教諭書及節鉞而來余於中門内西庭鞠躬祗迎校生輩奉　敎諭書安于案樂作四拜爐煙升又四拜禮訖以時服入營衙謁巡相仍還舍館始聞巡相廿四日發右巡廿五日將期會于宜寧新反倉發行十里有大池名上塘塘人乘筏持竹篙採荇令人渺然起江湖之想渡星州茂溪津卽洛東江下流津岸店舍皆窨世行到良田

大池旁有店舍夕氣蒼涼水禽蹌蹌二十二日早飯發行陜川南亭店六十里點心三嘉有磷驛宿踰支離嶺嶺路迂回衆山叢沓遥望白沙一帶即陜川郡治也郡南有江江岸古木和煙村落映帶去年八月初五日戌時大風雷雨峽水急下浸官舍郡守沈侯與永攜印攀樹僅以身免水淹民戶男女八十餘口一時俱歿收得餘骸者才五十餘口兼以飢饉令人傷心慘目沈侯捐俸救民節己之食西行數里許石壁層疊一亭翼然俯臨南江名曰涵碧樓高麗安震撰記以爲晉州壯元亭平壤浮碧樓當與此并美震

忠肅王時人盖成於辛酉歲作樓者迺累世勳臣上洛君胤子金侯云至我 朝郡守柳綸重修姜希孟撰記 肅宗辛酉郡守趙侯持恒重修尤菴宋文正公撰記北巖刻尤菴所書涵碧樓樓右稍北有一僧住持自此以後不能記

撿書廳記

上即阼之歲丙申建 奎章閣置閣學士粤三年己亥又置撿書官四爲閣屬官始撿書有直而無廳權直院東房癸卯夏葺院之左廡爲兩房一軒丹雘悉備是年冬我 世子邸下定號元子置輔養官以撿

書廳爲輔養官廳翌年秋冊禮成以侍講院之不及
重修輔德以下寓直撿書廳者又若干月今年春
上命待教李公書扁撿書官爲之記甚盛事也竊惟
撿書之職古無是也自漢唐宋以來俳優滑稽碁醫
待詔書畫博士之倫皆得通籍金門給事藝苑此皆
一能一技猥瑣狎褻固不足道而人主不棄猶鄧林
參天而鷦鷯得以棲息溟渤無際而魚蝦亦自游泳
盖無所不容焉我 聖上右文稽古建閣設官當世
之鴻詞碩學咸萃於是又置四撿書以佐之凡 御
容奉審節日起居城外扈 駕燕射進箋曬書之執
事與夫 御製也日曆也日省錄也命令文字之自
內閣出者莫不有編摩繕寫考校之責焉每文臣月
講 上所親問及進講諸臣互相辨難者輒從旁執
筆劄記之退署其卷末藏之惟謹以故得昵侍耿
光周旋前席顧其爲任非俳優滑稽碁醫書畫猥瑣
狎褻之比而通籍金門給事藝苑之榮則又不啻過
之嗟乎吾四人者以螻螘之賤遭遇聖世首膺是任
奔走供奉七年于玆豈非幸人也歟雖疲筋力於翰
墨竭精神於圖籍所不敢辭也且夫斯廳處乎摛文
院之內諸學士風流文采日得以親炙此固當時之

所艷美而後人之所企想至若　國有大慶輔養二相國暨春坊諸公于斯遊而于斯直起居　春宮獲睹盛事竊恐久而無傳故表著之以爲斯廳故實不獨述其建置緣起云爾

壯勇營知彀官廳　御射古風記

粤惟我　聖祖天錫勇智射藝卓越擣倭盪虜刱垂大業恭惟我　聖上重熙累洽治化郅隆稽古右文之暇御禁苑而觀乎德輒獲全矢槩不止一再衛士驩忭皆呼萬歲　天縱之藝猗歟盛哉亦惟我　元子宮周歲初度岐嶷端凝符彩煒然左持書卷右執弧矢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蓋惟敷文奮武繼志述事綿綿肇基于茲可卜猗歟休哉臣等俱以最下之賤品仰睹得中之盛事謹錄事實揭之廳壁

白胤者傳

白胤者字顧孟南海郡平山人高麗侍中景臣之後嘗受學于朴澹翁家甚貧爲親而仕曹史然手不嘗去書以古人自期嘗曰後世無善俗以事不師古也孔子刪書斷自虞夏而首揭稽古以告後世遂以學古名堂精思力踐蚤夜孜孜禔身以九容四勿慨然以爲時有淳澆而理無古今服聖人之心行聖人之

事三代可復王道可興且爲仁而不明乎禮不能安
仁學校古也復之可也科擧末也廢之可也井田行
然後民産均昭穆辨然後神人定禁緇徒革奴婢則
軍丁裕罷折受去免稅則國用富竭力事父母與兄
弟極其友愛家中男女終日侍坐親側父子妻妹各
有坐位秩然整肅而和氣藹然祀先尤致誠敬雖僮
僕在門內者皆令致齋三月一上墓輒哭盡哀斥巫
卜絕嗜慾嚴於辭受 英宗大王戊寅命諸臣纂喪
禮補編諸臣辟胤耈佐其事遂論列三大禮請白于
上卽昭穆之制也被髮之謬也嗣王冕服之疑也其
曰今天下文物蕩然有王者起必來取法盍亦勉之
諸臣重其事不能用又議節目數十多見采用其爲
曹吏人或誚之胤耈曰家貧無以養親此有常俸卽
古人所謂祿養也且能操心公平隨事自效則其於
報國豈有貴賤之殊也哉補編未訖而胤耈歿年四
十九禮曹判書申晦參議成天柱吏曹參判金致仁
刑曹參議趙明鼎白于 上曰白胤耈方持生母喪
鹽菜之外無所食每日仕退服衰居苫哭泣之哀感
動傍人非惟實行卓異精通疑禮令纂喪禮多采其
言 上屢加嗟異 命旌其門曰孝子有三子敬門

謙門顯門有詩文集三卷行于世

紅衣將軍傳

郭再祐字季綏玄風人黃海監司越子越嘗牧義州再祐在側三年未嘗近色時年二十餘人服其確操隨越入中朝善相者異之以爲當名滿天下通春秋習馳射識周庾務博觀兵家越卒執喪致哀愛妾病革且死泣請一見再祐使人訣之曰訃可聞見不可爲服闋棄舉子業搆亭宜寧之岐江野服消搖漁釣自娛若將終老萬曆二十年夏四月倭奴大舉入寇列郡失守再祐慷慨告家廟傾家產起義兵以朝京時　帝賜紅錦裁戰襖乘白馬自號天降紅衣將軍倭將安國司聲言向全羅道直抵鼎津渟不可行先使俘人竪旗高燥將以朝日渡再祐諷知之夜半拔倭旗易竪渟中因伏而俟賊果陷渟中伏遂發殲覆之已而賊大至再祐度兵少不可當選驍健十餘輩俱乘白馬衣紅襖建天降紅衣將軍旗分守山坳谷隈再祐先薄賊壘以誘之賊悉衆以追鉛丸雨集終不能中再祐倏忽樹木間賊方驚疑又見紅襖白馬閃出於高峰斷厓之間周匝眩轉不可測度賊益驚疑以爲神不敢逼再祐遂從叢薄間亂射輒殪時廵

察使金晬勤王至龍仁敗還山陰民心拂鬱再祐傳檄數晬八罪將移兵擊之晬大怒以叛逆論 啓行朝招諭使金誠一初到居昌見檄書錯愕良久問於學諭朴思齊曰巡察使 朝廷命吏再祐何人顧辱之敢乃爾耶思齊曰再祐思齊友也其爲人忠孝讀史至世亂時危義士效節必噓唏嗚唈涕泗橫集每言我家世受 國恩國若有難我當捐身以報今日之事雖未聞知然巡察使出境既久今忽敗歸衆心不協無可奈何故有此擧決知其無他心誠一色變而言曰 朝廷處置未可知也吾試爲再祐調之遂貽書晬再祐兩上之馳啓申救盛言其有將帥材再祐亦上疏自明 上嘉之授幽谷察訪兼刑曹正郞昌原倭與鎭海倭連營於固城泗川大舉侵掠晉州城軍勢張甚賊屯矗石樓下誠一督諸將薄擊所殺傷無數亡何倭數萬又圍晉州十匝仰攻七晝夜再祐使先鋒沈大承夜登州北山列炬鼓譟大呼曰紅衣將軍與湖南義兵明日勦賊翌日湖南義兵將崔慶會自薩川不期而來賊望見驚駭焚屯幕而遁 上嘉再祐不以功自居授折衝將軍助防將二十一年倭關白平秀吉聞晉州與圖憤壬辰之再敗貽書

責其大將行長清正曰不屠晉州勿渡海於是倭又圍晉州巡察使權慄狃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逆擊之再祐曰賊勢方盛我軍烏合不可輕進巡邊使李薲從事成好善責諸將逗遛與慄過江進兵咸安聞賊砲震天還渡鼎津都元帥金命元與慄薲俱向全羅道欽差總兵劉綎駐八莒欽差游擊吳惟忠駐鳳溪觀望不救賊圍城百重八日而陷倡義使金千鎰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復讎將高從厚皆死之軍民死者六萬人再祐再救晉州至是不往其料敵如此拜星州牧使體察使李元翼使再祐築三嘉獄堅山城玄風石門山城時欽差總兵楊元駐兵南原元翼將請元移駐嶺南再祐言於元翼曰治山城繕器械待時而動此今日之勝策使楊總兵移駐嶺南猶虎出山藪龍離淵湫不爲狐狸獱獺之所笑幾希矣元翼謝曰有將如此何憂之有再祐尋棄官領義兵屯于宜寧之嘉力以李光岳爲副將以金德齡洪季男爲左右協直抵東萊擊沿海之倭德齡季男驍捷絕倫躍馬揮刀賈勇而前賊堅壁不出再祐督舟師薄賊壘與光岳對坐酣飮賊砲如碗透過兩舷落於水中鳴沸移時談笑自若賊益縮伏不敢交鋒再

祐遂整軍而還二十五年拜防禦使守昌寧火旺山
城淸正復大擧入寇再祐領昌寧密陽靈山玄風軍
嚴部伍斬違令者積薪於館以示死守一軍股栗視
再祐如雷霆鬼神賊旣薄城從容談笑下令堅守曰
倭自知兵豈肯輕犯經一晝夜果不戰而退西屠黃
石陷南原列鎭皆靡元翼憂之令再祐解兵再祐飛
書以報曰齊城七十卽墨獨全唐兵百萬安市能當
遂拒不從尋以母喪去　上特命起復者三而皆上
疏陳情不起移居蔚珍手結蔽陽子賣以自給人號
其廬爲防禦店服闋拜慶尚左兵使請修島山城再
啓不省遂抗疏棄官而歸臺臣洪汝諄劾以潰嫚謫
靈巖後放還入琵琶山餐松辟穀未幾起拜察理使
巡審山城形勢繕葺仁同之天生山城累遷漢城右
尹光海君卽位上疏請誅臨海君肆歷拜統制使不
赴上疏陳中興三策承召拜副摠管時金晬爲都摠
管謂再祐曰令公絶粒多年何以堪荷雲劒每自荷
之拜漢城左尹上疏直言殿下之國必亡於銀拜咸
鏡道觀察使時詔使冉登貪瀆橫甚再祐上疏極論
譯官遠接使遂棄官南歸又拜全羅兵使不起廷臣
請殺永昌大君璣人莫敢言再祐上疏曰兒生八歲

不知謀逆何事因以抵法則 慈殿不堪其悲如或自決殿下將何辭於天下臣恐今日羣臣使殿下陷於大不義遂築室滄巖自號忘憂一琴一船蕭然世外每聞邊報輒愀然不怡曰吾雖老有難當赴卒年六十六再祐行師賞罰嚴明紀律整齊撫士卒如家人盡得其歡情用法雖親不少貸馬上手自擊鼓使人吹笛鳴笳徐行以爲節度安閒若不戰設伏處處賊至輒射逐倭船臨岸發矢無日不戰嘗曰爲國討賊獻首要功於義不可貪功喜斬必多遇害令軍中毋得斬馘李魯曰公意固善諸人從公力戰孰無功名之心其終必怠處倭于砥山射殺無數始許斬首士爭赴水斬七十餘級亦不使與功軍官曹士男先登賊船揮刀亂斫竟爲佯死倭所刺再祐大慟曰吾之禁斬正爲此也處士曹植有藻鑑嘗擇再祐爲外孫女壻于弟甚衆獨授兵書再祐旣辟穀飮酒大醉輒傾耳戶外酒從耳竅噴瀉如泉蓋不獨知兵旁通異術如此云

論曰紅衣將軍峭孤直樸落落不借於人在朝宜及行師宜敗然功利之際泊然脫累審勢取勝不厭其奇能免世禍未嘗一北有以也宣武之券微勞皆錄

顧不與焉然於紅衣將軍何損也哉何損也哉

李氏三世忠孝傳

英宗大王四年戊申春三月逆賊鄭希亮李熊輔舉兵叛于安陰縣晉州李裕錬景武公濟九世孫也時年六十八慷慨絫唏自悲其老且病不能赴 國難裂衾幅作戰衣被其二子世翰尚化里中壯士金斗潑卽夜裝送謁中軍禹夏亨于早竹田營世翰等因獻討賊之策曰變起倉猝令公固當領偏倢先審地利偵賊之强弱今顧遲疑宿留非得計也夏亨曰噫非我罪業已請發兵兵使不許將奈何世翰尚化按劒而進曰劇賊猖狂舉兵向 闕臣子之義短兵赴賊冒死不暇而兵使中軍相持觀望 王章至嚴烏可逭也夏亨起入節度營按劒大呼曰賊兵鴟張公爲大將閉門蝟縮其於師律何兵使李時蕃惶怯不敢言夏亨與營將李碩復領兵屯山陰縣置世翰尚化幕中諮議軍謀時偵探隔絶世翰尚化言於夏亨曰嶺路有三知禮居昌之界曰牛旨嶺善山知禮兵來守咸陽雲峰之界曰八良嶺南原雲峰兵來守茂朱居昌之界曰省草嶺安城竹山賊連兵之路也官軍先據此三嶺然後賊不敢北向夏亨曰善遂資遣

世翰尚化斗潑夜行一百里抵安陰爲賊所擒者三脫身到省草嶺發居民二十一人持斧鎌前進賊已先據谷口世翰等從側路據險驅下大石賊不能支世翰尚化剪裙爲幟列竪峰頭伐木熾火以爲疑兵遣斗潑馳報夏亭曰今據嶺死守以遏凶鋒然賊又將抵死踰嶺以通安竹願以大兵繼進則希亮熊輔之頭一劒可斬夏亭與南海縣令尹濱起復前縣監河必圖進兵省草驛世翰尚化銳氣百倍亂下山石賊不得進退誘賊麾下呂海逵廉馬堂等使縛熊輔希亮於是世翰尚化與金處榮追捕賊都指揮羅崇坤李世奉等二十六賊來獻軍門賊既平當將李碩復坐逗留被係世翰尚化雖有執訊之功而人無有暴揚者遂不得與錄於奮武之券蓋惟三人者激勸中軍審勢料賊遮扼嶺路禽斬逆賊彷彿古之策士勇將雖置之元功夫誰曰不可今上十二年戊申上念當時有功無褒鬱而未揚者飭有司採訪以聞特命復三人家而三人者皆已老死而不及見矣世翰兄弟世篤忠孝事親致其誠 肅廟昇遐三年衰服築壇巖徑北望痛哭父裕鍊以天年終白首居廬啜粥三年迅雷急雨蒲伏墓前號痛不已哭徹于天

路人齋咨莫不泫然世翰著家訓三篇其略曰吾祖先以來女必居內血誠事舅姑家雖貧寒勿顯於辭色友愛敦睦嘗恐失志男必居外事雖細瑣必告父母凡祭祀男女致齋時果新菜親自裁擇誠之所存神必來格自我祖先至我六世性不近酒汝曹亦然少慰先志世翰兄弟從軍三日裕鍊病篤將死尚化妻姜氏竭誠救護七日祈天斷指灌血嘗糞甜苦以驗其瘳雪夜霜晨不廢扶將延至八年尚化二子肅葑肅理亦承家孝姜氏嬰疾危殆肅理潛出戶外斫指以入肅葑已刺左指垂于母口二子之血流注移

時目能有視延至六年姜氏既歿二子省墓有虎來護或先或後里人聚觀莫不震怖肅葑妻患毒疽天暑蟲爛子龍梓年十三龍孫年九歲交口迭吮凡七日舌挑十三蟲越二年母病垂歿龍孫斷指病良已越八年母又病劇龍梓斷指延至三月而歿兄弟廬墓有盜刼廬是夜昏黑大虎隨入咆哮虓闞聲撼厓壑村里來集虎跑墓前人不敢近龍梓兄弟晏然出廬向虎而謂曰前日之來旣不相害今者之怒一何獰暴虎遂帖耳掉尾匝遶二子若對語然盜已驚逃棄其資裝狼狽而逃小祥之夕山鷹搏雉置于墓前

以供其祀肅理有子曰龍釆典釆其母淹病昏窒典釆血指得效後又病革龍釆斷指母死葬于三貞山下是日龍釆兄弟伏哭不起夜雪盈尺塋外五步雪獨不侵士人李擎基目覩其事有詩記實里人成世都爲之築土結廬二子守墓夙興拜哭釆薪山阿歸見其父還又哭墓無一日之或懈婦人童子莫不興感名其山曰孝子山洞曰侍墓洞歲壬寅余丞花山時得見肅葑肫肫古貌頗識書自言讀論語孟子談舊事可聽遂採鄉人書狀及其家記錄纂其實行仿前史孝義傳

大朗慧傳

新羅大朗慧和尚姓金氏武烈大王八代孫祖位韓粲名周川父範清儉士母華氏入中夏遊佛光寺問道白香山空門友如滿如滿有慚色曰吾閱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羅子他日中國亡禪將問之東夷耶去謁麻谷寶徹和尚服勤無所擇衆目曰禪門庾異行徹公一日告曰昔吾師馬和尚訣我曰春蘤繁秋實寡攀道樹者非所吒今授若印異日徒中有奇功者封之東流之說盖出釣讖則彼日出處善男子根殆熟矣師言在耳今付若印武宗會昌五季沙汰僧尼

敕外國僧歸本國遂隨使船泊于錦城郡住熊川寺文聖大王手教優勞易寺牓爲聖住憲安王嗣位乞言大師對曰孔子對魯公之語著在禮經請銘座側景文王即位咸通十二年召大師至京師王拜爲師君大人世子暨大弟相國羣公子公孫環仰如一如古伽藍繪壁面寫出西方諸國長侍勃陁樣式王曰弟子不佞少好屬文嘗覽劉勰文心雕龍有云滯有守無徒銳偏解欲詰眞源其般若之絕境則境之絕者可得聞乎師對曰境既絕矣理亦無矣斯印也默行爾王曰寡人固請少進爰命徒中錚錚者更手撞擊春容盡聲剖滯袪煩若商颷之劃陰霾於是王大喜命以尚州深妙寺請禪于別館乾符三年王不豫召大師師曰山僧足及王門一之爲甚知我者謂聖住爲無住不知我者謂無染爲有染乎然顧與吾君有香火因緣忉剎之行有期矣盍就一訣王薨憲康王即位泣命王孫勛榮諭旨曰幸大師無遠適師對曰古之師則六籍在今之輔則三卿在山僧何爲者蝗蠹桂玉哉就有三言庸可留獻曰能官人翌日挈山裝鳥逝乾符帝錫命之歲令國內舌抄有可道者貢興利除害策別用蠻牋書言荷天寵有所自因垂

益國之問大師引出何尚之獻替宋文帝心聲爲對王覽之謂其介弟南宮相曰三畏比三歸五常均五戒能踐王道是符佛心大師之言至矣中和西狩之年王謂侍人曰今聞天子蒙塵趣令奔問官守勤王加厚歸佛居先將邀大師必叶外議遂卑辭召師面供饌手傳香秉鵲尾爐締生生世世緣加法號曰廣宗命羣臣賦送歸之什臨別王拜曰昔文考爲舍瑟之賓今寡人忝避席之子繼體得崆峒之請服膺闕混沌之源王雅善華言出口成儷語如宿搆云師退謂王孫蘇判鎰曰昔人主有有遠體而無遠神者而

吾君備人臣有有公才而無公望者而吾子全國其庶乎定康王即位兩朝寵遇師而行之使緇素迎之辭以老病將化往訓于介衆曰已過中壽難逃大期我儂遠遊爾曹好住告訣才罷慭然而逝僧臘八十九時唐僖宗文德元年戊申也眞聖女王聞之震悼弔以書賻以穀越二年攻石封層塚菩薩戒弟子武州都督蘇判鎰執事侍郎寬柔浿江都護咸雄全州別駕英雄皆王孫也遂與門人昭賢通賢愼符議請贈諡銘塔教曰可旌命王孫夏官二卿禹珪召桂苑行人侍御史崔致遠至蓬萊宮珠箔外命曰聖住大

師眞一佛出世今追謚曰大朗慧塔曰白月葆光汝嘗西官緣染錦歸顧文考選國子命學之康王視國士禮待之若宜銘國師以報之使中涓出大編如椽乃門弟子所獻狀也致遠遂撰碑師性恭謹語不傷和氣諭生徒曰彼所啜不濟我渴彼所噉不救我餒盍努力自飲且食凡所營葺役先衆人每言祖師嘗蹈泥吾豈暫安栖崔致遠論曰昔武烈大王爲乙粲時爲屠濊貊乞師計將眞德君命陛覲昭陵皇帝願奉正朔易服章天子嘉許廷賜華裝授位特進一日召蕃王子宴大置酒堆賨貨俾恣滿所欲王乃不觴禮以防亂緇緣智以獲多文皇目送而歎曰國器及其行也以御製幷書温湯晉祠二碑暨御撰晉書一部賚之時蓬閣寫是書裁竟二本上一錫儲君一爲我賜復命華資官祖道靑門外自玆吾土一變八世之後大師西學而東化加一變至於道先祖平二敵國俾人變外飾大師降六魔賊俾人修內德得千乘主兩朝拜起四方民萬里奔趨動必顧使之靜無腹非者庸詎非應半千而顯大千者歟余取孤雲所撰碑刪節爲新羅三名僧傳

智證傳

智證大師姓金氏王都人號道靈字智詵父贊瓌母伊氏初母夢一巨人曰僕昔勝見佛季世爲桑門以嗔恚故久墮龍報報旣矣當爲法孫故侂妙緣願弘慈化因有娠長慶甲辰生儀狀魁岸語言雄亮九歲喪父殆毁滅有追福僧憐之喩曰幻體易滅壯志難成昔佛報恩有大方便仍感悟輟哭白母請歸道不許聞踰城古事卽亡去就學瑞石山一日心驚俄聞母病歸省十七歲受具始就壇覺袖中神光熠熠然探之得一珠景文大王寓書曰伊尹大通宋纖小見以儒譬釋自邇陟遐甸邑巖居頗有佳所木可擇矣

無惜鳳儀妙選近侍中可人鵠陵昆孫立言爲使旣傳教已因攝齊焉師答曰修身化人舍靜奚趣咸通五年端儀長公主以邑司所領賢溪山安樂寺請師住持獻康大王召見師于月池宮而問心時纖蘿不風溫樹方夜適覩金波之影端臨玉沼之心大師俯而覬仰而告曰是則是餘無所言王洗然契悟遂拜爲忘言師請少停對曰謂牛戴牛所直無幾以鳥養鳥爲惠不貲請從此辭王喟然以韻語歎之曰挽旣不畱空門鄧侯師是支鶴我非趙鷗中和壬寅泊然而逝僧臘五十九王賜謚智證禪師塔號寂照命崔

致遠撰碑致遠曰始大成也發蒙乎梵體大德禀具
乎瓊儀律師終上達也探玄于惠隱嚴若受默于楊
孚令子法朗唐四祖爲五世父東漸于海遡遊數之
雙峰子法朗孫愼行曾孫遵範玄孫惠隱末孫大師
也朗大師從大醫之大證杜中書正倫纂銘云遠方
奇士異域高人無憚險道來至寶所則掬寶歸止非
師而誰第智者不言復藏于密能探秘藏唯行大師
然時不利道未亨乃浮于海聞于天肅宗皇帝躬貽
天什曰龍兒渡海不憑筏鳳子沖虛無認月師以山
鳥海龍二句爲對有深旨哉東還之傳至大師畢方
之後斯驗矣

慧昭傳

慧昭姓崔氏其先漢族隋師征遼多沒驪貊今爲全
州金馬人也父昌元母顧氏氏嘗晝假寐夢一梵僧
謂曰吾願爲阿㜷之子因寄琉璃罌未幾娠禪師旣
齓爲戲必焚葉爲香採花爲供或西向危坐未嘗動
容及長志切反哺家無斗儲裨販孅隅爲贍甘滑之
養貞元二十年爲榜人隨貢使渡海行至滄洲謁神
鑒大師師怡然曰戲別匪遙喜再相遇遽令染削頓
受印契師形貌黯然衆不名而目爲黑頭陁元和五

雅亭遺稿 卷三 文 四十一

年受具於嵩山少林寺琉璃壇聖善前夢宛若合符遂入終南餌松實而止觀大和四年來歸興德大王飛鳳筆迎之曰彌天慈威舉國欣賴寡人行當以東雞林之境成吉祥之宅也始憇錫於尚州露岳長栢寺方丈雖寬物情自隘乃步至康州智異山仍於花開谷故三法和尚蘭若遺基纂修堂宇開成三年愍哀大王卽位降璽書別求見願師曰在勤修善政何用願爲使復于王王聞之愧悟以師色空雙泯定慧俱圓賜號爲慧昭照字避聖祖廟諱易之也仍貫籍于大皇龍寺徵詣京邑岳立不移遂歷銓奇境得南嶺之麓經始禪廬大中四年正月告門人曰萬法皆空吾將行矣無以塔藏形以銘紀跡臘七十七于時天無纖雲風雷欻起虎狼號咽俄而紫雲翳空空中有彈指聲會葬者無不入耳師性不散樸言不由機服煖緼麤食甘糠籺每有王人乘馹傳命遥祈法力則曰凡居王土而戴佛日者孰不傾心護念爲君貯福亦何必遠紆綸言於枯木朽株或有以胡香爲贈者則以瓦載糠灰不爲丸而焫之曰吾不識是何臭處心而已復有以漢茗爲供者則以薪爨石釜不爲屑而煮之曰吾不識是何味沾腹而已守眞忤俗皆

此類也雅善梵唄金玉其音側調飛聲爽快哀婉至今東國習魚山之妙者競如擒鼻師泥洹越三紀門人以陵谷爲慮扣不朽之緣於慕法弟子内供奉一吉于楊晉方崇文臺郎鄭詢一勒石是請獻康大王追謚眞鑑禪師塔號大空虛仍許篆刻龜未戴石龍遽昇天定康王即位以招提之門臨複澗乃鈞題爲雙溪命崔致遠爲銘

銀愛傳

庚戌六月 上審理諸獄案 命金銀愛申汝倜傳生仍 命撰傳載之内閣日曆

銀愛金姓康津縣塔洞里之良家女也里有安嫗者故娼也陂險荒唐多口詭疥癩遍體不任搔癢發心鬆益不慎言嘗丐貸米豆鹽豉于銀愛之母母有時不與嫗輒愠恚思欲中之里童子崔正連即嫗之夫之妹之孫也年十四五沖穉娟好嫗試挑之以男女昏媾之事仍說之曰娶妻如銀愛者顧何如正連笑曰銀娘美艶豈不幸甚嫗曰第倡言若業已私銀愛者吾爲若成之正連曰諾嫗曰吾患疥癩而醫言瘍科藥料直最高事苟成若爲我當之正連曰敢不如敎一日嫗夫自外而至嫗曰銀愛耽正連要我行媒期于吾家爲正連大母所覺銀愛爬牆而遁夫切責

曰正連家世微而銀愛室女也愼勿出口於是一城喧藉銀愛嫁幾不得售惟里人金養俊深知其明白也遂娶以爲室則誣言益播尤不忍聞己酉閏五月二十五日安嫗大言曰初與正連約行媒報我藥直銀愛忽畔而嫁他夫則正連不如約我病自此祟銀愛眞我仇里中老少相顧駭愕瞬目搖手不敢出言銀愛素剛毒受嫗誣辱已二年至此尤愧恨實不能堪必欲手剮安嫗一洗此寃憤而不可得翌日値家人不在伺安嫗獨宿夜一更持厨刀揎袖扱帬飄然而步直入安嫗之寢一燈翳翳嫗孤坐將就眠露半體只繫帬銀愛橫刀而前眉眼俱倒竪數之曰昨日之誣甚於平昔吾欲甘心于爾爾嘗此刀嫗意以爲彼固纖弱不足有爲應曰欲刺試刺銀愛疾聲曰可勝言哉側身倐刺其喉左嫗猶活急把其持刀之腕銀愛瞥然抽掣又刺喉右嫗始右仆遂蹲踞于旁刺鈌盆之左又刺肩胛腋胑脇膊頸及乳皆左也末廼刺右脊背或二刺三刺揮霍飛騰一刺即一罵凡十有八刺未暇拭刀血下堂出門急向正連之家聊以洩餘憤焉路逢其母泣挽而歸銀愛時年十八里正奔告于官縣監朴載淳盛威儀肆嫗屍驗刺処狀究

銀愛刺嫗何爲且嫗健婦汝弱女今創刺凶悍匪若
獨辦無隱直告時伍伯離立猙獰刑具滿地千連瑟
縮無人色銀愛項有枷手有桊脚有鐐拘攣縛束體
弱委垂殆不能支然面無怖言無哀毅然而對曰欸
官我父母試聽囚言室女受誣不汚猶汚嫗本娼家
敢誣室女古今天下寧有是哉囚之刺嫗豈可得已
囚雖蒙獃嘗聞我殺人官誅身固知昨日殺嫗今日
當伏誅雖然嫗旣因刺誣人之律官無所施但願官
家打殺正連且念囚獨受誣更有何人助囚共剚行
此凶事縣監太息良久取驗刺嫗時服飾苧衫苧帬

都是殷赤幾不辨衫白而帬青悚而壯之雖欲原釋
法不可屈彌縫讞詞上于觀察使觀察使尹行元亦
飭推官姑究其同謀爲誰以緩其抵法訊覈凡九次
詞如一惟正連冲穉爲嫗詿誤置不問庚戌夏　國
有大慶上錄死囚觀察使尹著東上此獄而讞詞頗
微婉　上惻然欲傳生重其事　命刑曹就議于大
臣大臣蔡濟恭獻議銀愛報怨雖出至寃罪犯殺人
臣不敢爲參恕之論　上下批若曰貞女被淫誣天
下之切寃夫以銀愛之貞判一死顧易爾然恐徒死
無人知也故提刀殺仇使鄉黨曉然知已則無玷彼

固可剮若銀愛而生于列國之世者其跡雖異將與聶嫈齊其名而太史立傳焉可已也昔海西處女殺人似此獄監司請宥　先王褒諭亟從之女方出獄媒儈雲集爭購千金竟爲士妻至今傳爲美談然銀愛黽勉含寃至適人方報怨則尤難矣不宥銀愛何以樹風教特貸其死向者長興申汝倜之放盖出於敦倫常重氣節今宥銀愛亦類是爾銀愛汝倜兩獄案頒其大略于湖以南俾人人無不知也先是汝倜同里金順昌留其弟順南看屋與妻耘田而歸妻輿小麥減二升訾曰叔在而麥不存眞怪事順昌詬順南曰看我屋偷我穀非盜而何爾其自服順南方病臥不堪寃痛泣嗚咽順昌睨曰盜亦悔泣耶舉杵撞其腦順南委頓幾不得生隣人咸集心怒不忍言惟田厚淡者調解之曰古語有之一斗粟尚可舂二升麥胡大事奈何兄弟不相容順昌駡不已厚淡往見汝倜慨然言之汝倜艴然扼腕而起曰順昌非人急如順昌家捉髻而責之曰升麥不足惜兄弟不可鬩嗟爾父母生汝二人但顧相憐不期相爭杵撞病弟爾則畜生畜生不可親吾將毁爾廬不與同吾隣順昌踢汝倜曰我毆我季胡干汝事汝倜大怒曰我以

義勸汝反踢我我亦踢汝遂踢其腹順昌鞫匐翌日
死家人匿不告官越一月事始發汝倜係于獄此已
酉七月事也至是　上親判其案有曰古有一男子
鍾街煙肆聽人讀稗史至英雄最失意處忽裂眦噴
沫提截煙刀擊讀史人立斃之大抵往往有孟浪死
可笑殺而朱桃椎羊角哀者古今幾人汝倜其朱羊
之流亞歟噫汝倜不怖死非士師而治不友之罪非
汝倜之謂哉錄死囚前後幾千百其倜儻不碌碌於
汝倜見之有以哉汝倜之名不虛得也汝倜放

贊曰　今上聖德寬仁審理重囚念若痌瘝日旰進
御饍夜必燭屢跋究情而卽于疑考跡而原于義則
輒宥之幾二百人　德音一下國中大驩至有感激
涕零者如銀愛申汝倜皆能義殺而傳生者也嗟夫
倘使銀愛汝倜不遇　明主爲之平反一朝居然就
戮則不惟匹夫匹婦寃莫雪義莫伸將見讒人無所
畏而不友者接跡而起也故銀愛釋而人臣勸忠汝
倜放而人子勉孝何哉惟忠臣潔其身惟孝子友其
弟忠孝興而　明主之化溥矣

金申夫婦傳

辛亥六月　飭過時未婚仍有金申兩家親事　命紀其事載內閣日曆

金禧集慶州人縣監思重庶孫申氏平山人士人德彬庶女也禧集年二十八申氏年二十一俱才且賢顧甚貧人不與之婚嫁　上之十五年春二月　上閔士庶貧寠男女婚媾或不以時敕京兆五部勸成期遠者趣之官助資裝錢五百布二端月輒以聞時禧集與沈氏約申氏與李氏約雖業已受官資姑未之婚也五月晦日漢城判尹具廙奏五部之人貧而婚愆期者今盡勸成惟西部申德彬縱有官資亦難辦具且筮忌六月期在孟秋金禧集始與之約者諉以門戶不敵耻不以女女焉六月初二日　上諭曰

予念五部多鰥曠勸而婚者無慮百數十人惟西部二人禮未克成烏在其導天和而諧物性也事貴齊始政期勉終其可勸德彬更定吉期禧集亟求佳耦戶曹惠廳須各助贈較前豐饒俾完好事於是西部令李承薰馳赴京兆府主簿尹瑩曰纔聞李氏背申氏已與他人婚矣承薰憫然曰今奉　上諭而申氏婚期顧無所趣之前日之奏若是矛盾責有所歸其將奈何判尹以下相視瞠然承薰曰下官竊念禧集慶林相公之後申氏吏曹叅判之裔俱是華閥且其季敵其貧同其所遇適相類況又同日名姓塵　乙

覽此天所定也盍相與通以成匹媲蒲坐擊節僉曰幸甚不亦美乎廣遂勸部令主簿爲兩家之媒於是承薰詣盤石坊禧集之家瑩詣蟠松里德彬之家家俱門無扉屋簷垂垂椽露而指空日過午廚煙蕭瑟賓主席地而語承薰宣　上諭仍言與申氏約婚使宜禧集俯首逡巡良久而言曰禧集所以未有室者坐孤而貧也何幸沈氏許字謹受官資不料見棄自期其老白首無所耦竊又悲不能奉老母今承指教非不慰謝然萬一彼或不從卽禧集命數之畸也瑩見德彬如承薰言德彬愀然曰爲人父母使女子晚晩親事式至于今且我與人約人先違我夫誰之尤至荷　聖諭鄭重優惠資裝諸公良苦躬行媒妁感激之極實欲愧死無地金君名家子敢不許以爲婿於是承薰瑩大悅互相通報承薰卽使部吏傳庚帖于德彬瑩勸德彬揀日良吉在於十二日遂申報于府府聞于　上上喜曰匹夫匹婦爰得其所者古來幾許而未有如金申夫婦機會巧湊非常可喜若此之奇也諭戶曹判書趙鼎鎭惠廳堂上李秉模曰兩家婚禮托于兩卿趙卿視禧集猶子也李卿視申氏猶女也亦各爲兩家代撰婚書凡厥綵幣冠屨釵鐶

裳襦衾褥敦盂盤匜酒醪餅餌帟幕屛障紋筵畫燭香孩粧奩脂粉零瑣之屬豎鞍馬徒隷以衛以儀之具莫不畢給廼所以信 王言其悉心辦備仍命內閣檢書李德懋曰如此奇事可無佳傳爾其筆記一通爲金申夫婦傳以奏十二日曉雞旣鳴禧集卷桃紅縐紗雙文藍綃各一端交纏朱碧同心絲納于髹函著葳蕤鎖裹紅襆襆四角會結方勝書謹封送于申氏其婚書曰昭代沐二南之化匹婦匹夫吉日結百年之親宜家宜室伉儷莫非天定造化別是 君恩僕之某親某幼而孤貧居然老大幸逢外無曠之盛世縱有周媒氏掌婚顧此早失怙之窮人誰憐陳孺子未娶竊聞令愛長於寒素教之婉柔深閨執絲枲之工已自牀前之補綻貧家乏粧奩之具尚遲門內之施鞶猗我 后發政施仁而有司承命勸嫁聖王制爲嫁娶政所當先男女願有室家時不可失迨五部婚媾之告訖獨兩家子女之愆期氷上之昔夢不諧佳期盖亦有待月下之奇緣自在良耦何必他求耽晩之年紀與同單寒之門戶相對 恩出造命難使兩美之必成窮不聊生何由萬事之皆備惟 重宸曲垂矜念俾兩臣分主婚姻若自己見要體子以

育之意謂他人父爲憐窮無依之身盛渥卽一世罕聞奇遇爲百代異事巹杯醲泰和之氣導迎休祥牢筵飽需雲之私歌咏　聖德欣逢是月　邦家膺萬年之休獲際明時士女合二姓之好謹遵儷皮之禮爰趁鳴鴈之朝答婚書曰匹夫匹婦得其所萬物遂情鼓瑟鼓琴樂且和二姓合好摠造化力媿父母名僕之女以葑非姿過摽梅節家事徒餘四壁顚倒紫鳳之紋笄齡更逾七蓂朧晩乘龍之喜幸際周文之化擬卜朱陳之緣憫婚媾之不時遍命雒陽令勸助坐資粧之未具至煩京兆尹陳闡和氣周於繫羊執非君賜旭朝晏於邕鴈奈嫌我貧方　聖人軫終始之恩適兩家成媒妁之約　飭教鄭重期欲速而毋遲物采光華禮孔嘉而克備錢米布帛地部惠局之爭來輸鞶帨釵鏍高門盛族之不是過貧富換造次之頃今辰何辰寤寐結頌祝之忱千歲萬歲永惟塵露之報只在室家之宜民樂年豐共登仁壽之域夫和婦順長閫修齊之治日禺中禧集旣盥梳掠鬓刷鬚顧影習容觀著閃紗袍斑犀帶烏帽麈韉坐白馬鏤金鞍肩竦背直色矜莊不遊目徐徐而行鴈夫在前乳媪在後紅靑紗燈對對前導京兆五部胥吏皂

隷左擁右護魚魚雅雅如也及抵申氏之門下馬奠鴈入醮席申氏艶粧具翠翹金鈿篚步搖被百子茜莔紅襐衣遮珠絡扇交拜僮僮秩然無差粧婆引紅線巹杯三酳之呢喃祝吉語夫婦起入鋪房兩家隣里相與歎詑曰金君年益壯操心愈貞固申氏婉而雝容儀豐福一朝　至尊造命宰相主婚姻儼然合爲賢夫婦恩光喜氣溢門巷彼違約者匪徒自絕其亦天也盖其所居坊名盤石里號蟠松佳兆非偶然可卜其壽考福祿蕃茂鞏固如石之盤也如松之蟠也云爾

李德懋曰自古云人主之心與天相通豈非然哉和氣致祥導之和在上何哉　今上對越上天幽者晰之鬱者疏之閔覆涵濡無物不遂歷驗是歲春夏民或望雨施一仁政則不待龍雩雨輒隨下夫金申之婣始定而雨又霈然不移晷天人之孚感若是其捷也故朝野誦之曰至治之世盖三代之祈天永命亦不過曰導揚和氣而已嗚呼休哉

雅亭遺稿卷之三

雅亭遺稿卷之四目錄

文

雅亭遺稿卷之四目錄 終

雅亭遺稿卷之四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文

宋遺民補傳

謝翱字皐羽一字皐父福州人父鑰性至孝通春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以古文倡作宋鐃歌鼓吹騎吹曲上太常肆之德祐初元兵陷臨安丞相文天祥開府延平檄召勤王兵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來赴遂署諮議叅軍及國亡天祥被執翱匿民間室家喪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力作自給屬縣役

繫典不堪迫辱因委而出遊獨攜天祥所贈端硯以
行歲壬午天祥死節于燕翱益悲不能禁每行遊浙
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天祥所別處及其時
適相類則徘徊顧眄失聲慟哭會稽王英孫山陰徐
天祐延致遊士賦詠相娛翱往依焉過姑蘇望夫差
之臺慟哭竟日時西僧犯諸帝陵翱與唐玨林德陽
鄭樸翁潛謀收掩陵骨爲作冬青引過禹窆北嚮而
哭乘舟過蛟門登侯潮山感夫子桴海之歎則又哭
浦江吳渭開月泉社邀致邑人方鳳永康吳思齊翱
亦依焉又立汐社而合之蓋取晚而有信之義至睦

州館于翁登家登弟禴與馮桂芳俱執弟子禮又西
至杭州慕屈原懷郢都託興遠遊自號晞髮子又稱
宋纍者歲庚寅過嚴瀨有子陵臺孤絕千丈時天寒
風急翱持酒以登設文天祥主于荒亭隅再拜跪哭
酹酒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跪乃以竹如意擊石作
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來兮關水黑化爲
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因作西臺慟哭記
語多廋人莫詰其何謂惟方鳳吳思齊深悲之臺南
有方干舊隱處曰白雲村翱遂卜居顧其友曰歿必
葬我于此翱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薙薪炭每秋暮

載至杭州易米以其美資遊江海訪前代故實後寓錢塘娶遺民劉氏女歲乙未翺病革謂其妻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卿吳子善輩數人如兄弟死必以赴慎收吾文及遺骨以授之卒年四十七韶卿子善即鳳思齊字也於是鳳思齊方幼學方壽馮桂芳翁登翁衡同葬翺于子陵臺南甸以文藁伐石表之曰粵謝翺墓初翺悲朋友道喪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劒錄築亭勸石期無忘吳季子意俱未果至是鳳等爲建許劒亭於墓右從翺志也吳幼敏祀翺于月泉精舍翺倜儻有大節閒居有憂色語聲甚微鬱鬱不平之氣一宣於詩文讀之使人悽愴其志浩汗超越視世事無足當其意者獨嗜遊佳山水所至即造遊錄持以詫人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不務諧流俗意所不顧萬夫莫回談前朝事輒悲鳴煩促涕泗潸然或有苟合於當世而自謂得志者輒憎翺翺自若也平居與同好情甚骨肉而嫉惡如讎遍訪古老所至滯留類遊惰士至講誦編刻輒不知寒暑飢渴當其執筆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所著有詩文集唐補傳南史贊楚辭芳草圖譜天地間集若干卷嘗倣秦楚之際月表作獨行傳及左氏傳續辨歷代

詩譜皆未完　方鳳字韶卿浦江人由太學生授容州學正治毛詩陳宜中當國禮下之使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同鄉黃溍柳貫皆出其門好奬拔人材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引進國亡隱居不仕時浦江吳渭雅好客遺逸多往依焉延鳳及謝翺吳思齊開月泉吟社鳳使其子肖學春秋于翺翺嘗留金華山中歲暮與鳳爲文祭文天祥共賦短歌行以寄餘悲翺與鳳約爲異姓兄弟平居不忍離離輒復合卧起食飲相與語意不能平未嘗不撫膺流涕也翺將死語其妻托其後事於鳳訃聞鳳與方幼學方熹吳思齊馮桂芳翁登翁衡會小鑪峰哭盡哀遂具舟之西湖將翺棺歸葬于子陵釣臺南著嚴南集　吳思齊字子善麗水人其學本之外曾祖陳亮由任子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責言路如朝廷何遂忤似道流寓桐廬雖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勢移不以貧屈自號歸全子國亡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處子己嫁不能更二夫也與謝翺方鳳客于浦陽吳渭家爲江源講社日夕吟哦不自休情逾兄弟終始無變志著

歸全集　吳渭字清翁浦江人仕義烏令退居吳溪多延接故老遺民謝翶方鳳吳思齊皆往依焉渭開月泉吟社遍諭遠近人士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定殿最一如科舉法共得二千七百餘卷中選者二百八十人首爲羅公福即三山連文鳳次馬澄翁即義烏馮澄次高宇即武林梁相各贈貽有差一時傳爲盛事渭子幼敏字功父登亞榜進士嘗師事翶使其子貴受春秋于翶渭弟謙字仲恭與翶同年生開江源講社使其子似孫從翶遊及翶歿謙爲墓誌幼敏捐田祀于月泉精舍時有嚴侶字君友光三十世孫也嘗從翶遊與社中友爲築許劍亭于翶之墓前鄧牧錢塘人通莊列諸書嘗居餘杭之洞霄宮經月不出四方名士以文字請者踵相接非其人不與之接遇謝翶于會稽爲方外友牧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翶記聞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相與論文不合及見牧所爲文翶起謝曰公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盡往交之翶遂挈家寓錢塘牧薄遊山水時翶病篤望牧不至作詩懷之蓋絕筆也牧歸悲慟不已誄之曰上世之士以文顯而君窮於文痛哉臯父著

有洞霄志

鄭思肖字億翁連江人父起字叔起號菊山爲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淳祐中鄭清之再爲相起憤然曰端平出師兩京之敗皆清之誤國之罪卽登其門大罵曰端平敗相何敢再壞天下耶清之怒執起及其妻子下獄京尹趙與篙越一夜俱縱之起後與賈似道論得失累忤其意又伏闕駁姦相史嵩之其正直皆類此思肖入太學應博學宏詞科虜兵南下叩閽上疏辭甚切直不報國亡自號所南蓋寓意不北面于他姓也隱居吳下坐必南向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再拜不與北人往來或於人坐中見有語音異者輒引去人亦不爲怪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穴下則爲大宋字也性愛竹嗜畫梅花工畫墨蘭輒不畫土根曰地爲他地矣不妄與人畫邑宰強求之思肖怒曰頭可斫蘭不可畫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托附于虜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不得見歎息而去癖於詩不與人唱和辭多激烈輒高吟涕下者不能一日生寡與人合獨往獨來或多口不語瞪目高視而僵立衆周匝指笑亦不顧破衣垢貌囈語若有所求而不獲嘗曰衆人所行我不行衆

人所不行我行固知取罵於世然卒莫之能改又曰堯舜之聖非吾君也況於湯武乎又況於非湯武者乎嘗撰臣子盟檄二篇其略曰國家大讎未報天下大迷未寤我心大憂未釋生非所愛死非所畏父教於昔母諭於今不得不大一舉而殛賊于以正天地之大位于以闢日月之新光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然吾亦人也寧獨不能爲歟坐視君上蒙大難而不救又棄父母所育之身化爲犬羊生不得爲全人死又不得全歸銜冤痛于罔極何恐負吾君何恐負吾父母。盖日望中興託之空言如此思肖嘗謂人曰今無君父世皆爲賊我當爲天地斯道之主主也者主綱常於無窮也人或笑之曰豈少君一人哉思肖厲聲曰正少我一人爾實萬萬不容不出爲斯道立極非不知賊之刀鋸之痛然痛有甚於刀鋸者寧忍避一身之微痛不救天下之至痛也哉思肖祭忠臣文天祥陸秀夫李庭芝陳文龍單公選趙與擇李芾馬曁姜才趙淮趙昴發夏椅王安節阮正己其文有曰寧受極痛不敢犯義大勇無死與天吐氣如水在地如日行空無所不及有禱必從國運未亨深抱不平飮恨結石當胸而横顧擧厲鬼千萬億兵

風聲鶴唳草木人形一戰萬勝覆載清寧庶幾斯民不盲其生其爲文輒斥元人曰賊虜曰韃靼多訕華世時事史所不載與所著諸文合以名之曰心史錮之以鐵藏于北禪寺井中以冀後世之或見晩年潛心性命之學卒年七十八

羅公升字時翁永豐人大父開禮爲武岡教授文天祥開督府於閩廣號召勤王兵辟開禮授安撫使兵敗被執不食死公升少有才略以軍功爲本邑尉傷大父死節傾家貲北遊燕趙與宗室趙孟榮圖復宋室知勢不可爲渡錢塘江作弔胥濤賦以自寓著有滄洲集劉辰翁稱其詩抑鬱委折情辭悽愴難言之義多焉弟宗仁亦不仕元父死廬墓哀泣不御酒肉者七年

程楚翁婺源人德祐末虜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下楚翁結死士謀復郡城事洩被執榜掠幾死賄守者得脫遂從謝枋得於閩及枋得被執楚翁無所依死於逆旅

陳褒立名植以字行漳浦人淳祐進士督嶺南兵馬祥興帝航海褒立以舟師應援後又馳檄諸蠻圖立宋後聞張世傑覆舟變姓名匿九侯山臨死命葬海

濵曰猶可南望崖山也弟格爲監簿國亡歿之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號雷門家貧聚徒授經供甘肯

養其母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眞珈者西番僧也怙恩

橫肆歲戊寅率徒役先發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

攫其珠寶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并孟韋吳謝四后

陵焚其胔肉棄骨草莽間珏時年三十二歲方客于王

英孫家聞之哀憤亟貨家具執券行貸得白金二百

星仍具酒肴邀里中少年數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

年起請曰若是將何爲珏慘然具以告收瘞陵骨衆

謝曰諾或曰事露當柰何珏曰今四郊多暴骨取竄

以易誰復知者乃斲文木爲函複黃絹爲囊各署某

陵夜半分授而散遣遂葬絕地以藏爲文以告詰朝仍

出酬白金且戒勿泄未幾眞珈裒陵骨雜置牛馬枯

骼中建塔杭故宮以壓之名曰鎮南浮屠杭民悲戚

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元主遂命眞珈以

宋陵墓所獲金銀寶器修天衣寺珏又於宋常朝殿

掘冬靑樹移植於所藏土堆上作冬靑行二首以識

之每歲寒食輒私往祭酹焉惟粵人謝翶永嘉林德

陽平陽鄭樸翁會稽王英孫實謀其事珏一日忽若

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二玉者命之曰藉爾掩骸

其有以報錫爾伉儷及子三人田三頃後有治中袁
俊齋者邀珏爲子師因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
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珏曰此良是俊齊拱手
納拜特加敬禮爲之聘故國之公女給故國之公田
後得三子一如所夢　王英孫字才翁會稽人少保
克謙子仕將作主簿自號修竹與山陰徐天祐弁爲
衣冠避難者所宗英孫延致四方遊士賦咏相娛與
粵人謝翶友善楊璉眞珈之發諸陵也唐珏林德陽
諸義士會于英孫家協謀收掩陵骨工書畫竹蘭蕙
雅潔不凡如其人品　林德陽字景熙亦曰景曦或
曰名景熙温州人太學生仕禮部架閣客於會稽王
英孫家會楊璉眞珈發諸帝陵竊其寳器棄餘骸于
草莽人不敢收德陽與同舍生鄭樸翁等感憤不巳
相率爲採藥者或爲丐者背竹籮草囊手持竹夾匍
匐草間遇物即拾投籮囊中又鑄白金作小牌百十
繫腰間潛賄西番僧曰今收陵骨他不敢望願得高
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兩朝骨爲兩函貯
之又聞理宗顱骨爲虜人投湖水中出錢購漁人求
之幸一網而得并與唐珏所收者托言藏佛經遂葬
于蘭亭植冬青樹以識之或云德陽所收歸葬永嘉

著有白石樵唱集詩悽咽悲惻與謝翶相表裏　鄭樸翁字宗仁温州人咸淳末上舍釋褐歷官國子正國亡諸陵被發與友人林德陽同謀收陵骨歸隱鄉山瀑下山陰王英孫特延賓館教授子弟二十餘年林德陽銘其墓有精衛塡海憑霄銜土之句

王炎午字鼎翁廬陵人爲上舍生少年負氣節會文天祥起義兵炎午詣軍門論事天祥欲授之職以母病辭事母至孝三十年不懈尋遭母喪廬墓三年國亡終身不仕天祥被執過靑原炎午恐其遲回或隳前節作生祭文徧張驛道以速其死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華元踉蹡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令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卽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無成而大節亦無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日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爲耶昔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南北之勢旣合天人之際可知今無可爲臣皆爲執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無難事可爲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杲卿張巡爲上李

陵降矣而曰欲有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旣不可知況形拘勢禁不及爲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蜀王衍旣歸唐莊宗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可不畏哉炎午晩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没退而國亡丞相起兵於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旣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

輓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尚眷眷故鄕不忍飄棄仇讎外國況忠臣義士乎自梅嶺以出縱不得晉漢廐而從田横亦當吐周粟而及孤竹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絶矣不然或秋暑冬寒

五日不汗瓜帶噴鼻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獸死輕
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或拘囚而不死或遺舊
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
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
爲位其間聞訃則哭及天祥遇害張千里持天祥骸
骨歸炎午大慟復爲文祭之著吾汶稿梅邊集

張千里字毅父或曰名毅文字子載廬陵人丞相文
天祥之友也天祥旣貴顯屢以官辟不就及天祥被
執北去千里與之偕行旣至燕寓於囚所側近日以
美饌饋凡三載始終如一潛製一櫝天祥旣被殺遂
櫝藏其首復訪求天祥妻歐陽氏於俘虜中俾收其
屍焚之千里因拾遺骨襲以重囊與櫝南歸廬陵付
天祥家葬之

鄧剡字光薦亦字中甫因號中齋廬陵人官禮部侍
郎文天祥客也剡隨駕至崖山軍潰剡赴海虜兵拯
之與天祥俱出嶺別於建康以義行著嘗賦鷓鴣詩
寓其意千里旣齎歸天祥遺骸天祥子忽夢天祥怒
云繩鋸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束髮劉辰翁紀其事
贊天祥畫像剡又贊之曰目燗燗兮疎星曉寒氣薾
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

曾謂斯人不在世間鄭嘗曰天祥奉詔勤王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張慶之字子善建康人少有志操及長棄舉子業出入經史百氏精思積年擬太玄作測靈又撰孔孟衍語絶意仕進好爲山水遊且謂沈冥似海峻厲似峰因號海峰野逸倣五柳先生傳作海峰遺民傳以伯夷齊謝陶潛司空圖自況時人尚其狷介初文天祥知平江慶之齒諸生之列洎國亡集杜詩備述天祥平生大節著有海峰文編

滕堁字仲復婺源人嘗得文天祥所書過金陵驛詩懸於堂日焚香拜泣過西湖拜岳飛墓賦詩以攄憤鬱時人稱其爲學會朱陸而得其同云

衛富益華亭人國亡日夜悲泣設壇爲文祭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聞者墮淚門人私謚正節先生

許月卿字太空又字宋士婺源人父大寧有學行嘗教月卿曰殷秀實笏擊朱泚顔杲卿面折祿山簡策有光精爽如此推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御製李若水贊也爾其識之月卿學于魏了翁有志當

世以軍功補校尉廷對忤史嵩之後登第復率三學諸生伏闕論權相理宗目爲狂士歷官浙西運幹時賈似道當國月卿試館職言不合罷去歸故里閉門著書從遊者衆德祐初欲以月卿督師禦虜未幾國亡深居一室製裹服哭但書范燦寢所乘車數字不言幾十年雖言亦如病狂卒年七十謝枋得嘗署其門曰要看今日謝枋得便有當年許月卿人稱山屋先生　汪炎昶婺源人受學於許月卿隱居讀書衣冠動作言語禮度猶然宋人也執匙伏枕不暫廢誦習遂淹貫宏博其教人步庭陛階具有條序後生小子見炎昶咸以爲前代遺賢而炎昶亦自言曰吾古逸民也學者稱爲古逸先生家貧事母孝母年八十有九而炎昶亦老進食奉水必躬自爲之及疾病盤冠坐斂手逝　炎昶嘗從孫嵩遊　孫嵩字元京休寧人貌怪奇趣尚幽潔以薦入太學國亡悲不自勝歸隱海寧山中自號艮山誓不與世接杜門賦咏

李如膏臨武人自號月溪逸士國亡隱居力學耻學舉子業嘗曰予宋之遺老也雖未委質恐事異姓凡有作直紀歲不題元年號

吳欽休寧人補府學教授國亡題其所居之屏曰殷

周雖代而首陽自存晉宋雖更而陶徑自若

陸霆龍華亭人咸淳進士國亡棲隱講授衣冠不易嘗自贊畫像曰勤勤劬劬耽嗜慕悅而不舍者聖賢之書趦趦趄趄畏懦退縮而不敢者勢利之途或者見之而指笑此必抱遺經行古道之士

李士華崇仁人國亡人皆着方笠窄袖士華獨深衣幅巾人以爲迂士華曰我故國之人義當然耳

曹應符華亭人謹身飭行鄉里推重景定進士官廸功郎國亡隱居不仕族人光遠亦進士官軍器監簿國亡衣冠不改人稱大頭巾相公

王漢老仕至知明州國亡誓不過江不入城市以壽終焉

眞山民不傳名字亦不知何許人但自號山民云李喬歎以爲不愧乃祖西山文忠公由是知其姓爲眞氏嘗痛恨身値亂亡之世深自湮晦世無得而稱焉人或比節於陶淵明惟所至好題咏流傳人間然皆探幽賞勝之作未嘗有酬應語

潘音字聲甫新昌人甫十歲聞崖山之變昏迷不食者屢日見長者談崖山事輒涕下及長絕意進取衣服禮節皆因前代擬野蔬以自給或勸之曰夷齊尚

矣陶淵明雖爲晉守節未嘗不食粟今何自苦乃俯於是躬耕世田十餘畝非其力不食嘗從吳澄學澄以薦召欲行音止之不從遂築室南洲山中扁其軒曰待清隱居不出居閒感憤形之賦詠廉訪使檄使之應召音固辭歎曰泉石痼盲非其時莫可瘳也乙未歲卒年八十六時 明太祖皇帝已渡江取太平路待清之兆始符矣

章鑄字子壽吳興人仕爲修職郎讜直敢言國亡歸隱于家元主召之不就自以世食宋祿未嘗北向宋人之仕于元者鑄皆絕之不與往來

陳存湖州人歷官御史國亡元朝七徵不起絕穀旬有四日而卒

袁士元鄞縣人父鏞咸淳進士虜兵至鏞詰軍前責以大義遂見殺後士元薦爲國史檢閱官不就

謝國光華亭人咸淳鄉貢國亡程鉅夫薦之輒杜門稱疾

陳深字子微平江人國亡閉門著書或以能書薦之潛匿不出自號清全著讀易編讀詩編讀春秋編子植字方叔有孝行屢辭召不起善畫工詩自號愼獨癡叟

胡幼黃字成玉咸淳末登第時伯顏入寇宋之取士迄于此科壯元王龍澤榜眼路萬里探花郎幼黃時有二三不得之說謂龍在澤飛不得路萬里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授節度推官國亡退隱于家元搜求遺士幼黃避隱不出

胡次焱字濟鼎婺源人咸淳進士官貴池尉元兵南寇脫身歸家以易教授鄉里或以仕進招之次焱作媒嫠問答詩以見志

孫潼發桐廬人咸淳進士官軍器幹辦公事國亡避地萬山中程鉅夫以潼發應遺逸辭不起

方逢振字君玉逢辰弟也景定進士歷官太府寺主簿國亡退隱於家元主詔程鉅夫起爲淮西按察僉事辭不赴講學於石峽書院學者稱山房先生

堯允恭字克遜海陵人咸淳鄉薦國亡專意經傳江浙行省兩檄充濂溪東川書院長皆不赴安貧樂善自號觀老人世嘗稱其古心絶俗清氣逼人

陳應麟字天祺鄞人元主徵之謂使者曰吾祖宗世爲宋臣不忍食異姓祿固辭不起

汪復字師顏婺源人寶慶進士通判揚州致仕部使者勸仕復愀然曰亡國大夫復踽踽爲世用耶

殷澄字公源華亭人元兵入華亭將屠之澄奮言不顧虜將感而止全活以萬計伯顏聞而義之授總管澄即棄去野服隱居放浪九峰三泖間

吳定翁字仲谷臨川人清修文雅薦辟相望終身不爲動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人

游汶字治望德清人咸淳進士歷官福建提刑賈似道當國汶與論事忠誠懇懇國亡隱居蕭大全薦爲福建路總管固辭不就嘗大書衣背云前宋提刑今爲百姓

欽德載吳縣人仕計議官國亡不肯送降欵元兵生致之欲授以官德載裂其版授書即遁隱碧巖山中自號壽巖老人

蔣捷字勝欲陽羨人德祐進士國亡遁跡不仕臧夢解陸垕交薦其才卒不就平生著述一主義理學者稱爲竹山先生

鄭君老字邦壽長溪人咸淳進士國亡徵書旁午竟不起學益篤守益固學者私諡之曰靖節先生著有五經解疑梅壑集

陶椿卿字均壽定海人以禮經魁鄉試覆試俱魁父卒廬墓終身元初被選舉力辭不起鄉邦異之

危復之字見心撫州人太學生師事楊漢博覽羣書好讀易工於詩累被徵辟皆不起隱於紫霞山中學者私諡貞白先生

黃淼字水心毗寧人通經史百家景定中鄉薦國亡不仕隱于天湖山築室數椽四圍植柏每自愧不能如夷齊之餓死著有正一齋集

吳龍翰字式賢新安人咸淳鄉薦授編校國史院實錄國亡不仕築三層樓終日吟嘯其中樓前有古梅一樹遂自號古梅

姚獬孫字應獬慈溪人官國子學錄正身率下勤於脩廸博學清介國亡不仕退隱雙峰有雙峰集

陳汝達雷州人國亡隱居不仕病將死顧刻碑曰有宋陳四五公之墓囑其子曰愼勿改也

汪庭桂字秋芳婺源人舉進士國亡絕意仕進授之以官以終養父母辭不就士大夫高之

倪文一字元芳福安人咸淳進士官清流知縣國亡隱居徵辟不起嘗有詩曰編籬已種淵明菊

俞德鄰字宗大丹徒人性孝友樂施與博學多識咸淳進士以文章負重望元兵刼質軍中不屈卒全其身以歸行省交辟皆不就優遊林園能保晚節著佩

韋集建陽熊禾稱其詩閒雅冲淡中有發揚蹈厲之
意其體要皆關綱常不可與詩人文士例論云

張山翁字君壽其先普州人景定進士德祐初爲荊
湖宣撫幹官鄂守張晏然議納欵山翁以書責之晏
然旣降山翁被執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而釋之後
居黃鶴山聚徒教授著南紀緇林集

詹應陳字俊卿舉進士調衢州戶曹虜兵南下三宮
赴北應陳爲虜所獲使治馬芻虜帥欲任以行軍書
記應陳辭以不善書因逃歸琴書自娛有薦之者應
陳辭曰山林之士避名久矣服儒衣冠而効羝乳吾
不爲也

黃申井研人開慶進士調樂安丞虜兵掠撫州樂安
令率其僚屬聯署降狀申獨抗不往吏民强舁之申
陽死令亦無如之何申有惠愛至暮吏舁置中堂得
免遂去隱巴山以終

牟巘字獻之湖州人學士子才子擢進士官至大理
少卿當國亡之際巘巳老退不仕事矣與其子應龍
自爲師友討論經學以義理相切磨於諸經皆有成
說惟五經音攷盛行於世當時遺民故老伊憂抑鬱
無托之詩篇以自明其志若謝翺林德陽之流邈乎

其不可攀至若仇遠戴表元輩猶不免出為儒師以升斗自給巘以先朝耆宿皭然不緇巋然為後生之所矜式著陵陽集程端學為之序謂其出處有元亮之大節不當徒以詩律求之也應龍初辭留夢炎之招後為上元主簿君子惜其前貞後黷云

王昌世字昭輔鄞人尚書應麟子恩補承務郎未及仕國亡應麟杜門不出朝夕取經史講解論辨昌世甫十歲性孝友怡怡聽受殊聞異見無不究悉應麟所著撰昌世搜輯考訂贊助為多蓄書萬卷燬于火露鈔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

洪希文字汝質莆田人父德章號吾圃以貢士為興化教諭會兵亂父子同居萬山中朝晡盂飯燒芋咬菜相倡和無慍色德章有集曰軒渠希文有續軒渠集

陳敬叟字炳然臨武人博學能詩文咸淳進士官耒陽學錄德祐北行遂與其子章伯隱居不仕益肆力於詩文有巽溪集章伯字奎龍義不事元棄舉子業濶略不治生業茅屋數椽室中釜盎無一完器惟閉門讀古書著巽溪嗣藁

劉準鄞人當宋末知國事日非隱居教授絕意仕進

學者稱爲南窻先生子汝舟字端父確守父訓平居無戲言惰容郡之名士相繼來居一時林下衣冠爲盛

胡仲霖高安人國亡恥食元祿與其子希俱隱遁潔身以終

汪灝字季夷弟瀚字幼海奉化人父懋卿與弟森卿國亡俱杜門著書灝瀚傳家學治易春秋躬耕孝養灝從海陰陳嵩伯講學著有蠟臺集灝先卒瀚爲馬稱德所薦授衢州路學錄辭不赴

陳桂孫茶陵人父天福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糴者輒周之後桂孫及弟蘭孫俱登第慕義樂施有父風遭國亡不復祿仕營東山書院爲終身計博學好古輯文選補遺

趙必漣字仲連崇安人開慶中以父蔭當補官不受築室黃柏里自號山泉植梅數百株名其居曰梅花莊與弟若槻觴詠其中精于醫有倚梅吟稿若槻字自木山水間遇會心處輒止數日

梁棟字隆吉湘州人登第調仁和尉入帥幕聲名藉甚國亡歸隱武林弟柱字仲砥入茅山從老氏學棟徃依焉遭詩禍名益著江東人士從者甚衆蓋遺民

之皭然者也

應本仁字本立鄞人以家世爲宋臣義不仕元隱居城南博學好禮喜施與慷慨有大志嘗慕范仲淹規建義莊瓴屋五十間割慈溪腴田五十餘畝收其歲入賙其親族里黨之貧者與昏姻喪葬之不能舉者又建義塾延名師訓導親族里黨之子弟供膳服用悉有常制時其出納定其條約使後孫世守之

岐裕齋解州人逸其名國亡隱居以學行聞於世時人稱裕齋先生嘗於所居西南建孔顏曾燕居堂及學舍歲時率鄉人修祀事習禮儀叙鄉飲敎樹畜敦

行藝

貢士濬力學尚節國亡不仕嘗建義塾以待四方學者鄉人尊敬之

汪宗臣婺源人入元不仕孝友天至子姓同居庭無間言

趙孟堅字子固海鹽人系出安定郡王寳慶進士歷官翰林學士承旨修雅博識工詩文書畫船載琴書尊勺箕踞歌離騷旁若無人縣令梅敬到船求謁孟堅飛棹而去敬佇立岸上言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謂先生歟從弟孟頫自苕中來訪孟堅閉門不納

夫人勸之始令從後門入坐定問弁山笠澤近來佳否孟頫曰佳孟堅曰弟奈山澤佳何孟頫慚退使令蒼頭濯其坐具　趙孟頫字景曾秀安僖王六世孫也居吳興年十四蔭補承務郎轉官高郵軍判官國亡浮沉里閭不求仕進性重厚寡言日以翰墨爲娛手書九經一過喜與名僧遊明窻淨几焚香瀹茗四時花草婆娑愛賞欣然自得其妻故吏部尚書陸德輿之女德輿亦遺老也　趙文孫字道鳴初名必諝商王九世孫居晋江咸淳中恩賜出身除長樂縣主簿國亡遂易今名不接流俗專以講誨爲事　趙偕字子永魏王廷美之後自以前代宗室不求祿仕隱於大寶山學者稱爲寶峯先生　趙孟僴黃巖人宗室也嘗師劉辰翁文天祥開府浙西辟爲從事僅五十日而軍敗孟僴遂爲道士又爲僧自號三教遺逸著有山河汗漫集

文天禎廬陵人天祥兄也寶祐間鄉舉署廣濟學諭造士有方以弟天祥死節不仕元遂居廣濟家世業儒　文應麟天祥孫倜儻尚氣節景定中隨其叔璧守惠州璧降于元應麟耻之携二子遁于東莞之東渚子孫爲名族云

劉揚祖字弘宗慈谿人景定進士爲崇文院校書郎時賈似道執政人皆爭附揚祖獨挺然言事忤旨斥外後知將樂縣又言時政斥外遷刑部員外郎似道事土木求珍玩揚祖又疏論之見國事日非歎曰大事去矣始有隱遯之意逾年而國亡改冠服哀慟不自勝元主下詔求賢揚祖不忍聞遂徙家雲湖山墾田給食自號介白散人以示不臣於元

何夢桂字巖叟淳安人咸淳進士歷官至太府卿知國事不可爲引疾去元朝累徵不起築室小西源自號潛齋深於易爲詩淳朴志節皎然有潛齋集

王鎡字介翁括蒼人嘗爲縣尉元兵陷臨安棄官歸隱湖山結社賦詩憤悶形於詩如青松秦世事黃菊晉人心亦不失風人之旨

黃仲元字善甫績子咸淳中登第陸秀夫薦充益王府撰述官累除至福建叅議官皆不赴國亡改其名字曰淵天叟自號韻鄉贅翁窮居稽古深入理奧年八十二卒著有四書講稿經史辨疑

孟文龍字震翁吳人昭慈太后爲世姪孫嘗爲浙東提舉虜兵來侵文龍奮激與守臣議不合遂返故里國亡不出戶庭者三十年著易解大全

徐俊字英文德清人以明經爲國子生咸淳中率六館諸生請斬賈似道疏三上不報國亡遁于林野累召不赴語及宋故輒泫然流涕私謚安節先生

葉夢鼎建安人應聘赴臨安少帝北行遂隱于西巖講學爲事著經史要旨

伍典章汴人失其名德祐初爲翰林典章虜兵陷臨安庶官奔散典章扈從端宗至厓山不去國亡遯居縣之西鄉文章里

文天錫字純正金壇人五與鄉薦官寧國主簿辭不仕宋亡隱四平山中皓首窮經著述甚富

金履祥字吉父蘭溪人補太學生博學篤行不事進取以匡濟爲任師事何基王柏會襄樊圍急國勢阽危履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趍燕薊則襄樊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歷歷如覩朝廷不能用德祐初起爲史館編校辭不就國亡履祥以宋室遺民孤節自矢屛居金華山中寄情嘯咏窮約以終宋亡以後所著文章止書甲子名其集曰亂藁季子有俊才而夭履祥甚悼之又名其集曰噫藁因題之曰自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觖自壬辰之慽而身後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誌也著通鑑前編臨終戒其

子曰吾嘗三十餘年用心於此書所得之學亦略可見吾且沒當使許謙錄成定本此子他日必能傳之卒年七十二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父觥淳祐進士謙生數歲而孤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稍長受業于金履祥先是何基學于黃榦傳于王栢履祥學于栢而謙傳履祥之學世稱爲四賢推原其統接於朱熹云薦之者章數十上而終莫能致隱居金華山不出里閭四十年浙東廉使王繼學嘗訪謙稱淸氣逼人可畏明日薦之有錄其舉文至者謙方講說目不一視及門者甚衆獨不授科舉之文曰此義利所由分也卒年六十八門人稱白雲先生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 陳天瑞字德修臨海人侍郎公輔之後咸淳進士師事王栢志潔行廉爲金華令有能名隱遯林壑詩文極高古效陶淵明只書甲子 黃超然字立道黃巖人王栢門人也兩與鄕貢國亡不仕築西淸道院居之深於易著周易通義發例或問釋蒙等書 于石字介翁蘭谿人貌古氣剛喜詠諧業詞賦自負甚高年三十而國亡隱居不出其詩豪宕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其爲山林曠士也自號紫巖金履祥序其集 徐鈞字秉國蘭谿人以父任爲定遠尉

國亡隱居家故多書盡讀之至古今興亡之變治亂之故有慨於中發爲詩歌名曰史咏許謙爲序

熊禾字去非建陽人咸淳進士嘗從朱熹門人輔廣而學博通五經授靈武州司戶叅軍值國亡遯雲谷書院汲引諸生以道自任謝枋得忠義士也嘗自誓曰不見南朝不著韈聞禾之名自江右而至共談宋亡之恨因相與抱持而哭曰今天下皆賊不爲賊惟足下與我爾禾又遯鰲峰書院改名鉌字位辛以自晦嘗撰考亭書院記有周東遷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之語臨川吳澄亦撰此記聞而止之曰江南有以矣禾自號勿軒亦曰退齋著四書標題易經講義

胡三省字身之寧海人博學能文章寶祐進士官朝奉郎德祐初賈似道出師辟與偕往言輒不用及師潰三省從間道歸值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註及釋文辨誤百餘卷德祐丙子避地越之新昌失其書亂定復購他本爲之註歲乙酉書成卽元至元二十二年而註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盖牟城註曰大元遼陽府路以宋無此地不得已書之

丘富國字行可建安人嘗受學于朱熹之門人淳祐中登第爲端陽僉判國亡不仕著周易輯解經世補遺

金若洙字子房休寧人受學於程若庸寶祐間鄉薦官黔江縣令國亡歸築東園隱讀其間著性理字訓集義

林應成字汝大咸淳中登進士第歷官宗正寺主簿國亡隱居不仕孫以辨通易書春秋尤善說詩時以科目取士以辨不苟求合究心程朱之學

丘葵字吉甫同安人國亡避居海嶼中自號釣磯風度凝然如振鷺立鶴有志考亭之學不求人知著易解義書直解詩口義春秋通義周禮補亡

劉友益字樂三永新人國亡卜築萬山間杜門不與世接著通鑑綱目書法歷三十年而成

程煥字時可豐城人兩與鄉漕薦入元不仕著有易傳宗書傳通詩傳微學者稱巏山先生

繆主一字天隱永嘉人太學生嘗上書攻賈似道國亡隱居教授著易精蘊

劉辰翁字會孟或曰名會孟廬陵人太學生廷試因言濟王無後可痛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忤

賈似道意置丙科江萬里薦居史館又除太學博士皆固辭國亡不仕隱居求道自號須溪嘗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爲蘇武節李陵詩

黃公紹字直翁邵武人咸淳進士自號在軒國亡隱居樵溪長齋奉佛嘗曰少時讀康節詩有草書萬里舊山川之句每恨此生不見斯事今四海一家而余老矣惟知北遊玄氷之上問道於無爲而已著韻會擧要

錢選字舜擧號玉潭霅川人景定進士元初有吳興八俊之目趙孟頫爲之首而選亦與焉及孟頫被薦諸人皆附取官達選獨齟齬不合流連詩畫以終其身

龔開字聖予淮陰人少負才氣博學好古尤邃經術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中國亡節操愈益高峻作文天祥陸秀夫傳吳萊稱其不減遷固而詩蒼老有力開感時憤激作宋江等三十六贊因曰江之所爲雖不得自齒然其識性有過人者古稱柳盜跖爲盜之聖以其守壹而至於極處若江者其庶幾乎跖與江與之盜名而不辭躬履盜跡而無諱豈若世之亂臣賊子畏影而自走所爲近在一身而其禍未嘗不

流四海嗚呼與其逢聖公之徒孰若跡與江也

陰幼遇字時夫奉新人登寶祐九經科五世同居國亡不仕著韻府羣玉兄幼達隨字註釋

李旬金字仲和號竹山溧水人以進士爲無爲軍節制官入元不仕工書法撰稽古韻存古正字編

陳仁子茶陵人宋末應薦舉不仕於元博學好古輯文選補遺同時有王顯謨者亦抗節隱鵞山

宋秉孫字彝父建陽人篤志厲行博學能文嘉定進士官主管館閣文字國亡不仕以賦咏自娛

俞琰字玉吾吳人寶祐中以詞賦稱國亡隱居不仕於書無所不讀精於易好鼓琴所著書千餘卷

金應桂字一之號蓀壁錢塘人嘗爲縣令元初隱居風篁嶺著書工書畫性高亢不肯爲人下筆

汪元量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人以善琴事謝后王昭儀從三宮留滯燕京元主聞元量善鼓琴召使鼓琴一再行髮髮有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遂乞爲黃冠南歸元主許之少帝及故駙馬楊鎭丞相吳堅留夢炎參政家鉉翁文及翁提刑陳杰昭儀王氏宫人王清惠張瓊英凡二十九人釃酒城隅賦詩餞之元量鼓琴叙别哀音促咽莫不淚下如雨元量長身玉立

修髯廣額音若洪鍾在燕日訪文天祥于獄中倡和詩多記北遷事少帝及故宮人學于元量皆工於詩詞及南歸往來彭蠡匡廬間世莫測其去留

何時字了翁樂安人知興國縣文天祥辟署帥府機宜後歸鄉里天祥開府南劒時又起兵趍興國復崇仁縣未幾虜兵奄至軍敗削髮爲僧竄迹嶺南賣卜以自給因號堅白道人

杜濬之字若川明春秋領鄉貢華世後感激自悼矯行晦迹寄食西峰僧舍以終嘗以詩述志云寧枉百里步曲木不可息寧忍三日飢邪蒿不可食

雷思齊字齊賢臨川人國亡獨居空山中去儒服爲黃冠師人稱空山先生撰易圖筮通辨義載於道書中詩豪健有奇氣

雅亭遺稿卷之四



雅亭遺稿卷之五目錄

文

雅亭遺稿卷之五目錄終

雅亭遺稿卷之五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文

宋史筌編撰議

先是 上在春邸以宋史煩冗迺於 視膳之暇親御朱墨而筆削之釐爲八十卷名宋史筌 御極之後 命直提學沈公念祖撰義例甲辰公除積城 命携至官更加校正凡四年始完義例中亦有承 命追改者

宋史之庬雜其弊有二總裁之不學也撰進之太促也總裁脫脫稍有學識而阿魯圖則其自奏曰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云其鹵莽如此至正四年始纂宋遼金三史翌年進呈其忙迫如此柯維騏宋

史新編閱二十年始成惜乎其不傳也修史官揭傒斯附歐陽玄之私情違楊維楨之公議幷列遼金以爲三史玄非外藩人主論乖剌其罪不容誅而維騏新編始辨正統功亦不少也歟

帝紀志傳之綱領也記大事者欲其統會立書法者欲其謹嚴而宋史本紀尤失體裁故芟其冗衍務歸精約汰其疊複庸期齊整間以續綱目續通鑑補其闕漏

南郊圜丘其號雖殊其所祭天則一也本紀或曰南郊或曰圜丘極其錯雜故幷改南郊

本紀中皇后太子崩薨必書而妃嬪宗戚之薨卒不書宰相執政之在位而薨卒者必書以知替代其他諸臣不書薨卒

本紀所載詔命小事秪稱詔云云命云云而事實稍多者或稱詔以云云或稱詔曰云云

本紀中宰相執政拜罷考其年月一一書之本紀本傳及宰輔表互有異同詳略不齊故細加攷証期於歸一本紀中外蕃朝聘使价往來無遺書之而遣使賀外國僞太后生日則曰遣某使某國賀其母生日舊史稱太后稱生辰甚至禮志有曰大中祥符二年

北朝皇太后告訃使來今改以契丹主母殂告訃使
來
陳壽作三國志創立先主後主之號顧炎武以爲今
之君子旣非曹氏司馬氏之臣不當稱昭烈爲先主
其言可謂明白痛快炎武又稱後主爲末帝蓋因劉
知幾論後漢書劉玄列傳以爲東觀秉筆容或諂於
當時後來所修理宜刊革之言而發此議也嘗攷萬
斯同撰宋季忠義録有恭帝端宗末帝本紀炎武斯
同皆 明之遺民也其論議撰述實有深意故今修
史筌不曰帝昺特書爲末帝焉

后本紀以妃追冊爲后者亦載于紀而惟祔太廟者
預焉至若眞宗潘后雖不祔廟乃是潛邸之夫人故
特載紀中如仁宗張貴妃之類雖曰追冊爲后卽一
寵妃而亦不祔廟故不爲立紀而附之
年號之大中祥符太平興國秪稱祥符興國甚無謂
故一一具書亦有年數加書者假如景德但有四年
而或稱五年之類甚多故指一釐正
宋之官銜最爲冗長官至宰輔者或有事實無多而
履歷連書幾至二三十行故段段以歷官某職累遷
某任爲例務從省約

宋史生謚如韓琦傳不入中書堅辭位堅改以固王
嗣宗傳會愆雨改以會天旱王古傳墮崇寧黨籍墮
改以罹薛良顯傳贈恤良渥良渥殊厚之謂而欲典
反陋故刪之王曙傳隋東皐子績之後也改以唐大
樂丞續之後也查道傳深信内典改以深信佛書徐
起傳賑餓殍餓殍是僵死者安用賑活改以賑飢民
聶昌傳本厚王黼改以素善劉昺傳討定彝器改以
鑑定如此改正不可勝記

宋史脫漏如何㮚傳金人再邀欽宗欽宗有難色㮚
與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此一段見落而論曰再
請金營㮚實誤之與傳相違考通鑑續編欽宗再幸
事補錄劉應龍傳秖書知崇寧縣不書他官履歷中
間忽書按劾丁大全致大全傳有監察御史劉應龍
請加竄云云遂添書監察御史於應龍傳至若劉琦
錢顗傳不書登第及他般出身之事而官則侍從也
如此者無路塡補姑闕之

宋史重複如韓綜傳末旣書子宗道爲戶部侍郎寶
文閣待制因書綱子宗彥云云又書綜子宗道歷官
至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滕宗諒傳附劉越而越傳
中又附宗諒宋綬傳第三行旣曰博通經史百家下

段卒後又書博通經史百家如此處逐一刪改至若
韓熙載旣載于南唐世家諸臣傳又載于文苑傳故
文苑所載者拔之林霆旣載于儒林傳又載于忠義
傳今刪忠義所載而移載于文苑程師孟已載于列
傳第九十又載于循吏故循吏所載者拔之
志傳中廟號初現書某宗其後累現秪書帝若更一
朝則又書某宗及帝如例
宗室世家依王維儉所定宋史增理宗考榮王希瓐
而希瓐無事實可書考宗室世系表自冀王惟吉以
後七世及理宗卽位追封榮王事爲傳附載于燕王
德昭之派宋史第四百十三卷趙汝談等七人連書
立傳全沒體裁亦考世次移附于各派之下
外夷傳在在譌誤而高麗尤甚年紀名號動輒紕謬
事實俗尚舉皆顚錯故以高麗史王世家爲標準而
改撰焉
高麗西夏遼金蒙古雖曰外蕃係是大國故俱有總
論其餘蠻夷仍舊史不爲立論
李全卽一盜賊而其傳分上下編凡三十六版楊愼
譏其文獘今刪汰爲六版
程珦朱松事行學識眞正名儒而至若珦識周敦頤

於獄掾因與爲友後又薦官使其二子從遊焉崧私淑楊時托其子於所善胡憲劉勉之劉子翬有宋之大闡儒學寔二人之功也然宋史道學儒林不爲珦松立傳大是缺典故取其行狀別立二傳

藝文志書名之舛繆卷數之譌缺撰人之舛誤部居之荐複一一釐正以馬端臨經籍攷鄭樵藝文略參互攷証秪取宋人編纂者而御撰諸書必錄之于部首諸臣所著不盡拘時世次序至若撰人名亡及有書無卷者別附于每類之下而詳註焉

宋史嘗別立傳而不立者甚多故詳攷分別如樂史自樂黃目傳剔出立傳于文苑王則自明鎬傳剔出方臘自童貫傳剔出而立傳于叛逆之類也

儒林傳胡寅胡寧胡宏李心傳道傳兄弟次序倒錯故釐正大抵親屬知舊混載傳中當附而不附者另揭傳外不當附而特附者故隨輕重而正之

天文志雲陰之陰字或曰陰或曰霽而霽與陰一字故擧改以霽他皆倣此

高俅本蘇軾小史因王詵得幸於徽宗官至使相而能不忘蘇氏佞幸中稍異人心者也採摭王明清揮麈錄所載俅事別立傳補佞幸

元吳立夫撰桑海錄明程克鄞撰宋遺民錄李小有撰廣遺民錄萬斯同撰宋季忠義錄今其書不可得而續則博採羣書牽連而書之爲遺民傳嗚呼宋社已屋而版圖盡爲虜有惟遺民者隱忍畏約孤行孑立嘻嘻咄咄如癡如狂隱然爲蒙古之勍敵何其壯歟讀遺民而不歔欷飲泣者非忠臣志士也

李楷曰宋之存亡爲中國之存亡旨哉言乎然蒙古匪惟亡宋亡中國而已實亡宋史與中國之史也史筌之作紀二帝傳三虜添姦臣蒐遺民此其大綱王者之起必有取法者矣是奚但存宋史抑亦存中國之史也與 高皇帝廓清元虜再闢乾坤匹美偉烈猗歟盛哉

剏業之君追尊先世昉於有周而漢之高祖只生尊太公爲太上皇肇稱極尊之美號洵爲萬世之典禮當是時昭靈夫人雖不在世而係是高祖之父母則太上與帝等而昭靈與后齊也然司馬遷史記不立紀傳蓋理不可屈而史不可私之微意存焉魏志晉書始置操懿於本紀之首何其悖也宋史追尊四祖不立本紀而略叙於太祖之紀惟杜太后則載於后傳之首是由生時得稱尊號而然也歟然則匪惟有

達於遷史之微意或以太祖父母之存亡低仰其史法則乾坤之位不定矣帝王之孝不全矣若倣金史別撰僖順翼宣四祖爲世紀置諸篇首仍列叙崔桑劉杜四后於諸后之紀尚或可也然其事蹟不可復攷則今於杜后本傳各以事類分編於太祖太宗本紀之中亦惟愈於闕宣祖之紀而存杜后之傳也

公主之號始於周之中葉嫁女于諸侯以天子至尊不自主婚故使同姓者主之謂之公主歷代因之宋朝襲漢唐之制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或以美名或以國至祖姑而或加兩國政和三年蔡京建議始改公主爲帝姬加以美名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列朝諸公主皆追改爲帝姬焉周姬姓故謂其女曰王姬其時諸侯如宋齊之女亦不曰姬而各氏其姓曰子曰姜今宋之趙氏系出於嬴則不當稱姬也明矣蓋王安石以周禮爲理財之書如行青苗之類皆有所因而京紹述安石期盡行之圜丘方田之類是也至於改公主爲帝姬而極矣京又請免茂德帝姬見舅姑行盥饋之禮徽宗不從焉噫小人之心殆不可知也南渡以後始復公主之號故公主傳惟徽宗之女稱帝姬以見一時之制

云爾

武藝圖譜通志凡例 己酉五月 命公及朴檢書齊家同纂詳見于附進

巾說

韓嶠武藝諸譜六技一卷並前後增總二十四技
賜名武藝圖譜通志今旣蒐輯衆技博引羣書奄成
一統其於名例若不改正則本末易混主客莫辨故
倣大典通編例隨其舊新標以原增其目則以小字
書於下其文則以大字標於上旣標於上則雖更端
不爲疊標互蒙上文然後命名通志之義始爲明晰
若有辨証小則句間雙書案云云大則別行低一字
書案云云凡原增字案字皆加匡白文宏綱細目悉
稟 睿裁
博攷 列聖朝建置軍門編纂兵書及內苑試閱倣
前史本紀年經月緯逐事排次命曰兵技總叙別爲
卷首但古今所記詳略不同故無年者只書某 朝
無月則姑闕焉內苑試閱之逐年疊行者曰歲以爲
例參差不一見者日後亦如之至若 御苑御堂之
或書或不書槩從試藝目記
兵技不出刺砍擊三法故今以槍刀拳三技爲首各
以類從交戰出於倭劒因以附之馬才近于擊毬次

其下騎步冠服圖說又次之各營技藝傳授各異作
考異表附于末

叅閱諸書器械圖式若有製摸可以取法勝於今式
者則先圖華式次圖今式又有倭式則次于今式以
備照式改造

原書器械圖解皆從戚書截出而圖傍縱橫細書者
此編或展爲大書故節略湊合之間或有一二字倒
揷更定者取其語簡意完

戚氏紀效新書茅氏武備志俱爲是編之表準匪比
他書之泛引者故他書則曰某書曰云云至於戚茅
之書特書戚繼光曰云云茅元儀曰云云匪曰畀之
以示慣串習尚之意又撰戚茅小傳載于卷首俾人
人知其事實

採摭韓嶠事實訓局緣起合成案說一篇載于技藝
質疑之下使前人剏始之功久而彌彰

此書欲使將領卒伍人人曉暢故或有僻字奥文另
註音義至若人物輿地器用動植之倫約略註解而
平常者不足費釋稀僻者不必强疏用除繁蕪務取
清簡

檜制宜審桿材劒制宜審鐵品故古今各國桿木及

煉鐵之法並次槍劒之下以資擇用

原書有藤牌而今制無鏢槍盖刀鏢與牌相隨然後可攻可禦今附刀鏢于藤牌之下

雖非今人所肄習而如劒勢及棍法拳法可資擊刺者博攷諸譜各次其下

舊圖或有左右失勢長短違式者今逐段審究人物則别其衣紋向背形名則辨其圓尖銹漆

步軍冠服舊圖依戚圖帕首急装不解其色樣今皆釐改

舊書所繪各技步軍一張一面或二或三或四人數

不同眩於究審今則一張兩面各作上下兩格上格書各技之勢下格繪人無過二箇馬上諸技依舊一面只一人

圖在下而譜在上譜說不得不隨圖分合步軍則雖並立一面而有别爲一勢者必圈其譜以别其第二人如倭劒千柳流柳彼流鋭刀舉鼎點劒之類是也其在初行不與上文相連者不圈馬軍則有連上文總結之語而文旣分屬有若專屬下段者然如月刀左顧一揮下有右顧一揮者三次之類是也此則又當連上文看

舊譜有散圖而無合圖今倣武備志諸勢總譜例作譜而武備志之圈書勢名者悉代以圖又依輿圖百里尺瀘承以棋盤影格以均步法

舊書總譜退則順書進則逆書殆有甚於貝葉之旁行今悉圈其勢名綴以墨線隨其地勢書其起終使縱橫環轉逐路尋線瞭然可得

原書諺解錯置圖譜之間未易繙閱今剔出諺解另編一書附之可以便覽離之亦足單行且其話頭古今有異都鄙相混故一一釐改而器械制度及新撰解說姑不翻譯以就要約

銳刀既以茅氏勢法爲圖譜而與今連習之譜逈異故不得不以今譜別作總譜又別作茅說解使已習者不廢所學未習者知有所本

棍棒甲乙之勢最多相類故刪其文只曰某勢至某勢同上云云而諺解則欲令易曉故並依本文疊書

武藝圖譜通志附進說

本朝兵制始備於　光廟浸盛於　孝廟而逮我
聖上宏綱細目莫不畢具凡郊幸大閱以外武臣之角射衛士之較藝歲有恒期月有常程萬幾之餘以試以勸大聖人不自暇逸貽謀經遠之略可謂盛矣

上之十有三年己酉秋　上召諭臣德懋臣齊家臣東脩等曰武藝諸譜所載棍棒藤牌狼筅長槍鎲鈀雙手刀六技出於戚氏新書而　宣廟朝命訓局郎韓嶠遍質東征將士撰譜刋行者也　先王己巳小朝代聽庶政歲己卯命增入竹長槍旗槍銳刀倭劒交戰月刀挾刀雙劒提督劒本國劒拳法鞭棍十二技纂修圖解作爲新譜語詳　顯隆園志予卽阼初元聿追　先志始命並前十八技肄習試取又增騎槍馬上月刀馬上雙劒馬上鞭棍四技今又以擊毬馬上才附于其下猗歟　列朝編纂兵書建置軍營締造鞏固計無遺策然器仗之式擊刺之法顧未有詳傳騎曹訓局御營諸軍或習焉而勢有同異蹤訛襲謬非細故也及今無事之日編成有用之書則敵愾禦侮可期實效玆以武藝新舊譜二十四目盡畀爾等看詳編摩賜名武藝圖譜通志爾等其博蒐廣考以爲疏解發凡起例正其體裁凡厥得失亦復論斷使其段落更端毋或舛攙混淆俾揚前輩之美意毋貽後人之譏議焉因命開書局于壯勇營出內府兵家二十餘部以資考檢亦有名物事文可以旁引百家者命臣德懋繙閱古觀秘書臣齊家則撰

韓之暇繕寫鐫本臣東脩與嘗校之知兵者察試技藝董飭開雕三閱月而工告訖書凡五卷臣等竊伏惟念古之以書生談兵者若杜牧陳亮唐順之之流皆能通經學識時務口陳手畫磊落慷慨讀其書凜凜猶有生氣至如我朝之韓嶠白衣爲郎世推國士無論其有開刱武藝之功即其周旋於駱千斤劉大刀之間者已足以發奇偉之觀而長志士之氣矣臣等祿祿學未通方才不適用方之古人無能爲役於萬一而惟我 聖上思深聽鼓歎發撫髀搜幽闡微惓惓於韓嶠之書至使臣等發揮潤色流布永久編摩之際輒飭臣等毋或掠其美而掩其善大哉言乎臣等每奉 聖諭未嘗不攢誦而激昂使嶠而有知寧不鼓舞於泉下也臣等謹考班固次兵家流權謀形勢陰陽以外別叙兵技巧蓋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新羅之武烏兵法高麗之金海兵書逸而不傳今不可攷而中國歷代器械之書亦或不傳言制造者莫詳於考工記而辭義奧邃六韜有兵用篇略而不備惟宋朝曾公亮武經總要兵器圖式最號精該王氏圖會戚氏新書茅氏武備志及圖書集成戎政之典咸宗是書而韓嶠之書旣出

戚氏源泒明白有圖有譜按而行之如指諸掌亦可謂有用之學矣或曰兵者智謀而已矣陳猶末耳況於器哉故曰運籌帷帳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彼回旋踊躍哮號示勇者一人之敵耳奚有於勝敗之數哉是則有大不然者嬰兒持劒賁育避匿者畏其器也孱夫之一擊勝於勇士之百打者得其勢也故有謀而無陳與有陳而無器有器而無勢均之不可以爲兵方其兩陳相接彼之刀必剸而我之鋒已折敵之甲不穿而我之矢已鈎當是之時雖使玄女握機風后司命猶鷙鳥之鎩翮猛獸之剪爪將無所施其智謀矣此圖譜之所作而爲今日之急先務也是書旣以　列朝所撰兵書該載卷首而　當宁御纂兵書如兵學通肄陳總方已刊頒者外内府謄本猶數十餘種臣等循次編錄則　上以事近夸耀不許至矣哉我　聖上撝謙之德也葢嘗論之兵學通爲營陳之綱領武藝通志爲技擊之樞紐夫通者明也該也體用互須本末相維談兵之家捨此二通亦奚以哉譬之於醫推驗運氣診察經脉陳法也草木金石器械也烹炮劑研擊刺也若曰運氣經脉識其大而已安用彼區區藥料之佐使云爾則肅師而止耳夫我

國之人讀書者徇空虛而略名物制器者溺見聞而昧度數百藝窳荒不師古昔雖有忠智强力之臣徒手馳騖何補於事哉今我 聖上撫熙運而御至治文置奎章武設壯勇神明禮樂煥然改觀破膠固之習適弛張之宜以至一藝之工一事之微莫不濯磨淬厲綜核名實則通志之書特制作之一耳雖然百工之事大抵皆出於聖人故三代之器逾古逾巧古之名將皆有巧思史稱諸葛箭袖鎧五石弩射之不入都穆評漢槍精緻歎古人作一器未嘗苟且今我國方數千里據山海之利地非不足矣倭人購晋州之鐵鍊成實刀哥舒二年之木北使得之以爲珍則材不改求矣駱尚志曰以一教十以十教百數年之内可得精卒數萬則民不異於曩昔矣苟能董百工以治其器募良師以習其藝凡在登壇制閫之列荷戈執殳之流悉能按圖考譜通其術而究其用則可以策全勝於不戰垂鴻烈於無窮國需楨榦之材家播干城之詠矣夫獅子弄毬跳踉偃仆終日不休及其搏象搏兎皆用專力者毬之所推也倭人燕居前置藁枕手把木刀閒漫擊枕以習其勢技安得不神乎夫兵不得已也然聖人用之以禁暴止亂之義則

未始不與利用厚生相爲表裏故春蒐秋獮所以簡其馬也鄉飮之禮所以習其射也以至投壺蹴踘之戲莫不有微意存於其間則是書之作又豈特兵家之一事而已哉推而廣之凡農圃紡織宮室舟車橋梁城堡畜牧陶冶冠服盤盂民生日用之具所以事半而功倍者舉將牖其迷而導其俗紹周官之遺則襲華夏之舊制朝廷講實用之政黎庶守實用之業文苑撰實用之書卒伍肄實用之技商賈通實用之貨工匠作實用之器則何慮乎衛國何患乎保民也哉臣等躬逢右文猥承纂次之任豈直爲托名文字之榮而已萬世昇平永賴我 聖上止戈之化云爾

兵志周軍制論 辛亥七月 命纂輯 國朝兵制開局於秘省與柳檢書得恭朴檢書齊家同纂其歷代外國兵制下段各附論說公有周唐明倭四論

王宮內外不可不嚴密故周自文王以來謹於內治宮正宮伯罔非正人綴衣趣馬亦惟吉士非王族則皆功臣之世與賢者之類爾是以奉燕私則從容養德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虎賁八百人卽天子之親兵祿比下士足以代耕與六鄉之軍無事則散有役則召不同焉者重宿衛也夫天子六軍見於夏書胤侯之征而大司馬之職唐虞之際闕焉無聞以其古

者兵刑合爲一官然夏承唐虞則古亦有司馬之官
而其制不可攷也制軍之政至周大備以田定賦以
賦出兵征伐隷之司馬伍籍屬之司徒居則爲比閭
族黨州郡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故寓兵于農寓將
于卿父子相繼無招募之繹騷而額不缺耕稼自給
無廩餉之經費而食常饒有事調兵則天子以一牙
璋發之六軍之命制于至尊事已則爲軍將者蕭然
釋兵亦何患乎久握戎權飛颺跋扈有如後世所謂
强臣也哉若其聯比挨次大小相維六鄉在於百里
之内而爲正軍六遂在於百里之外而爲副倅合之

則當爲十二軍而以其迭用故常時秖是六軍七尺
六尺之征以其才也六十六十有五之舍以其齒也
毎家惟取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美卒以備更休皆
寬民之力而亦有校閱之制田獵之禮坐作進退以
講武也刺伐擒縱以簡衆也可見聖王居安思危之
意吁其至矣蓋成周制軍之法此其大略而萬全無
弊可謂盡善然迨及數世司馬世官爰以命氏馴至
諸侯更霸列國專征世卿帥師大夫藏甲孔子作春
秋凡書帥師譏權臣也聚民而爲兵兵安得不惰聚
兵而專將將安得不驕魯之丘甲齊之内政晉之三

行鄭之丘賦楚之荆尸逾變改而逾僭擬蕩然無復周王之制至於秦之上首功而生民之禍憯矣

兵志唐軍制論

府兵之制昉於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倣周典置六軍合爲百府隋因其舊定其制爲十二衛至唐而始備以二府統十二軍以十二軍統六百三十四府三代以下之兵制未有如府兵之善者其爲利者八中外相制上下相維一也民無失業可以省養兵之費二也兵有定籍可以省召募之煩三也無事則散耕有事則聽調三代寓兵于農而府兵則寓農于兵是兵農雖分猶不分四也更代番休無長征久戍之兵而民力不困五也兵興則命將兵罷則將歸于朝擇握兵之權六也兵不精者罪其折衝與刺史責任旣專則士皆素鍊七也兵皆土著而安業顧戀宗族人自戰家自守無逃亡轉徙之患八也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鎭守使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昇平日久府兵漸壞爲人所賤百姓耻爲之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以繒帛寄府庫晝則苦役夜縶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一二張說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此府兵之

始變也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變廢而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戎器糗糧幷廢此府兵之再變也李泌欲復府兵而未果也憲宗中興亦宜復舊急于近效不爲遠圖惜哉自府兵壞而方鎭盛玄宗之西狩代德之播遷所藉而興復者方鎭之力也能禁方鎭之不强盛而逆命得乎方鎭旣盛而天子失權恃以自衛者惟禁軍安得不增置羽林龍武神策神武等諸軍乎方鎭之盛也甲兵險要財賦人民擧以委之悍將得兵權以劫天子禁軍之盛也蔵姦民蓄逋逃無勝兵而存空籍又諸軍皆以宦官主之僖宗以後方鎭與宦官相爲仇讎天子右宦官則召外禍右方鎭則啓內釁推其原則皆廢府兵之故也蓋府兵耕戰之兵也彍騎召募之兵也耕戰之兵廢則召募之兵起府兵之壞壞于天寶之怠荒非彍騎之禍也

兵志明軍制論

元起沙漠兵制簡略不可爲法故　皇明接元之後而未嘗因元之舊蓋　太祖久歷戎行洞悉古今之利病斷自宸衷制爲畫一之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

衛爲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旣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有唐府兵之遺意衛所都司猶唐之折衝府也五軍都督府猶唐之二府十二軍也其法最爲盡善唐一變爲彍騎明一變爲團營皆不得不變者也然初制不可復弊遂以璫團營之制簡精銳一號令兵將相習其法頗善而歷累朝更營制威益不振 毅皇帝集九邊家將突騎數萬人聚京師號威武營 帝自爲大將軍而十二營之號固自如嘉靖初兵政廢弛邊報歲益急團營見兵少僅選三萬騎號東西二官廳而團營所餘者非老弱則入元帥中貴之私家後罷十二營復幷爲三大營然弊源已深不可以救矣大抵衛所之兵疲於番上京師之旅困於占役馴至末造尺籍久虛行伍衰耗流盜蜂起外蕃充斥宦竪降於闖門禁軍潰於城下而國統遂墜矣

兵志備倭論

日本地形如人字逶我國東南二海東海比西海尤深常多大風水性悍急絕無島嶼無以避風經宿且白頭山大麓濵海而北迤南走自慶興至平海無一平地故東海自古無邊虞惟高麗高宗戊午東眞餘

孽以舟師來圍高城之松島而已自文宗以後倭寇始作而止於嶺南海沿忠宣時至犯湖南之羣山楸子等島忠定時至犯京畿之三木紫燕等島恭愍時至於海西之鳳山關西之宣川大抵西南海沿無歲不侵而關北嶺東一不入寇至恭愍二十一年始自咸興轉入北青爲萬戶趙仁璧擊破二十三年寇江陵及東界諸郡辛禑九年又自江陵入淮陽至洪川又入咸興端川洪原北青我　太祖征之大破於咸興之兎兒洞此非陸奧伯耆之倭直渡東海者而乃平島對馬之賊來自嶺南寧海丑山島而入寇焉陸

奧最近我國倭人言壬辰秀吉之入寇也時未得薩摩故不敢從一歧欲從陸奧以北而別有海路浦泥沮洳鋪竹籬四百里欲渡兵馬猶畏其陷溺而未果云日本東北海中有蝦夷國一名獲服一名日高見國又號毛人國其南海浦名松前卽志摩守之城居至陸奧之津經海上一百五十里自松前至曾宇夜三千八百里卽蝦夷之北界至加良不止島四百三十里卽與靈古塔東北三千里飛牙喀地方相接飛牙喀人衣魚皮以犬負載地常泥濘一人足踏舉地皆動菰蒲彌滿居人乘橇以取鴈卵蓋倭人指此地

謂秀吉鋪籬欲渡遂誇耀我人也蝦夷衣獸毛飲魚膌鬚長如蝦行無足音登高行險捷於禽獸能行水底勇悍無比箭藏頭髻刀佩衣中草烏頭藥塗鏃射人肌膚腐爛急剥瘡皮研傅生蒜始得不死嘗侵掠日本王子武尊討平之仍爲奴國壬辰之難加藤淸正深入北關獲松前人世琉兜宇須者其人風飄留居濟州二十年淸正得之甚喜以嚮導改名後藤次郎近世東萊人亦嘗漂到蝦夷而還則蝦夷之境與我北關相近籌邊之臣不可以不知至若阿蘭陀雖非我之隣近亦不可以不虞一名荷蘭一名紅夷亦

曰紅毛在西南海中距日本一萬二千九百里其地近佛郎機深目長鼻鬚髮皆赤足長尺二寸常擧一足而尿如犬習西洋耶蘇之教其所恃惟巨舟大礮舟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樹五桅或八桅置二丈巨礮發之可洞裂石城世所稱紅夷礮卽其製也爲海中諸國之患 明末據臺灣後爲鄭成功所敗嘗往來交易于占城呱哇等三十五國自爲都綱每年六七月船載各國珍品異物來泊長碕互市倭人以我國人蔘詑爲土産而餌之博其重貨 孝宗四年有漂船泊于珍島洋死幾半餘者三十六人轉泊濟

州不通言語文字我人但稱西洋或稱南蠻竟不知爲何國人先是有吉利施端者從蠻舶來泊日本島原以耶蘇之教誑惑民衆祝天廢事惡生喜死關白家康捕斬之小西行長亦坐誅 仁祖十六年行長家臣五人被竄于島原者復煽動邪教徒黨至三萬六千人襲殺肥後州太守關白發兵剿滅仍約我國詗察餘黨之往來海沿者至是濟州人見漂人試以倭語呼吉利施端則漂人皆歡喜 朝廷遣譯人朴延來審延亦漂人隷於訓局本名胡吞萬改稱朴延延見漂人叙話垂淚漂人皆願服屬遂分隷于京外諸營有善星曆者及善鳥銃大礮者十四年留置全羅左水營者八人潛乘漁舟逃至長碕對馬島主書契有曰阿蘭陁即日本之屬郡而今留貴國者八人逃來長碕又曰其餘留在貴國之人必是學習耶蘇者執言恐喝要索權現堂香火之資我國雖始知漂人爲阿蘭陁而亦不深辨其非日本之屬郡也日本狡悍爲我强隣而駕馭蝦夷牢籠紅毛唯其指使如虎傅翼天下之事變無窮而患生於所忽乎常無事之時不可不商確四方蠻夷之情狀亦不可以窮遠荒絕忽而易之也

奎章全韻凡例

壬子三月以塲屋頒行韻書多鹵莽命改撰務令繁簡適中

乃以四聲分四層吉叶古通多取邵氏韻略

三韻通考未知緣起似是　世宗朝命儒臣編定者至今爲藝苑之懸法且其三格橫看倣古表譜之例至爲簡要然但四聲昉於沈約則硬定三韻名實不協故今定四格併編入聲今韻平聲三十部入聲十七部章黼韻學集成始以十七部分係于三十部蓋入聲雖是閏聲究其中聲犁然調叶但支微齊佳灰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韻無入聲今定四聲槪從章氏而閣臣徐命膺編奎章韻瑞已有此例

三韻通考蓋出於禮部韻略韻府羣玉洪武正韻諸書而所收至約註解不過二三字操觚者奉爲甲令士不宏博諒非異事金濟謙與成孝基同編增補洵爲近正無論原韻增韻間有稀僻不删一字者以其行世已久人皆貫串也故今又續補仍與舊增彚次于各韻之下較今中華所用古今韻略康熙詩韻不甚零星反復勝焉註解則博證羣書較舊頗詳如舊註只稱木名草名水名地名之類已極疎忽其餘事物名義蓋多脫漏逐字添註略悉梗槪字體則壹從正韻字典點畫偏旁往往釐正務盡謹嚴以爲朝野

之模楷

蒙古亂華音韻舛譌　高皇帝旣定天下命宋濂等壹以中原雅音更定之今編韻書就洪武正韻字母而從四聲通解諺飜之音東音則律之以字母之法各字註解之下以諺字書華音圜匡東音方匡俱鐫白文不煩更書見溪等字母德紅等飜切而一諺字定以該括亦甚簡便近世一種韻書以諺字大書東音其下小書華音位次倒置有欠正名故一切改正而不從

近世朴性源正音通釋華音則不刪俚音東音則特揭俗音寔爲適用之書而今編韻書務從典雅故至若華音之兒音올二音을之類明是蒙古遺音倂屬刪汰東音之俚俗者人皆自知何必更說然今編韻書爲詞林之木鐸正音通釋作鞮象之指南與之幷行固不相悖矣

洪武正韻排韻俱用字母之次互相爲統今倣其例以諺書俗稱反切之次爲定一字互見於平上去入者字傍平則標○上則標●去則標D入則標◗互見他韻者註部首字加圈匡一韻內字同而音義不同者註諺音加亞匡同字異形者註全或籀或古或

俗非同字別義者全字下註別義異字通用者本義下註全字一字而通用二字者書於二字之間註全上全下

諺字一依四聲通解而俗所謂反切人皆易曉其中另有字母音所用難曉者如全清精字用ᅎ照字用ᅐ次清清字用ᅔ穿字用ᅕ全濁從字用ᅏ牀字用ᅑ左右側畫互有長短隨字母而不同難詳見於四聲通解字母圖人或疑眩故姑拈數段以示槪略侵覃鹽咸四韻終聲華俗皆呼爲ㄴ而正音通釋從之惟四聲通攷通解皆用ㅁ今從之

古者有韻自六經始而屈原離騷揚雄太玄焦贛易林莫不有韻漢儒皆能通曉沈約拘以四聲古韻失傳唐人精通古韻者惟杜甫韓愈白居易柳宗元至宋吳棫作韻補始有成書朱子嘗取之以釋毛詩離騷邵長蘅韻略爲近世通行之書而各韻之下編吳氏韻補及楊愼轉注古音與長蘅所自補若干條今約略抄附俾藝苑墨客略識全豹之一斑至若按而行之則顧炎武音學五書在耳玆故簡而不詳亦係潘恩詩韻輯略例姑削註引只著書名且特揭翻切不標諺字者若因翻切華音固可繹而不敢以諺字

勒定東音愼重故也

古韻通轉諸家聚訟平聲之庚青蒸侵皆可通眞而眞與先不相通入聲之陌錫皆可通月職緝皆可通質而質與月不相通此卽吳棫韻補例也近世詩人吳偉業最喜邵長蘅韻略證諸古樂府及杜韓詩又質諸李因篤顧炎武定以東冬江相通眞文元寒刪先相通蕭肴豪相通歌麻相通陽無通庚青蒸相通尤無通侵覃鹽咸相通上去入視此爲例蓋亦不易之論今以爻附于各韻之下

五七律絶謂之近體近者非古之謂也不許通轉格法截嚴俗用一入一出謂之進退格或結句單通謂之平沙落鴈原係陋習不當效法五七古詩始可通轉而亦不必用古叶至於賦頌銘誄箴贊之類可以略用古叶譬如彝器之陳敦壘雅樂之懸鍾磬不廢古色古響東人全不察此强稱散韻唯口是矢縱有合作不可入選至如七言古詩押韻耀奇騁險以排奡爲致者不妨以一韻到底而歌行典托亦須迭用四聲每以平聲隔别然後音節頓挫古之作家大率如此

我東科詩頗具音調蓋亦古詩之流然古詩則通押

入聲科詩則一切不押豈非陋規且科賦不拘四聲隨口通押命曰嘴韻無所顧忌至於增韻固多好字如支韻之觶字獅字之類及其見於經傳之字本非透僻而不敢通押亦甚無謂自今主試者詩則許押入聲及增韻賦則依例通轉俾存界限期還大雅

祭妹徐妻文

惟我兄弟男女四人長汝六年我生在辛汝暨汝妹丁卯戊辰功懋丁丑其生最晩不及見妹幼時婉娩婉娩遊嬉森然在眼負必三肩擕必雙手餠餌中判果苽半剖丹鉛粉墨分劑左右芳菲花葉句排北南我念經史雙坐呢喃三綱五常并解同譚荒年艱食先妣多病播遷江干歲在乙丙糝麴淘艾口刺喉梗黃卷末醬燈影在糜殘肴腥鼻婢拾船鰤聚首數噍以溫慈眉家君遠遊久或歸家諱說前飢恐挑新嗟驪劇畏離守裾逶迤汝年二九歸于徐子徐子嶷嶷丰韶娟美女令壻佳父母孔喜越明年夏先妣捐世兄呌弟啼痛刻心肺較厥平日益相扶衛汝妹服闋爲元氏妻各抱一子撫古心悽有懷則往時月莫睽憐汝邇來載飢載寒炭不熾爐飡不登槃汝雖怡然萎黃上顏嗽轟肺喉痰簇肩脅去年維夏邀汝藥汝

汝舅捐館汝哭而去冬又急病余往灌藥邀來于家
臥第咯咯歷冬跨春沈綿旬朔不敢久留歸而謁姑
肉澌骨稜藥亦難扶暮春復歸難期回蘇家君衰晩
竭力以護厨則絶炊魚肉必具庶幾其啖在旁諦顧
孺人煮糜庚母抑搔婢子偶語揮手牢騷汝知不諱
心不搖搖汝妹來訣淚落汝腮汝只無言淚眼頻擡
我何忍見天日爲霾徐君來覲謂有何言答曰無言
勸君夕飡六月三日大雨陰昏昨夕今朝家人缺食
汝知聾感病以之革送兒歸家奄然絶息老親傢傢
父子兄弟惟玆三哭天下至聲汝今大寐其聽不聽
家君按禮乳母浴襲我與徐君絞歛嚴急手爲之戰
顙泚渫渫汝之夫黨我之朋儔君子仁人贈賻聿修
渴葬九日歸于舅丘先妣四子各肖一像汝之肖妣
頎然其長我於先妣爰肖其額汝妹肖語功懋肖髮
各自凝睇足慰悲但不見頎然痛悼難遏每到汝家
汝必驩然爲人縫鍼篋收傭錢喚婢沽酒笑置我前
我澆宅器勸汝汝承略分肴菜以啖阿曾今雖百往
觸目悲增汝妹今秋將移峽縣汝病方劇益篤愁戀
每年妣忌雙來忝見今年是日余益悲慟知汝不起
汝妹遠送明年此日二位俱空功懋五月取婦幾海

犀鞋烏帽爰習其拜病裏含愴婦歸難待事事傷心
我歿方忘爲吾弟者廿八星霜何嘗一日情義失常
徐君曰然爲吾妻者十有一載言談盖寡天資澹靜
不煩而雅褊悍可戢躁薄可鎭妯娌娣姒穆然無釁
似此女行應永其胤阿曾五齡與汝疾同羸黄而嗽
如覿汝容摩之煦之庶慰汝痌平昔人言兄弟凡幾
曰四某某是係同氣從今人問爲四則未麻木不仁
如剐肉骨兄憐弟降弟憐兄坳是理犂然有順無越
閲汝生死我則寃酷汝雖便宜我歿誰哭土坎幽黑
恐埋如玉嗚呼慟哉尚饗

祭友人文

彼佛有喩人生人歿泡沫芭蕉變滅如是泡雖善滅
尚有繼起蕉有宿根藹含生理今子之泡一滅而止
今子之蕉返綠難擬有逝莫回仍之無子一氣不傳
斯而已矣若或有嗣眉鬚宛似我時往抱諦想而喜
惟有墨蹟篋藏數紙思來一讀神精猗旎寒暄起居
俄從口裏䆕字疎行纔脫于指庶幾若覿忽焉難企
東門之東逶迤五里有楓聶聶酣霜而紫載酒同遊
佳約在邇曾未一月子胡至此葉惟餘妍酒尚新蟻
子獨大忘無聞無視名臣之後篤生善士品則祥雅

姿惟丰美士友心醉隱然爲倚期待珍重宜永福履
夭而無亂名不載史紅旌蕭瑟銘彼末仕寒冬十月
輀不留軌操文一哭逸子錦水冥冥恍惚于其側耳

羅統禦使逸事狀

公諱德憲字憲之姓羅氏其先豫章人後有浮海而
東遂籍羅州始祖高麗監門衛上將軍諱富至典農
寺正諱公彥佐我 太祖征倭奴大捷于雲峰有諱
自康 本朝務安縣監寔爲公五世祖生諱繼祖將
仕郎生諱逸孫典涓司直長 贈左承旨生諱晊司
憲府監察 贈戶曹叅判生諱士忱號錦湖尼城縣
監 贈左贊成師履素齋李仲虎 中廟褒賢孝
宣廟擢遺逸事載三綱行實克生六子人稱六龍公
其季也妣 贈貞敬夫人光州鄭氏僉節制使虎女
以公貴累 贈三世考妣爵如右公生于萬曆元年
癸酉六月自幼智慮沈深儀貌傑特鄭汝立逆獄起
錦湖公及公之三兄爲怨家搜壓者所中公年甫十
七憤徃斥之謀議者皆驚散錦湖公竟逮係 宣廟
特原之惟公則編配鐵原宥還業騎射丙申遭錦湖
公喪癸卯登武科文翼李公德馨薦公才諳拜宣傳
官出爲扶安縣監壬子授義州判官甲寅丁母夫人

憂服闋由水原府中軍陞通政丙辰滿洲酋奴兒哈赤僭號後金將駸駸東搶公每憂憤頗乘障自効己未以北道防禦使兼吉州牧使秩滿轉宣傳官甲子李适叛公佐都元帥張公晩破賊于鞍峴公後夫人與元帥之妻爲姊妹元帥欲達于 上加封賞公固辭曰縱有微勞公則褒之必來人言大丈夫安可受人之疑只錄振武原從一等除鳳山郡守戊辰移安岳郡守庚午爲御史所誣逮係時椵島副將劉興治殺其帥陳繼盛聲言 皇朝有命而跡可疑 本朝議討之欲先詗探 命擇可使者備邊司以公對自

獄中起攝刑曹叅議充接伴使入椵島則興治已移駐旅順兩兄興基興沛迭相守島島中洶洶公便宜應變鈎獲隱情陸續囘啓遂 命留劄宣川鐵山之間接應島衆辛未乃還壬申復授宣傳官癸酉充信使赴瀋金主列兵衛以見公不少動擧違約五條詰責仍潛覘虜中之疆域大小兵卒衆寡器械苦良與夫秣馬動兵之機歸拜定州牧使旋罷甲戌再以信使赴瀋會有謠言謂 本國助兵 明朝挾討金人故辱公百端拘之數月公隨事開誘辨其非實又密書虜情馳啓 上特遣宣傳官往諭之金人始許還

公乙亥爲昌城府使仍除義州府尹遞付副護軍丙
子二月以僉中樞復差春信使將赴瀋至平壤遇金
使龍骨大稱汗令請公還京待其竣事同往瀋中公
曰龍將之於汗令我之於　朝命其不敢違一也時
觀察使洪公命耉不受金使所帶西㺚禮幣故金使
尤悖慢以爲金汗已收大元五十餘王子天意人心
有所歸屬故將擬加汗大號貴國爲弟大金爲兄兄
旣有慶弟不可以不知西㺚之來爲講此事爾貴國
王子弟固當來賀公曰西㺚　明朝叛虜何以齒我
金雖加號何遽使王子弟來賀龍骨大竟以西㺚行
果議加汗尊號宰臣及太學諸生交章請斬虜使童
子投兎石逐之搆兵之釁盖自此始時公交于義州
武宰李公廓亦以回答使至金使逃歸邀二使謂之
曰我諸王子有書而貴國不受此何義耶公曰書果
云何若係加號我國君臣誠不忍受金使曰朝鮮徒
尊南朝不識天命我汗招降諸㺚恢拓疆域尚不可
以進位乎公曰我國臣事　明朝二百餘年君臣之
義炳若日星奈何以嫚語嘗我金使曰使臣入瀋諸
王子議加號雖欲不從得乎公曰吾雖首懸汗庭志
不可奪遂與李公同到瀋館龍骨大責以渝盟又言

朱氏皇覺寺一僧爾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安得久據
而有惟我汗待人以誠有戰必勝南朝刻薄其亡立
待朝鮮服事可謂非計公曰我國雖小悖理之事不
忍爲也龍骨大曰朝鮮聞我西犯請兵南朝謀乘我
虛我且先犯朝鮮公曰西犯之計吾實不知安有合
攻此金人先自渝盟亡何汗將出郊僭號俘譯鄭命
壽請使臣往觀以試公意公拒不聽四月十一日虜
數十騎來言汗欲受賀可整服而待公曰吾得死所
遂與李公東向四拜壞紗帽裂團領因拔佩刀授命
壽曰必欲刼我速斫我頸二公復相與解髮髻首縮
結交手指堅握鈎連而臥汗又使騎促執二公驅向
南郊時汗已受僭號曰寛温仁聖帝國號大淸年號
崇德八固山諸王子將校數千人排立左右兵威甚
盛促公立班於是虜人麕至執公手脚拖拽橫倒髮
鬚盡落幾不得呼吸時公年六十餘猶力拒如搏戰
狀不暫撓脊以示不屈俘人旁觀悲不自勝潛畫沙
中嘉公大節汗使人誘公曰參賀生不參賀不生公
厲聲曰寧不參賀不生不忍參賀生於是鞭扑亂下
血淋于衣地爲之赤俘人爲虜將者愍之曰兄弟之
國使臣一拜害義者幾何而不自恤何至此公曰非

有君命雖死不敢俘人曰多也多也多也者歎美之辭汗受賀畢拘公于館翌日汗出東郊又執二公龍骨大曰今日不拜大受刑小拘幽公曰殺則殺囚則囚爾仍大罵不絕口虜又敺之折右脅俘人廣寧摠兵見公且死密語譯官朴仁厚曰吾輩世仕明朝甘爲俘虜雖不死非人也今見使臣不屈咄我慚惶顧不欲生遂止其敺饋盛饌公氣絕復蘇卧踢其器守者失色汗又令拘于館翌日大會將議殺公汗兄子要雎諫曰彼以死爲榮若果殺之我有殺使之名彼有成仁之節亦恐貽笑於他國汗遂不殺一日龍骨大促公東還付汗書不許開見公曰開見有前規今不可受龍骨大迫置裝中使騎百餘押驅至通遠堡而歸公自念汗書押以新印不可齎又不可以毁棄乃渾藏白紙靑布之筩裹以一馬托堡人曰馬病裝重姑送瀋中以俟後日因使軍官馳啓邊上謠言公參賀虜庭觀察使洪公曒聞之上疏請斬境上三司及館學生趙復陽尹宣擧亦請按律時金公尙憲爲吏曹判書力言二人奉使抗義甚明白罪不當斬

上命謫公白馬城李公宣川椵島都督沈世魁因俘人聞二公不屈狀上奏 皇朝有曰逆虜迫脅 朝

鮮臣守義七月接伴使李必榮得奏本以啓臺論卽
止然世或謂世魁敢欺　皇朝噫人之不欲聞人之
善而必欲殺公如此及馬夫達持通遠堡所歸汗書
而至請加使臣不參賀不受書之罪宰臣崔鳴吉上
疏言抗節不屈擲棄汗書昭在人耳目沈世魁至奏
聞　皇朝且德憲狀啓之來也廟堂議加褒賞及橫
議猝發按以辱命之罪至謂世魁欺謾　皇朝臣恐
國家無以自解於　皇朝時隨行譯官申繼黯等訴
備邊司訟公寃九月　上特命釋公居數月金汗大
擧來圍南漢時公在羅州病瘧不得扈從明年正月

上幸汗營汗問羅某安在向者苦不屈今不得相見
耶自是我人入瀋者得公事尤詳承旨洪公命一以
質子歸言俘漢人有問二公謫戍信否曰彼皆不自
引決近乎辱命故罪之爾漢人曰出疆之臣見殺則
死不殺則不屈而已烏在其辱命因自指其頸曰只
爲惜此自毁名節不自引決我輩之謂矣正郞李穉
嘗見瀋人壁上揭二公抗節圖　烈皇帝因沈世魁
所奏遣監軍御史黃孫茂降勑褒諭于我而椵島已
破莫得以聞惟韓平君李慶全得其實而書報李公
甚詳至是公之誣稍稍伸雪　上亦嘉之擢拜三道

統禦使己卯乃遞明年正月卒享年六十八葬于務安縣浮珠山公有二配咸陽吳氏全義李氏幷贈貞夫人內外曾玄孫總若干人公性簡亢持身莊重耻苟容言議激厲詆譏者蝟起而不少沮然料事動輒如神龍骨大之來留館也一日躍馬而逸人皆驚惑公急往見兵曹判書金時讓促令支供者往候于東關王廟曰此虜必陰覘南漢欲人不得測然歸必少憇廟中我若先迎候彼不敢謂我無人已而果如公言龍骨大憮然色沮公所謀畫往往出奇如此公沒後數年林忠愍慶業自登州至北京有人示公畫像

其受毆不拜流血糢糊宛然如昨林公遂載其事於日記後四十餘年公後孫零替不克有所表揚而世亦寖與之相忘 肅宗十年甲子開城留守李公選應 旨上疏請加褒贈言言切至於是 上下詢大臣領議政金公壽恒議以爲羅某大節卓然而往者朝論橫激請罪太峻今若追加贈命可以勸勵人臣之節 上命贈兵曹參判然朝野之記載或踵謬譌傳聞久遠瑕瑜相錯貤爵之典僅止亞卿 贈謚旌閭缺焉不修毅魄幽鬱烈士增慨者百四十餘年今上二年戊戌不佞隨使臣入燕得見乾隆所製全韻

詩注有曰太宗文皇帝建號祭天列國來賀朝鮮使臣羅某李某獨不拜左右欲殺之帝曰彼守禮義而不屈殺之不可乃放還本國云文皇帝者汗也公五世孫璧天聞有此事且悲且喜歲己亥齋公遺事哀訴搢紳 上聞之命特贈謚曰忠烈旌其門嗚呼危忠由是而益彰幽寃由是而快伸公議由是而亟定天彛由是而昭揭盛矣美矣無遺憾矣璧天以不佞於全韻詩事有與聞之功請記顚末余固不敢以立言自命略撮其家乘爲逸事狀

六書策 壬子八月 命公編纂奎章全韻書既成 命閣臣尹行恁徐榮輔南公轍承旨李書九李家煥校書校理成大中檢書官柳得恭朴齊家校正仍 命諸臣對策

王若曰書居六藝之一焉自昔有周之訓國子也教之六書則先王之重文字也蓋如是矣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如左傳於文止戈爲武論語史之闕文中庸書同文皆其證也然則文與字之幷稱始於何代何書何人何說而爾等可溯舉而歷對之否字之古義近育不近文如易之貞不字詩之牛羊腓字之春秋之使字敬叔皆其驗也然則字之訓文之由爾等亦可言歟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八象字有六類其制造之精義

可詳確歟指事之視識察見上下是也象形之畫物隨體日月是也諧聲之以事爲名江河是也會意之比類合誼武信是也轉注之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之依聲托事令長是也其究解之妙竒可極言歟四象爲經假借轉注爲緯則同一六書而或爲經或爲緯歟四象有限假借轉注無窮則同一六書而或有限或無窮歟六書之中假借轉注偏多歧論以假借言之則或曰借聲或曰因其聲借其義或曰借義不借音以轉注言之則或曰轉聲或曰轉其聲注其義或曰有因其義而轉者有但轉其聲而無意義者有三轉四轉至八九轉者有轉同聲者有轉旁聲者有雙音併義不爲轉注者有旁音叶音不在轉注例者此其論果皆有據歟八卦爲忠古文爲質籀文爲文則忠質文何與於文字而如此分屬歟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則文字書固各有專義而不容通釋歟秦漢之更用八體今可悉數甄豐之刊定六體亦可歷擧歟梵也伽盧也季頡也竺典幷稱之三人瑞華也花草也雲霞也後來變化之三體皆可指其得失歟横則如長舟之截小渚直則如春筍之抽寒谷何所取象歟河雒開而

圖書兆嘉禾生而穗書始何所取徵歟大抵文字者墳籍之根本詞章之宅宇言語之體貌也展卷玩古則千載共朝削簡論今則萬里對面以之傳道述事治官察民而凡天地萬物造化不窮之跡莫不有待而資取焉大矣哉文字之功用也古文最首出而大篆次之及秦李斯等三家之倉頡七章爰歷六章博學七章所謂小篆也又次之自是而爲程邈之隸書爲西京之草書爲槀書爲楷書爲懸針爲飛白皆名小學至許叔重采史籀以下諸書又作說文解字則後世小學之僅存者賴有此一部而已然以朱夫子之地負海涵亦不免別求小學於曲禮內則之支流而洒掃應對習事居敬之說皆漢唐以上不傳之旨訣也此可謂發前未發有功後學歟唯是一種從事於六藝者往往考古證昔以文字爲小學異見崖論至今紛如何哉豈朱子之猶有未講歟抑諸儒之務奇姤新歟夫大學莫大於格致格致莫要於文字乎於文字之學雖未嘗專心用力而其於音義沿革之間蓋不無粗窺端倪者今子大夫平居讀書多識古文奇字而又嘗承命編鼇韻書安得不發策求助補予格致其悉意敷陳毋拘程式予將親覽焉

臣對臣嘗閱夏殷周鐘鼎彝器款識及古周易尚書孝經之文渾然圜樸皆具生生不已之妙非參贊位育裁成輔相之聖人不可造也大凡天體至圜故天之所生皆肖天而圜以其圜也不局不礙而生生不已大而日月星辰細而草木之實蟲鳥之卵何嘗有不圜之體卵故古之字體亦莫不肖天而圜聖王體天以之考文則天下大治至秦而事不師古以吏道易君道不惟燒毁六經遺禍後世六書亦隨而變嗚呼此天下之大變夫李斯憸最人也師承荀卿之性惡其心術蘊畜之猜險發之爲小篆削圜爲方背古易俗以啓程邈徒隸之書邈獄囚也以係雲陽幽鬱積中翑造隸書曲折無漸稜芒四出日趨於謬三代古文格而不行噫日之企規而變爲方匡月之半規而易爲縱結則字體之倒置可類而推至若點如仰釘畫如偃刀竪如立殳跳如倒鈎策如飛石掠如側戈喙如倚槍磔如垂劒嗜兵之象尚戰之習一於是發露向所謂肖天之圜生生不已者索然不復見矣以此而行之官府施之士民垂之久遠世道安得而不危人心安得而不渝臣以爲秦之亡不亡於胡亥而亡於變易字體故暴秦亡秦無道秦虎狼秦之號

皆出於秦餘之士誦習孔子明於古書者之所爲也恭惟我　殿下稽古右文建圖書之閣上應奎星圜曲之勢　御定奎章全韻分命臣等校勘編摩仍又策問六書即古考文之制也臣等敢不竭陳謏見對颺明命臣伏讀　聖策自書居六藝之一止予將親覽焉臣拜手稽首而言曰書爲百務之綱領萬品之統紀迺所以列於六藝之一而兼該禮樂射御數五藝者也徐鉉所謂八卦旣畫萬象旣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敎化行於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者不其然乎逮周之世書學大備以其非此無以考墳典之淵奧無以驗制作之程度無以察天地之功用無以覺鬼神之情狀是故周禮保氏掌養國子敎之以六書人生八歲知思漸闓精氣向旺其於六者與性相近遇物相親隨見而悟逐聞而解誦之講之行之服之久而熟之觸類而長之則習與性成若固有之卽之可以檢攝身心遠之可以辨別事物處之可以玩賾名理出之可以經畫軍民何則心細如髮不遺毫芒明析核綜無往而不當故也書之爲功不其大歟漢承嬴秦滅學之後蕭何著法猶有古意學童十七已上試諷籒書九千字

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幷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當是時人莫不樂其簡易而易知元元本本有原有委匪比後世詞章取人終身不識六書者也蓋隸書雖行而兼通籀書者不以今廢古也漢之文治幾及三代者有以夫然則漢之賢良文學漸次至于二千石入爲九卿者皆以學童諷誦九千字爲吏爲史者也玆豈非良法美規能遵先王重文字之遺意也歟然而東京之末政廢教弛斯文墜地逮于魏晉書學書法歧而爲二自玆以往習俗膠固莫可救解時君世主欲效周秦舉而措

之要在先正其心君心正則政莫不正六書之正惟次第事爾伏願 殿下懋哉懋哉請因 聖問謹稽故事左傳論語中庸所引皆是言文不言字之證而同書文字始見秦皇之琅邪臺周易毛詩春秋所引皆是延育不近文之驗而文形字孳亦見於孝經之援神契不惟此爲然許氏說文序討原書則稱文數解說則言字此又可見後世文與字之幷稱也文象遞于結繩鳥跡代乎書契此是劉勰雕龍之言而敷衍易繫及書序者也獨體者說文之偏旁合體者係部之成字八象不及六類不至則俱有假借之字以

之通變鄭樵之師心獨見有如是夫指事之丄丅人在一上人在一下各有其事可指而知也象形之日月取形圓缺象于篆體也諧聲之江河以水爲形工可爲聲也會意之武信止戈爲武人言爲信然戈是形而丅是音則原係諧聲而左氏之誤也轉注之考老考老也老考也其訓相互可息匕丂之聚訟也假借之令長一字兩用聲隨意變也四象之爲經而有限以其主宰而無變也二義之爲緯而無窮以其推移而不定也假借轉注之說紛紜未定然借聲轉聲程端禮之言也因聲借義轉聲注義張謙中之言也借義不借音易疏之旨而至若因義而轉轉聲無義者三四轉八九轉者轉同聲轉旁聲者雙音倂義不爲轉注者旁聲協音不在轉注者趙古則之言也此皆有據可息爭辨其所論說繁不敢陳八卦肇於伏羲古文剏於黃帝籒書著於周宣文隨世異則鄭寅之取譬於三代之三尚不爲無據書契之書文籍之文始見尚書序而疏云文文字然則文字書雖各有義亦容通釋秦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新莽居攝僞司空甄豐改定六體較諸八體則數旣加二郎古文與奇字數又減四郎大篆

刻符及署殳二書也西域之梵印度之伽盧中夏之蒼頡出於竺典自居一二而稱頡爲季佛氏誕妄不足道也瑞華花草齊武所造雲霞之書山胤所製皆是六朝浮華之習其所得失何必覶縷長舟截渚春筍抽谷取譬橫直不過藝苑之評品而引以說文類函之誤也河驪效靈雒龜呈祥則羲卦禹範所以取則羊頭嘉禾炎帝之瑞而穗書之作蓋出於此大抵文字者墳籍之根本詞章之宅宇言語之體貌也我思古人邈焉難覿則爲一展卷千載之久宛如昨朝我思今人曠焉不遘則爲一削牘萬里之遠迫在同

前以之傳道述事則道存而事該以之治官察民則官諧而民定凡盈天地萬事萬物莫不有待而賚焉至矣哉文字之妙用也古文首出而大小之篆分隸之書章草飛白藝始多岐莫能歸一後漢許慎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也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籒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而小學之傳不絕如綫賴有此一書而已朱子別撰小學皆曲禮內則之支流而灑掃應對習事居敬之說備焉或有嫺於六書之小學者妄相譏訾何其悖也按大戴記保傅

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盖小藝者六書也小節者灑掃應對習事居敬之節也然則一切童學皆小學也六書之小學朱子之小學固幷行而不悖既有大學之書則亦有小學之書而入於秦燒只餘古文籒文若干篇漢書藝文志始立小學家朱子之博聞豈不識此但補纂燒殘之小學故手定初本名曰小學之書可見其意之所在焉爾噫魏晉之間鍾王之流始以草楷相尚欹斜放縱惟取華媚悅人之目視六書如土苴蘇也匪人固不足責而羲之賢士何若是其違道至以溲嫂變爲便娷攻書之家踵譌襲謬迷不知改豈不慨惜或云草書出於堯舜之世則剏造者合被四凶之誅肯哉言也亦有一種別撰之習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而唐張參作五經文字唐玄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漸歸于一此盖文字陞降沿革之大略也我東則新羅取士能試字林文學彬彬爲三國之最麗朝專尚科舉未遑六書粤惟我　世宗大王睿智天縱字韻之學昭融一時數百年來士風不古人志未定字譌音謬日以益甚記曰衣而不識其名曰罔名者字也不惟衣爲然至如身體屬親宮室器用山川動植之類指而

問名苶然莫對其名者十居八九其不爲罔者幾希矣娚訓喃也而稱之以妻之兄弟侄訓癡也而稱之以兄弟之子趾本足指而訓爲踵也棟本屋脊而訓爲柱也羔是羊子而呼以羖攊藿是荳葉而呼以海菜獺以代貂柃以代筧勺以爲夕葳以爲太薔薇以爲海棠連翹以爲辛夷揮周同義仍因弁聲圖畵共稱曹曺異用似此之類指不勝僂而廼敢用諸文詞登諸章奏孰謂文明之世有此鹵莽之習也哉臣嘗承命撰次輿地書地名之俚俗雖不敢擅改物名之鄙野不得不釐正尤有感於六書之不明也臣愚以爲字韻二書如鳥兩翼不可偏廢說文廣韻立之學官以郭忠恕汗簡周伯琦正譌爲字書之羽翼以顧炎武音學邵長蘅韻略爲韻書之羽翼購得善本飜刻廣傳懸之象魏著爲程式使館閣之臣庠序之士家塾之童塲屋之儒官府之胥吏委巷之學究莫不戸置而人習朝覽而夕究形意事聲假借轉注犂然覺悟昔之厭惡今焉暢洽昔之譏笑今焉悅服更讀經史頓然改觀則蟶之蚌屬不待漢人而販夫知之笨之竹裏不藉武官而筵臣覺之夫然後疏章簿牒功令簡牘一切文書舉皆形意事聲不期明而自明

豈曰少補然其明與不明寔係於君心應酬事物何莫非一心之造化而惟六書最近於心心正而六書之不明未之有也伏願 殿下懋哉懋哉臣竊伏念朴性源閭巷匹夫也其人已歿著述湮晦於是求正音通釋 御序弁卷仍命刻頒臣固感激欽仰 聖政之度越百王今又閱 御定奎章全韻字體謹嚴注脚該詳讀其義例通叶之韻華東之音井井不紊洵爲說文之階而廣韻之梯也佇見字乳生生不已之妙斡運於人文昭朗之會而考文之治格致之學將爲貽燕之謨猗歟休哉臣謹對

返夢菴上樑文

仁里篤天彝之歡兄及弟矣精舍釋靈夢之訓父曰子兮端居齋心恭瞻堂額伏惟返夢菴主人字曰大器貧非中材事直齋於一鄕正是父師一體爲心溪之同姓奚徒民吾同胞苟新又新幸修齊之有志欲孝誰孝歎就養之無期茲廼經之營之菟裘聊以優哉遊哉邁軸青泥爲壁白石支柱南榮過肩潔茅代瓦貞松揭椽中霤容膝辰之良日之吉崇禎紀元百餘年壬其陰丙其陽 獻陵迤北若千里聊占靈讖於昔寢爰錫嘉號於新居思義顧名肖子服膺洞洞

緣想爲蒦先考提耳申申爲昭代之逸民葵傾可效作通儒之高弟茅塞何憂恭惟教戒之意如斯嗚呼報答之心何已遊居寢處不敢忘也周旋奉持死生契活罔或墜之鄭重歸獻僕望洋之歎坐井而觀願得賢者結交不啻三斗之棘恥將世事掛念無用五石之瓠接冲襟於秋軒古人幸見今世披素心於夕牖一夜勝讀十年爰疏賀聯肅替祝史兒郎偉抛樑東古戰場青濛濛丙丁年那恐詭髮如虹冠欲衝兒郎偉抛樑南用夏齋妥三龕拜遺像知爲那宣尼考亭尤菴兒郎偉抛樑西峰之髻高雲齊落日烘　仙寢栢色驟變紫蒼迷兒郎偉抛樑北山日光秀嶷嶷先人衣履攸藏春雨秋霜悽色兒郎偉抛樑上烏孤征而遠颺毦何潔翮何勁遲汪目寄遐想兒郎偉抛樑下十畒開闔桑者朝又夕子衿青農舍側畔書舍伏願上樑之後妻劬紡績子攻詩書熙怡瑞日祥雲不知老之將至灑落光風霽月可與世而相忘

奎章閣臣等謝曬書日　宣醞箋 擬撰

曬秋陽以秘帙職忝龍圖霑需雲於初筵禮成貍首所以昭德敢當序賢伏念臣等讀中秘書遭右文主自慚地分之清切逈出尋常每瞻　天章之昭回

眎近尺五玆當燕射縣書之日特許晉接觀光之儀
披金簡啓琅函日衮甲乙丙丁之部持雕弧破粉的
風鳴虎熊鹿猴之侯不料縟儀之新成遽蒙珍羞之
內賜九爵斯享逾宋帝之賜飮於鳳樓八盞既陳慕
唐臣之預讌於麟殿鼓我舞我獻之酬之玆盖伏遇
主上殿下武烈文謨神承聖繼聖人作而萬物覩煥
乎經綸之文元首明哉庶事康猶歟弛張之道遂令
內閣素餐之輩亦被　御廚黄封之頒臣等敢不摛
藻詞垣咀英冊府飽馨香之至德薰蒸太和賁黼黻
之皇猷照耀文物

閣臣等進　御定奎章韻瑞箋擬撰

竊以六爻八卦事物之至文無窮四等七音天地之
元聲自在始知山川草木元無不字之形亦惟風雅
典謨莫非有韻之語瞽史有聽音之訓保氏備教書
之官寔爲蒙養之一端廼王政之急務亦多編纂之
全副卽儒者之極工東京揭許慎之文統爲六書之
淵藪南朝傳周顒之韻洵是四聲之權輿隋唐宋元
之間謬鈌相望孫呂劉黃之屬辨說難稽盖緣文獻
之莫徵益驗眞材之不出不辨帝虎紛紛點畫之舛
謬莫識豕豨滔滔音意之混亂繙經而句讀錯多所

迮於聖謨考物則名數差豈無損於王制恭惟主
上殿下聲媲神禹之爲律道合皇羲之造書繹 英
陵訓民之音追述神智之肇刱奉 高皇洪武之韻
緬思昭代之宏規誕敷同文之治爰降修書之命
删煩袪複庸期萬世之傳起例發凡將作一王之典
揭沈譜於編首採呂氏之書中原夫四般之音允爲
韻府之表準是以七家之撰同歸詞林之指南㕛以
切韻訓詁之編綜以字母開合之法古文全讀因互
見與通用井井列眉華韻東音遵聲解與諺經歷歷
指掌居其三者是樂韻均於七而爲歌腔呂生子律

娶妻清濁高下不已之妙聲叶天音胚地闢發收合
難測之微第次排以古叶之音尋常散在小補之帙
采剔墳典才老之淹雅可觀調協詩騷朱子之篤信
是驗末付各國之鄉語翻以我邦之土音三方縱是
侏㒧不待南北鞮象之解中國最爲爾雅亦辨遠近
喉齶之殊蓋分内外之篇更別古今之韻惟部次之
齊整統十二支伊工課之勤勞垂一朞歲快洗東方
三韻之陋足挽上古右文之休 實閣揭奎章之扁
圖書充物新編加韻瑞之目圭璧森羅伏念臣等莫
辨正音難識奇字體裁鄭重實仰淵鑑之昭臚列荒

疎空慚井觀之窄才竣編摩之役徒切蒐棟之忱

測雨器銘 幷序

測雨之器實創於 世宗朝二十四年範銅爲之長一尺五寸圓徑七寸置之書雲觀每雨後以周尺量水深頒其制於各道列邑其法中廢 先大王四十六年得其制於 世宗實錄鑄置昌德慶熙二宮及八道兩都其創其復有可以見 兩朝對時欽若之政也 今上六年夏大旱諸邑告災畿甸尤甚珪璧荐擧靈應未普於是我 聖上責躬求言親禱雩壇屏繖盖御衮冕終夕露坐旣將事因以待朝歸 御鍾街放赦因以下情輕者是日都人士女或有感激泣下者曰 聖上之爲民憂勤如此天豈不雨雖不雨民悅之猶雨也日未晡甘霈果大澍及夜準一尺二分是豈非我 聖上至誠之所感者哉然我 聖上不自有猶憂其未洽 命閣臣置測雨器于摛文院庭中更占其得雨多少雨旣洽閣臣等莫不蹈舞而言曰臣等近侍也其未雨也必先知我 聖上憂民之憂不敢不同其憂其旣雨也又必先知我 聖上喜民之喜不敢不同其喜是器也臣等之喜憂係焉其敢不敬守而謹候也哉撿書官臣德懋遂爲之

銘曰王惟省歲頒測器仿彼挈壺刻箭植零露湅澍積累識謹眡贏減驗穡事

龍珠寺柱聯（庚戌九月華城之龍珠寺成承命製進柱聯十六句仍躬往監董剞劂以揭之）

三千歲優鉢花長春壽國十萬種菩提子有秋福田（護聖殿）八萬四千法門同臻彼岸二百五十大戒共拔迷塗（大雄寶殿）二萬里和訶國普沾石井功德泉八十頃祇陀園遍開金地吉祥藥（十方燈閣）七結無盡喜歡緣常住極樂淨土除一切苦惱想普渡大願慈航（極樂大願殿）鳫形獅形鴿形諸佛諸天千刼護牛乘鹿乘羊乘善男善女一時聽（天保樓前）蓮花偈貝葉經不二門中天籟香積飯伊蒲饌無量刼前地肥（天保樓後）兜率宮中粟大偈普濟衆生般若臺上演眞詮超脫浩刼（曼殊利室）直到佛祖不知處祗是半塗且向父母未生前試道一句（那由他寮）

雅亭遺稿卷之五

雅亭遺稿卷之六目錄

文

雅亭遺稿卷之六目録 終

雅亭遺稿卷之六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文

與族姪復初 光錫 書

慘矣慘矣前月十七日事可勝言哉何以心溪之不趢趗迺年才踰冠喪其耦耶況平日其孺人賢淑之聲聞於宗族也況吾宗主祀之婦人也哉況無一塊肉以續後哉年貧矣衣衾棺槨諸初終之物且以心溪之迂且疎奚爲之哉余不佞旣聞其訃到于今而尚於邑竊想我心溪恒時心弱聞隣人之哭者未嘗

不惻惻泣欲數行下且日昏黑忡忡怔怔際此悲怛之境能不過情而慽否正如飄零偏仄之蕚倏忽蜉蝣之衣衰旺死生之理如斯而已矣莊生之鼓其缶放矣無足談也奉倩之傷神君子罪之倘無中節之道否徒惻愴悲刻而已則奚以想大夫人哉心溪非不知也廼今懇懇不置者慮之也切故也葬日及地定之歟貧家之喪隨有無而已矣然其絶無錢財何不佞雖宗族也而不能蒲伏往唁是豈常理也哉我慈親值冬寒病患彌留不能一時離也心溪應知之哉葬若遽營雖其翌日拂衣入生衕宗族相逢言談優游以塞悲抱是其望也

秋雨浹旬令人支離遠想餘禾頭盡生耳也奴至拜手幅謹審侍履清安慰豁良深其離羣之懷共秋氣搖落城市猶然矧伊邈處寂寞之濵者歟科日薄如隔紙多有惱心事既望來此事應諧矣秋潦溢漢頗言行李愼涉稚川明五無戀景止少瘳汝温苦患毒痢云先民有言字畫必楷正又有譏草書之放縱者賢者札草恐涉狼藉字或難解留心留心哉

前書值出遊未覆日日欝陶且信音濶者月矣昨獲問札謹審秋深連以沉痾連綿今始巾櫛云始憂而

未少喜也又聞淸州本家團會云想其樂怡怡也嚴親月初南遊思親者懷與歲色垂垂深哉矧伊慈候不寧熬煎熬煎稚川前月晦際歸陽厓明五往通津景止亦南陽去焉於是同人俱落落矣秪吾也兀居秋室讀中庸書吾與吾相守吾問而吾答也吾咏而吾聽也恨無吾心溪子在傍尋繹也吾之口雖可以吐出奇氣心溪之耳遠在三十里安得以入則受也只吾之書猶可以照心溪之一雙炯然眸子也盡與吾消遣冬之九十日如未也則有時寄我而文及詩哉雖借人奇書以看而遠莫致之悵焉悵焉

延竚心溪十有四日眼欲穿矣今我將歸奈心溪不來何近觀此宗人頓無前日逸邁之氣悔心秋萌頗欲念學眞吾宗之可賀也非吾心溪誰能導之正路哉余嘗手摸夙興夜寐箴圖貼之壁願心溪每每勉戒以得實效之地也年尚幼規模不深須可防其外馳也

明日果歸心溪耶趂新年月圓而來是望德懋昨夕宿果川店舍凌晨發程馬度銅雀氷東方纔白云矣陽厓雪中見稚川遠眺海上羣山談話移時而歸耳困卧不卽逢耿耿

携同人五六輩遊三角之西僧伽寺寺北有石室天劉中有白佛趺坐顴癯而口閧老婆如也背有石障刻大蓮花剥落纔辨文曰太平四年甲子盖高麗顯宗時契丹主聖宗太平四年距今乙酉八百二年西巖有峰亘星荒碑獨竪道詵鐫符讖曰妖僧無學誤尋龍到此德懋咄曰安得一雙趐揷吾心溪之腋一翥東北向拍手狂吽賛此古物乎

獲手疏滆暑歊蒸侍履佳相不勝哀慰自我先妣棄不肖小子月己恰二圓矣猶能渴飢而飲唉焉且鬱熱攻中思所以清凉之蚊蚤喂𧌄思所以爬搔之嗚呼乃忍能頑然在生人之列乎夫離合盛衰何事也心溪應内記去年今日也粤惟三四少年于攻舉業于欒盧時以望日有事于我王母廟餕也頗潔矣先妣手具粉團角黍果苽之屬饋吾輩也而顔則欣欣然悲夫今日不惟三四少年之蕭蕭而不合席不見我慈母具時饌有事于王母廟自顧不肖小子纍然衰服之中使二弱妹備時鮮之食廼反慟哭而拜奠于靈座也彼粉團角黍果苽之屬猶依舊也何離合盛衰之不相齊若斯之甚也匪獨不肖小子哽咽不能言惟心溪其亦惻惻歎十日之雨何大淫也實增

我無窮之慟禮云返哭必徐徐而行是日江寬夜迫不能徐徐乃反疾馳而失威儀耶距南城門才數弓禁鍾悠揚鏗然下鑰是時事可勝言哉仍寓于北橋逆旅之舍夜稍深以飯羹脯果行初虞逆旅人忌客之夜哭奈賓主不相將何我家君及舅氏姨弟泫然只婦人泣不肖小子作嬰兒啼咽咽而已翌明返哭于家連日行再三虞七月甲戌可卒哭是禮也體仁兄睦而仁義者也視吾家如親兄弟親叔父母病也審診之喪也斂襲之葬也穿築之使悲惶罔措羸弱癡迷之少弟庶幾不大失禮儀盖其勞心幾八十日

德懋感蔵于中心亦嵲屼不自安心溪之睦亦美矣是喪也非心溪之曉暢節文以補我罅漏則可增益其不孝焉自今以後敢不謹誦二人者之睦於我外黨曁朋友曰體仁兄幹事而睦心溪氏知禮而睦云爾乎世之族不族久矣惟二人者眞族哉可不沒齒愛敬哉昔有人借稗書于鄭錦南錦南以小學書一部借之其人返送之曰此豈可以悅吾眸乎錦南笑且悶焉余看科日之士只借東坡牧齋等集未見親近小學者也雖有之但應講耳豈眞知實踐哉錦南武人也能矯或人之借稗家德懋雖無狀粗攻儒書

可不副心溪之眞借小學也且心溪豈只應講者哉德懋數月內欲讀是書庶幾不輕薄之歸姑爲心溪先借之心溪亦讀一卷二卷必先送也雖然心溪自以爲知癡叔乎何其以俗人之慳新不慳新論我歟人有借書人必借之況族有書而族借之況吾有書而心溪借之乎何其以苟簡之語嘗我竊不取於心溪也

一水以間杳如天末手帖至欣不可言敬審大夫人有不安節不勝仰慮德懋五月廿七日移家方其辭古居彷徨躑躅淚不能量杯圈猶典愴況遊居寢處之室堂乎天久不雨秋事可知奚獨野人安坐高堂者憂亦不小也龍山之約秋甚好矣今日徐汝五僶我圖書編恨無伊人在旁稚川自鄉來與景止日追隨頗奇頗奇一爲來留宿約也何無勇決欲營堂或乘暇命奴伐置枯株如何

憶中執書甚愛政欲藏置懷袖間也敬審太孺人長有不安節心溪將何以爲心德懋今月初九丁日行禫祭先王制禮雖不可越然三年之體則具乎心也若涉大川將無所攀援其觸感于外銷泐于中可已乎哉心溪之所憂卽不佞之攸爲其何指揮之有大

欲發狂小則發病愚者恬然惟賢人可以調過心溪之所不能辨顧此頑透有何開明哉穨噴之病是係氣質弱細也然居閒尤甚旣吾二人知此病則若對坐相謦如貔貅萬幕遠瞭烽火近謦刁斗則庶乎淸明歟從姊之婚在於今二十六日耳建堂未知在於何時伐木可趁其期何必勞心一筆雖禿可書心經笑領也

得手幅堪慰文辭之太露之誚深中余病然非不自知也譬如樹有花而實面有眉而眼天也花與眉其不先於實與眼乎結實開眼次第事也姑待之稚川

昨日歸臥南陽惘悵而已可言者俱載前書中縱有餘意奈又人速何諸字義列書別紙可按而睹也

縇染之縇虹蜆之蜆何義也　案字彙元無系傍宣字似渲字之誤嘗見畫家有重潤渲染法盖施彩之謂也按字彙渲小水也蜆音顯小蛤白黃二種又小黑蟲也赤頭喜自縊死號縊女元無虹蜆或誤見虹現耶

椓人曰貂璫貂璫是椓人之飾而在何處也　璫充耳珠也又宦者傳秦漢中常侍黍用士人冠皆銀璫左貂明帝改金璫右貂悉用奄人爲之古今

注侍中冠以貂爲飾徐廣曰北方寒以貂皮煖額附施于冠因爲首飾漢官儀貂蟬注應劭曰金取堅剛蟬取居高飮潔貂取內勁悍外溫潤

萑苻是何物　萑音追爾雅萑蓷注今茺蔚又音完易說卦傳爲萑葦豳風八月萑葦葦之幼曰蒹葭長曰萑葦苻音扶爾雅鬼目注江東鬼目草又音蒲萑鄭澤名左傳鄭子大叔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

梆子軍中之用而何物　閱木部漏或是中國人梆字之俗用耶問諸讀兵人則曰以堅木爲之中空虛晝則飼馬夜則擊之有聲以警未知然否及見福建水兵節目每以木梆金鐸對擧應是刁斗之類耳

洴字拚字何義　洴同渫曲禮蔥渫處末石經作洴轉音喬烝蔥菹類也拚俗拌字音潘方言楚人凡揮棄物謂之拌俗作拚非又去聲義同通作判龜策傳鑴石取玉判蚌取珠

生日曰晬晬之義可詳歟睟面之睟字與晬日之晬同耶　晬音歲說文周歲也又音醉義同睟面之睟從目亦音歲目清明也又清和潤澤貌孟子

睟然見于面太玄初睟陸氏曰純也

緢何音義　音句縫也又繞也

須臾出於何書　須臾俄頃也儀禮言不敢久也又音勇縱臾與慫慂同又音匱古簣字草器也別作簣蕢

舊年謝新年屆如流水相接間不容髮夫能人生遊居飲食嘯咤笑罵於其裏不能濯舊從以大波灑新德以長風但見鬓有華頰生皺可哀也已不知心溪坐添一齒樂乎否德懋挽歲華而指點可悔可悲可驚可懼者何其緊也蕊然四顧如覺噩夢謹爲吾心溪祝曰侍養多福學業加進眼中睡芒蕩拔無餘夜夜讀書每至五更盥頮飲啖勿淹勿滯哉近日神氣頗苶不可遠步少蓄脚筋可以謁墓其時相逢也

逢和仲以諦心溪平安狀又獲奉手帖日轉熱陪絳帳動靜勝常慰心實多德懋叔母患風右臂不遂日奔走醫藥焦熬何言且昨頭大疼減飡方擺脫衣巾委卧所示故事未由攷證秪待後日書中數件付托事亦當謀諸徐氏耳隣貴朴進士之謂耶何貴之有三月出寓於坊中數百步里人家邀我同研凡數三十請果赴之凡十許日做科賦二首半而罷今謂此

事耶

隱麐二字是何義麐是何獸　字彙麐同麠說文麐大鹿也爾雅麐大麃牛尾一角山海經尸山獸多麐註似鹿而小黑色盖麐皮黑而宜靴者也宋輿服志曰乾道七年用靴以黑革爲之云則靴色黑而用麐皮可知也李羣玉乞靴詩曰越客南來誇桂麐良工用意巧裁成則直呼靴爲麐如呼鼓爲鼉呼杖爲藜呼蠅拂爲麈之類也桂麐之桂意地名桂州桂嶺之桂也隱麐之隱亦或地名歟亦或如隱几隱囊之隱歟莊子隱几註隱憑也禮記玉藻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註隱辟而屨不敢向人着屨也則隱麐亦取隱辟而着屨之意歟

嘉樹蔥蒨豐草綠縟即想巖居川觀日益清美德懋飯沙磊磊門齒挫酸疊日苦呻腫血濃黃甚妨咀嚼且奴病不能持馬而家君憂其步往今又蹲坐天下事何其多缺也迓夢菴上樑文初意逢着大器始欲把筆細思之旣許大器則宅言何可關心仍搆兒郎偉以上而但迓夢之義想來依俙幸略列其要以寄斯便前所著迓夢菴記亦可示之否秀野射飲之禮其果行之否

疇昔書至出遊湖上未修謝書今憑昌輝口裏諦心
溪平安樣仍知今年暑氣雖毒不敢入靜者腹中不
佞與稚兒輩病暍涔涔苦事苦事前書所謂一人伊
人沒姓沒名張三李四不辨誰某尋思移晷粗占一
人無乃前日蒼栗園裏被酒淋漓時語次所及一段
某人耶如影如煙殊不歷歷雖然心溪愛我之至疑
忽闖生杯蛇亂眞牀牛歸幻書法森嚴筆鋮飛騰以
吾弱綿且悪且懼瑟縮無光絕勝愈風之檄辟瘧之
詩灑然冷然裨我弘多然試評來書蜂屯蝟起搶是
疑膜嗟夫心溪者不佞之十年知心也慮從情起惑

隨愛生下語之際不諒微心十年之心溪疑猶如此
半面之某人交當云何秪恐蟯蛔輩投間而起簧舌
萋菲心溪之疑愈往而愈不可脫人來見我我往謝
之人泛語之我亦泛應之邂逅於宅室隨例酬答逢
着於道擧手一揖以此爲陷溺以此爲漸染排之斥
之有若塗炭衣冠者然心溪未免杞國之憂割席之
諷亦是隔靴爬癢奈何奈何但恨心溪之眼光不能
內燭不佞之心不佞之心光不能外燭心溪之眼黃
茅白葦彌望無際願借一炬洞然焚蕩不亦大快哉
世之所謂交道分數層節不啻千百以心溪之慧識

亦應揣摩醲郁矣世固有一見二見漬汚者矣亦有千見萬見而不漬汚者矣心溪則眞以不佞爲一見漬汚者不佞眞以心溪爲不眞知不佞者昔人曰顧見一知己而死甞以爲激言也心甚薄之伊今誦之諒非虛語心溪何不明言其人之姓也名也大筆論斷秪含糊不發作藏頭說話曰伊人也一人也憚宅人之知之也似亦是些子兒處世法也不佞之待伊人亦用此等法也好笑好笑心溪之耳朶甚脆最易搓撼昔者有隣貴之譏于今數年果探其實贓否眇然一身每爲人疑訝間物痡自刻責而已不佞實愧踰垣之潔心溪或類投杼之惑各自勉戒其在此歟言甚絮煩揮汗數升只吐大略惟明目平心究竟用意處勿令人見之也

五禮通攷今年從燕市來貯於內閣近日刑部尚書秦蕙田所輯旣名五禮則亦另修喪禮與徐健菴少有同異凡百二十冊其爲書詳悉可覩其直則不可知耳士夫家未暇有之四庫全書踰十萬卷活字先印其最要者二萬餘卷活字卽木字也其序卽詔文也後當得送古之帙卽中國俗語曰套我國曰匣悲夫本菴先生之奄棄後學尚何言哉斯文之統緖

士林之依仰將若之何慟矣慟矣竊想足下十餘年服事樑摧之痛其何堪耐如不佞者品材愚下雖不能執贄委身事之而平日眷愛亦云摯矣不覺涕泗之横集職事縻身末由奔哭只自悚恧奈何奈何往見李鑄菴敘此衷曲而來耳史筌今十日已進之矣

與內弟朴穉川宗山書

南至夜得一律試觀之煮荳青煙翳夕林荒庭散步蒔君尋萬家燈白梅齊賧五夜雞長雪又深新曆黃柑驚節物大音玄酒見天心不知雷起於何處清坐寥寥一笑吟題曰至夜共明五賦明五者讀伴李氏奎昇也修齊平治不獨堯典然也凡讀經史以大學三綱領八條目頭頭參究則幾乎得道理矣此法余近始覺得比如天地間萬物萬事細究則陰陽五行無不配了也

近觀一書有曰高不可欺者天也尊不可欺者君也內不可欺者親也外不可欺者人也四者旣不可欺心其可欺乎心不欺人其欺我乎余於此三復不已曰誠實工夫不忍獨饗持以贈君

或將古人格言涉獵看過愈於佖佖閑過而涵泳之功每患不足蓋其禀受浮輕也力思其矯之之方而

已近得一談曰開明心術變化氣質此八字不泛忽君者方今之少年壯男子爾少陵有曰健如黃犢走復來正謂少年子矣一入場屋猶有三日委頓不能步五里之地此惰其四體者也仲由負米買臣採薪其果冉冉苦欲炊乎君較此等人則哺乳卧褓之呱呱者也我言非戲

今年頻下雪遺蝗入地麥豐可知且霧淞花皓皓滿林條亦穰兆也預爲田居者奉賀也君書有之曰誇大太過傷君子之言意文不可易而論也爾言是矣

噫噫余見多矣稍解嘲花弄月則已滿鼴鼠腹矣不知此外有無限好境何有得得揚揚自以爲奇男子哉太開眼者在旁玩則眞蜉蝣蠛蠓蟣虱蚊蚋矣

平生中元日之悲自今年始而最也從今以往雖百元日余之不樂自如也除夕余自書曰崑崙可移措於東南兒時之樂不可復也茲豈獨增賤齒之感也

近日有一奇事心溪宗姪來宿棨廬張燭談古聖賢談已則復泛閱墳典各有輸贏夜既闌燭落余手束縕取火煤灰栖鬓復整頓接續未了書絕勝於張三李四閒是閒非也

凡當新歲必有大悔咎大覺悟未知如君妙年有何之悔之悟耶心溪有言曰非年食人惟人食年斯言儘有味願世上聰明子不素呑年光文章有悟處然後立脚勿以中郎爲末季怪品悔之齋心靜會必透得玲瓏竇一轉眼則萬物皆吾文章也君才古質故以此救之然豈一切淫涸於是物流宕忘返也乎哉每當以此輩賓禮待之不可喚入我室反以主人事之也守株膠柱爲文之大忌惟君思所以轉活之余又嘅一年猶舊癡奈何

君之科義果是斤兩文字而粤聞先覺攸訓科文奇崛爲禁忌只纚纚收拾毛皮上過去余今春與數三等輩攻是文自以爲淺之又淺鋒稜銷挫而如元遜菴尹聖文張雲章皆是文之領袖見吾所撰以爲圭角太露决非禮闈中體裁余未嘗不瀗然心服操毫更爲之猶係舊也於是笑而抛之矣今君之筆力奇古過於吾數層似非君所長也

殊鄕游宦頓無風味只有一段寄懷處堂名寒竹李凌壺大篆頗遒勁北窻下紫竹數百挺風來脩脩時把弟臂聯吟消搖良可樂也玄也能讀松也無病吾阿川乃有此二雛吾安得不老蒼也

與尹曾若可基書

間者潤焉執事之顏貌話言只往來于中心尺牘之問先墜於案奉讀三四敢不謝而且愧先審執事之平安與隔滯之懷已而掇其讀覆紙面闔眼潛思曰不見曾若者旬且月我不得先曾若問曾若先我而問豈獨區區乎替面叙懷而止哉應必以古人之道勉我也吾將畢讀焉仍端坐更讀果爾心開目明曠然發蒙何幸鹵莽之質得此勸勤之諭執事既示我以古之人交道僕請言今之人交道以報焉今之所謂而金蘭而膠漆者徒以諧謔狎昵爲切磋琢磨彼以謾語對之此必欣欣曰知心知心亦必以謾語報之所與酬應者女色博奕等事薰染之自以爲清致優游度日以至歲暮一不以道義相輔導過失相規箴萬一如執事者以古人之道箴之必展然而笑若風之過于耳甚者於心不平又强以謾語嘲之終不服也箴之者至于再至于三則隱然心怒仍與之疏噫噫交之道存乎交之道不存乎執事平日以我爲可友交益久而少不以謾語相加惟能講學問談文章如今又以文字警戒之規箴之不怠焉於僕則可謂益矣於執事則未見其不損也僕雖謭劣亦能知

古今人交道之不同且受執事之規箴而不隱然心怒縱與執事論交道亦不可謂不益也來詩敬審辭甚蒼古亦可謂奇健愈往而愈變然詩未必每每奇健亦時有溫厚可也尊兄察之

曾若莫以不頻逢嗟之但安置吾意內而不棄擲雖千里猶對面十年猶朝暮遇也盈尺之牘亦足以宛覩須眉靜接精神曾若空然下平地瞥眼之間添了一齡復入北漢去於心快乎假使逃入蜀山中燒三千里棧道險平更設戍兵魚腹排虎鳥龍蛇之陣然何來新歲月從天而降粘着渾身則元規塵猶可以蒲葵扇障之此雖日萬洗沐不可少解脫我有一碁譜持獻足下以見在年三百六十日爲紋楸以吾之才業之年紀爲對局人長以快勝年紀爲要法使彼爲無心之着我才業則加十分力保萬全勢泉漲火燒兔起鶻落大喝一聲我師得雋來年之局如此又來年之局又如此雖百年我其日休矣進玉口含甘露嘆沾病樹待覩其溢現之花耶夫譽之病誣也居然喩我日袁日鍾何其濫也縱令中郎更生伯敬復出奈明文選無一隙地何某雖無狀其所立意與進玉大殊異而亦無相關涉彼住山北我住城西不害

爲彼爲彼吾爲吾正如鼻竪眼橫紙白墨玄稻垂麥仰鶴長鳧短進玉之言曰楚語齊語吳粵閩蜀語鄉譚土音見在各殊此至言也誰知天壤之間有一進玉生出來快脫文墨蹊逕奇奇怪怪淋漓縱橫手探蛟館舌湧蜃樓吾固知雖日脅之以曹溪之棒雲門之喝不少改也或譏其非平陸坦途而遥峰絶巓也曰循危不知就安又以爲菽粟可長飽龍眼荔支不扶人氣噫不惟人知之吾亦知之雖然今有人平地立見二華揷天秀色橫蟠掩目而過曰危哉危哉仙廚珍品羅列於前聞之以脫粟飯掉頭珍品而頓頓喫飯豈人情哉公庭爭訴之牒科場程式之券非進玉猶可連車載也某主趣而欲靈進玉主氣而已幻某全平不欲也全奇不能也故四分平六分奇時行坦道時入深山進玉憤而拔鄙吝萌悶而滌塵垢囊以衡霍峩眉爲蟻封彈丸愈矯激而愈探奇之不已懸度鑿通無所不至其心亦悲矣某非鼎峙而異進玉者眞不及而自異者嵩山如卧華山如立不害爲山也壞裙化蝶百合花亦化蝶翩翩則一也秺侯休屠人也漢人不猜之邛竹杖土蘆布蜀物也身毒國愛之張三之砌植黃牡丹李四之池發青蓮花卽相

艷玩未必欲牡丹於池蓮花於砌也某與進玉其各立意如斯而已何必猜疑攻戰又不可俯首聽命甘心臣妾試語進玉惟我其知進玉也進玉之知我亦如此不亦樂歟我評虞裳可謂金稱定星黃鍾眞黍進玉心猶不滿畫蛇足續貂尾掇拾古人名字而云云非月朝評則點鬼簿凡曰如古人某勝於古人某者皆紅朽之粟也進玉猶作套語耶其論足下詩雖曰殊軌各具眼孔亦不相碍而任它自在何損於足下古人有擬月以眉者又有以鎌擬者大小雖殊摸寫月形月又自如

恭承惠牘頗慰索居詳審旨趣之趨善不覺斂容以弟之百無一善鹵莽蔑裂之資執事每愛而顧問不勝愳悪汗出如漿然其爲人也甚迂疎固滯能知聖賢與愚不肖之相去如天壤隔絶欲與古人爲期而但生也晚踽踽以獨行漸未免乎輕浮與言及此面鐵十重愚豈無其中而只緣飾其外以言此哉實有天地鬼神昭布森列可質其心矣執事之心其亦良苦愚豈不竭誠以告哉人生日用莫不由於五倫此豈異常難行之道哉只在乎隨其當然之理而已惟讀書可以進書豈老莊班馬之謂哉要不出大學小

學其宅聖賢之書皆可以開心進智惟執事勉之勉之愚者之言猶一二可取者也

搽蕭中奇士往往伏而不出者多耶吾輩平生搜羅古初之奇書反不知現在之騷雅訪以爲師友眞睫在眼前而不見者也虞裳之什淹博而不濫幽奇而不僻超悟而不空裁制而不短且筆氣蒼勁日記短幅碎爛處逸態橫生定是人外物也

得奉前月初十日手牘一尺論懷對面千里足慰心回想十年前後兄髭未生弟頰不皺書圖藝林魚魚雅雅不離時月以期皓首不意迺者或策馬於幽

薊之野或揚舲於南海之波合幷難而睽離易昔如淵中之魚鬐鱗相聚今似雲間之鳥羽翮分張去年今年皆如此亦不知明年之又如何也每一念至不勝惆悵弟靜居茅齋咀吟書堆裏日作蠹魚生活可謂得享本分之樂而但老親旅食海濱菽水不繼有愧林烏徐公多病有時弄敗筆作墨荷花以寓其寂寞之情泠齋瀋中望見滿洲皇帝十五萬騎而來可謂壯觀楚亭時時過從把臂論襟鬱悒悲咤不得耗磨其奇氣柰何醉雪翁奄然覩化嗚呼九十窮餓潔身而歸可謂完人後生小子何處復見斯老哉玄川

元丈暮年薄宦久而不調買山之錢去益難辦吾輩之窮胡至於斯大抵此丈溫厚清直堪爲後生標準但惜其知者甚鮮而鬢鬚純白衰象日著也卽吾兄童子時函丈似應觀感者深故不覺稱道之娓娓也兄之足跡幾遍新羅之墟何其壯也讀其詩可攷矣竟日人行紅葉裏黃昏寺出白雲中之句縹緲乃爾與楚亭輩擊節誦傳耳

與李洛瑞書 九書

雨屋張燈讀楊鐵崖詩遒勁快宕萬曆以後才子眞如紗幮蚊音

自聞足下托不佞以藏書使之手筆校訂評點喜而不寐不佞十八九歲題燕居之室曰九書齋曰讀書看書藏書鈔書校書評書著書借書曝書不意十年來與足下名字相孚定匪偶然嘗作九書齋諺曲今遺落不記矣沈蕉研嘗手點陶谷相公所藏書亦托不佞校點其二十一史此皆能得古人典雅之遺意也歲且新祝曰足下多獲奇書慧識日進不佞身閒無病窻暉常鮮夜燈延輝而已閭閻耆舊看翠子李壽益金剛記中道得朗善君故茲送之

適有傀我日本鈔楮試洗研搖毫欲撿古人佳事書

之回思同姓同閈同志之好者無如足下與不佞也足下旣藏我小尺牘紙如蜨翼字如蚊脚者俱惠之我當鈔謄以敦情誼

家中長物只孟子七篇不堪長飢賣得二百錢爲飯健啖嬉嬉然赴泠齋大夸之泠齋之飢亦已多時聞余言立賣左氏傳以餘錢沽酒以飮我是何異子輿氏親炊飯以食我左丘生手斟酒以勸我於是頌讃孟左千千萬萬然吾輩若終年讀此二書何嘗救一分飢乎始知讀書求富貴皆僥倖之術不如直賣喫圖一醉飽之爲樸實而不文飾也嗟夫嗟夫足下以爲如何

得婆城趙敬菴書勸人爲學藹然可念世俗浮浪之子聞小學二字則反脣以誚見近思錄欠伸欲臥赤憎赤憎足下愼勿視作茶飯說話可也

日本摹刻嶧山碑篆家以爲稀有華嶽廟碑隷中之烏獲任鄙對之森竦可怖急雨麤沙浤浤露出折劒攙鏃想像其穴壯士之胸脊悍將之喉足下其細玩之

鄙人之於甘也如狌狌之於酒也蝯之於菓也凡吾同志見甘則思之有甘則貽之楚亭乃忍三度當甘

不惟不思不貽有時而偷吃他人遺我之甘朋友之
義有過則規顧足下深責楚亭
不佞嘗以爲朝鮮有三部好書曰聖學輯要曰磻溪
隨錄曰東醫寶鑑一則道學一則經濟一則活人之
方皆儒者事也道學固爲人根本之事尚矣也今世
專尚詞翰於經濟蔑如也醫者之術其誰明之千古
有二段佳話陳明卿纖峭之詞人也拳拳經濟王子
安輕佻之才子也曉達醫家不佞於二者未嘗不異
而愛之今足下湛靜明慧有資有材年亦甚富若不
專治詞章每常眼筋心影湊泊於此等實心愛物之
事庶無虛活此世之歎如不佞陳陳太倉之紅粟何
足道哉此二冊奉上雜拔三冊以賜毋重複前閱
恭玩李伯時畫石搨先聖像及七十二弟子像子淵
豐下未必貧夭子贛癯頰未必貨殖顏噲之顏猛如
樊噲樊須之鬚可謂繁鬚梁鱣持鱣又何意也無乃
伯時遊戲神通之筆耶然冠服古儼想當尒尒不必
苛求其髭髮也高宗作讚若后子里槩子聲之屬苦
無事蹟彌縫苟簡殊甚冷淡反不如伯時之放筆寓
意也韓魏公北嶽碑廟撰并書渾樸典整眞大臣也
書脉從魯公來而但肥且雌耳王元美曰鋒距四出

不可正視非至論也亂時之節臣治世之輔相觀其
筆蹟可以知也
古有傭書而仍讀之者僕嘗笑其太劬今忽自蹈幾
至眼眵手胝嗟乎人固不自量也凿漢外傳首卷奉
贈燈底一讀明早朝還之此皆孝子忠臣烈妻畸夫
毗益世道之書每讀甲申之際目淚浸淫骨青而膽
寒也
有人饋吾以素冊者置研之北蕭閒岑寂時讀書之
心油然而生雜抽古人得意文朗然而讀急磨墨書
之不計世次心甚樂焉伊時雖佳酒美花無以易此

好也今忽憶李獻吉文欲錄置一二首送之也盖余
七八年前所讀者也說郛一卷還送之也
不佞昨自南漢歸泓渟泬漻秋冬冬之際尤難爲懷者
不獨山陰道上然也
水色集不書姓名非掌故者不知其爲許功臣禴且
作序者不書姓名意是許筠也剞劂欲不朽而反蔵
其爲誰某東人之鹵類如是可與知者道欲還山海
經文乍贈如何演蟬送去似是足下筆也
不佞雖非學者每愛重近思錄常置身邊日夜看得
四三條暗自警省實不欲頃刻脫手而足下所請安

得不遵凡九冊謹送送此則無可對眼之冊元文類或宋詩抄二部間其一惠借如何

歲新人漸舊君子宜崇明德不佞歲攺以來不爲人客則人爲我客未得偷閒一相逢悵悵窻日暄而研氷釋欲尋舊課全唐詩替送爲妙輪回梅二詩還送如何

日知錄苦心求之經營三年今始紬人之秘藏讀之六藝之文百王之典當世之務訂據明析嗟乎顧寧人真振古之宏儒也顧今世匪足下誰可讀此匪不佞誰復鈔此四冊先爲持贈實玩如何前惠小冊寫己塡滿願足下續惠之成我此鈔

流年冉冉朱夏又屆不從足下談經討史只緣不佞狂顚痛飲千株桃花之中不爾則杜牖飢卧讀貧士傳箋注於陵家李蟬字耳諸韻士詩卷送去一覽而還之

昨日同在先往會龍村林丈人於墨溪丈人踈朗溫和愷悌人也語次稱李洛瑞未嘗不三致意焉時會者十人而詩者七人丈人苦勸余吟余辭不得今玆書上丈人之言曰科擧商賈也文章異端也仍相與飲酒樂而罷今日飄然向渼湖去矣澹園八咏還送

可也夜中借茶知足下有病患今日痊可否以不佞之懶散安得日趨于字典之閣撿閱許多字乎昔同春宋先生必借人書勸讀人還之書若不毛且垢先生必責其不勤學更與之借焉有一惡少借書不讀將還之恐被責踏摩其書假稱熟讀足下學宋先生之忠厚可也況不佞非踏摩之惡少乎

麗末諸公中能嗣唐響者圃隱先生然繁麗少遜於益齋奇健不及於牧隱大抵益齋是元調牧隱是宋體何嘗有圃隱裊裊綿綿之態致耶又有名家遂示爲妙

古者閉門讀書能知天下之事然不可不講問於博極者足下可謂能知本矣當先往待之李公要見乂菴輿地欲袖示之送之如何

春秋列國百廿四國多一字號而或有二字如小邾南燕而此書連書之不盈本數幸另定二字以盈本數以遂如何

元泰定帝分天下爲十八路不可考幸於文獻通考及清一統志沿革考出列書之以充十八路即令惠送如何勿以爲勞

僕竊以爲中原元氣之所萃故日月不旁照水土鍾

其和聖賢之淵藪而文獻之亭毒也安南故交趾之
域也距燕京萬有餘里歷世文物鬱然可觀琉球海
中之一彈丸也然遣子入學自明至于今勤勤懇懇
丕變夷風此皆僕考撿典籍獨自歎美而人所不知
者也惟我朝鮮箕聖之所避地而距遼東千有餘里
典章禮樂爲四夷首較彼交趾琉球其爲文明顧何
如哉故歷讀前史外夷列傳朝鮮爲第一其次安南
又其次琉球匪謂其強圉列序其文明也故崔致遠
金夷魚金可紀崔承祐貢舉於唐朝至今照耀朴寅
亮使宋而名滿天下徐兢著高麗圖經而金富軾特

列世家降及胡元益齋李公奉使西川降香江南稼
亭牧隱父子登制科至若我 朝開國與 皇明弁
起使价頻繁式無虛歲延至二百酬唱之盛觀感之
摯可謂至矣然反不如三朝之極盛爾
墨莊先欲贈我佩文詩韻我辭之請以韻略韻略稀
貴琉璃廠二十餘書坊求之數日始有此本其情誼
之敦厚有感也行忙未暇見之足下先睹其凡例吾
輩有韻之文皆爲金條則潘公所謂有關文運者恐
非虛言
統志蒲州所謂箕子墓不過引蒙縣箕子墓匪別有

墓於蒲也天下凡謂箕子墓三一則蒙縣一則平壤

未知其一在於何處也

拜帖以諦逅聞起居珍悉昂慰何已鄙人豹直摘院

日寫近萬言手指麻木矧又客使渡鴨水秪隔旬餘

爲供頭目明將還縣勞薪如此浩歎奈何紀年兒覽

方在徐直閣第其他皆在縣衙秪將蜻蜓國志二冊

奉呈

地志草看詳一番可謂盛水不漏而名宦人物實難

評議鄙之淺見以爲一遵勝覽載錄又細櫛三國史

記高麗史勝覽遺漏者一一補編又從磻溪地志若

崔煙村之流鈔載以　明宗朝爲定限而　宣廟以

後則姑闕之以俟從便區處勝覽所載者若有疎略

忒甚略玆信書添補至若孝子烈女亦依　明史之

例已有昨日面議與地係于史流須十分審愼是企

人生離合如流水浮雲初無定局而未有劇於今春

之分張也不佞幸無疾恙而自前月又復勞薪於武

藝圖譜之役匪久雖可竣事仍入內閣校閱　御製

柳寮亦以此役不在輿地之局耳府下士人李仁燮

即不佞祖免之親也曩者蓮洞將臣之爲寧邊仁燮

以其孤子無依仍作本府鄉人贅壻今雖産子女永

爲遐士之𧦧寧不可憐卽須伻存邀見隨事曲護俾其出入衙中以爲依藉之地幸甚且其人頗謹拙無他才具雖親近必無依勢作弊之端故如是深托焉矧又不佞之族姪爲貴府之部民亦係稀有之事也又聞吉衙者爲前官之别監坐事囚係於府獄云雖不知所坐之如何而其祖故别提仁和卽關西夫子也以鄕薦除官辛壬誣獄起棄官而歸因有一詩曰先祖當年涯書退孱孫今日别提歸敢言 聖世知幾去却憶鱸魚秋正肥 先王朝召見其孫衍誦此詩而嘉奬豈不盛歟衙之罪旣非元惡大憝則豈無念舊曲宥之道耶亦須論報營門從逅勘放使賢人之孫保存其家業如何

荐拜惠書且披且讀何異握手促膝譚言娓娓矧審每吟和陶之詩不作弔屈之賦任運騰騰騰任運爲之欽誦不佞又當編韻之役櫛字查畫細入毫芒天氣向暖心力易解不勝煩惱自顧孱軀百體僅具而所恃者行年五十巖電爗爗香祖所謂異人眼睛自編韻字空裏眩花諒非細故逅者令公之量移盖緣輿志之易就雨露霜雪莫非造化書中許多所教商議閣中諸公則大槩咄歎其著手之稽滯而内閣

書籍不可擅送鄉野地係左輔稍移便近事甚適宜旣在謫籍未必如是毫煤絲欄如例給備云其言未爲不可今示四難不待令公之言而已預知之矣略略修纂以待他時極意了當似是次第事耳第從平易條例火速起手如何人物名宦等所定方略可謂得體以此定之如何人物考內閣所貯爲二本從當議請於閣臣而未可必此事恰如徐憺圃放歸田里摠纂一統志何其奇也 莊陵志亦非至今延拖者亦非他人所可擅改何畏其太守也其書盡在沈待教家以其改修配食錄也亦當索去校閱耳配食錄考據詳明堪作不刊之典以此修正則省力於本志但草藁秘不出奈何京都志在於閣中當收拾出送黃華旅稿恣意評隲敢不如教復續十餘年前事詎不欣然

全韻草七葉先托秘省校閱遞傳于郁中必須看詳注脚如有紕繆爲之付籤期於簡明安望其盡善也若得事半功倍之術當免頭白汗靑之誚如何如何半日可以勾當送伻則即須出付以爲輪回諸處不多日竣工豈不快哉空鈌處略略塡滿無至推退割付之境也輪看次序先送秘省次執[illegible]次[illegible]次朴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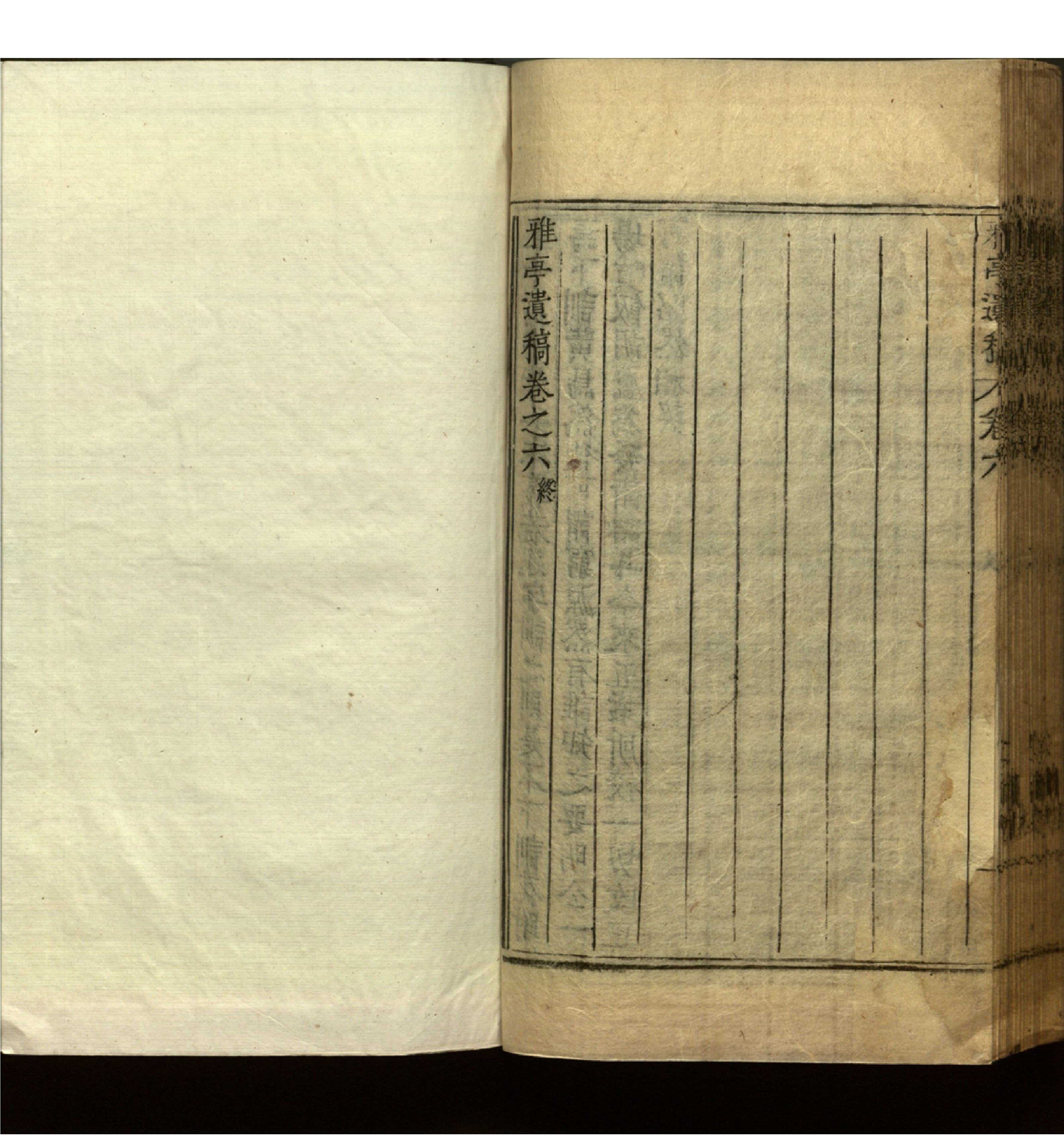
內閣次李令公紡車相似不可暫停[illegible]今送朝前覽訖如何

今來五葉只有二籤左右其倦矣乎俄有內閣之趣而諸處遲速不一悶絕昨問三字義意不明白可鬱灤水有二而一明一暗從遼西水名似好耳瓊夋見邯鄲淳藝經有曰||今之骰字也勢字訓令其葉不在當更考左右之校書精切更無其敵而柳惠甫接武探覓捉得左右之所未覺非惠甫工於校書大凡校書妙理無涯也又十二葉換送并前葉適六十二兩日可竣工城市全圖金剛峰詩奉呈耳

慫慂之慫當訓勸也慫慂而今此韻例慂字旣訓勸也云云慫字又有驚也之訓則慫下不必疊訓勸也假令慫無他訓則疊訓勸也云云餘皆倣此洶溶之溶果是誤書洚卽降而河內水名與洪水仝當商量改正劓訓之誅也刑也當易置葵下只訓稚也業欲刪之未果假令訓終葵亦不緊要旣有本意則未必添書此等訓以其似於韻府所編文字也葵下當書姓也云云凡姓名之訓姓也人名云者其爲音因人姓名而另具一音若万俟食其之類也葵則只是一音不必特訓姓也庫訓云云此條義例[illegible]無可稱

則只訓國名渭訓水草交甚近正當叶字之別見他音者互註兩音如缸音之江降也又如我音仝而毋義有異者字義仝而音毋有歧者並本註下界圈別註匪圈無以別也夥下麻鞴下既有餘地當添註至若餌下耆劉付者誤矣匪餌乃既此等處發摘如神令人不覺洒然如冷水澆背但訝明公捨不得翁訓鳥頸毛至曰恐未必駭人目以其出於說文急就云何公之不諒物情若斯之迂也鳥頸毛出於二書乃所以駭人目大凡甚麽說文何物急就又況鄒箇鳥何與於我其不艴然大怒曳笏却立者幾希矣

且千萬字皆具本義若逐字訓之則是不下訓花跗焉下訓黃鳥然後可謂窮源然有誰知之要明公一場噴飯胡盧爲發諧語耳今來五葉所校一切改正可謂昭然相契



雅亭遺稿卷之六 終

雅亭遺稿卷之七目錄

文

雅亭遺稿卷之七目錄終

雅亭遺稿卷之七

完山 李德懋 懋官 著

文

與朴在先 齊家 書

疇昔之夕賢者出門不佞迺悵仰天四眺水墨雲聚雨點稀噆爰命童子追及鐵橋不見而歸吝嗟良久不佞迂士也於事物機關甚疎百無所能癡如赤子靜如姹女不圖邂逅賢者隱然如覿素心者焉旣蒙惠顧蓬蓽又貺情章章凡五百字字字露心自顧不才無狀何以得此始焉駭悳中焉歎美終焉歡而且

洽竊自幸夫獲玆奇品異質也賢者以冲妙之年儼
如成人歛神畜志言譚井井劃雕返樸有古奇男子
風不佞歎未曾有不可不推以爲後來之秀賢者不
察不佞之空疎奬詡太甚感則深矣然亦自覸夫賢
者一心無宅有若托耐久交者行今人所不能焉不
佞安得不持心曲以相報乎不佞嘗有箴曰惜言如
金韜跡如玉歛華于衷久而外燭又嘗曰和光同塵
迹近於汚索隱行怪趣入於傲汚則諂人傲則戕身
古人曰雖不甚異於人亦不苟合於人嗟我莊誦書
諸紳賢者以爲如何嗚呼機詐日勝浮蕩忘返不可
爲言也淳眞精明隣於先民惟如賢者者可庶幾焉
勉之哉不佞之齒固勝於賢者賢者所謂德勝我才
勝我者將何以堪之晝既永矣薄袷輕鞋聊乘暇日
翩然肯來否

日永 一日如二日政是業進時節謹按前日尺牘已
知杜戶鈔書総勝於竟日呌呶六博爲戲士君子可
使科擧爲吾僕役不可使吾爲科擧僕役已致八九
分地頭也莊生曰道在稊稗若不勵勤安知道不在
科擧上耶但可已而爲之者不可已而不爲之者皆
惑也如吾輩不能盡力南畝亦不能嘗刀錐於市門

坐見老親之飢不得已屈首於此事亦常理也愼勿慽慽也煙樹相望邈若山河嘆嘆德懋得漢魏間諸名士書繙閱耳

足下知病之祟乎金人瑞災人也西廂記災書也足下臥病不恬心靜氣澹泊蕭閒爲弭憂銷疾之地而筆之所淋眸之所燭心之所役無之而非金人瑞而然猶欲延醫議藥足下何不曉之深也願足下筆誅人瑞手火其書更邀如僕者日講論語然後病良已矣僕叅祭于宗人家晨奧汨董飯日登涵七八度午間少已則或可叩足下門耳明日約雀館物軒西郭生遊東郊引白楓影中信宿而歸足下爲災人所敗不得同好會甚憎甚憎洛瑞面羸如塗茜澤悲哀可憐之色觸目凄苦

二月晦渡漢水歸時日暮武陵氏擲楚亭書書凡縱橫五六百言一言一情令吾心緒繞繚之也雖欲往別奈昏黑何苦風甚雨花事退舍行李跋涉如何春日少年輕衫快馬遊繁華國昔人所美然獨行踽踽誰與聒言僕起居樓中手一冊鳴禽助午睡從屋春遥將洛瑞園檜雨餘蒼翠意想忽到楚亭馬上未嘗不爲慰其晨衣暝飧之勞也然願善記都會風謠山

川勝蹟使僕以當卧遊也楚亭素俊爽者愼勿忘嚮
者論可惜蘇中郞雪窖之宵有時忘却手中之節之
言也然楚亭雅飭者吾何憂焉
梨花已落梯葉初敷別才二朔杳如昔歲身邊亥囊
長霑 聖渥懷中臘藥滿囊 天香時時敬奉魂馳
北闕官無高卑臣無貴賤重內輕外今實始驗兄書
美我驛亭高卧大有佳趣雖因賢勞而發有損余衬
之訓弟之現在勞瘁較兄輩金門待漏石渠校書天
壤懸殊不可同年在官說貧俗吏惡習然惟斯驛可
號殘局秪拈飮食餘可類推木頭菜棘如蝟毛石韋
菹滑於蝸涎癯頰益高弱胃日敗試想兄家之肉泥
炙惠風之紫蟹臛而中之交沉菹一何豪舉好笑好
笑
歲色倏改竊想逢新感舊之悲其何按之爲之惻愴
不自已焉弟老親氣貌日益衰減遭此荒年斗祿不
足以繼菽水秪自焦迫而已況又驢技已竭馬齒復
添自顧郞當姑舍是風雨昏曉跟蹌赴院蟄角烏帽
縱似林宗人何效焉釘鞋旣爛木屐又折殄瘁後已
固所甘心貽羞內閣竊獨惶恐逅間而中出宰繼之
赴燕聖臣休暇薄遊湏上不侫兄弟惠甫幼民輪回

供職不敢言勞而精力銷耗奈何奈何向者 賜批
玉堂 聖念及於吾儕旣感且悚不知攸措人倫常
稱云云一句每於中夜百讀千誦淚淫淫其潸襟恐
圖報之遲暮但恨不與吾兄把臂娓娓共討衷情
太廟景慕宮特 許驂奔俾周旋於樽俎之間 恩
榮所曁疲癃欲蘇近間成秘書獻賦 天門朱批煌
煌仍 命進箋叩謝除拜北靑都護直閣南公爲設
飮餞與焉者直閣徐公薑山承宣不佞及惠甫俱拈
韻賦詩此盖 上命也閔覆徵四之 盛意丕變文
風之 德音諄諄懇懇俾閣臣而宣之保寧宰之感

恩文扶餘宰之訟罪文俱 命製進亦係是日之
恩諭閣臣旣有關飭想已祗受矣大抵此事創始於
南直閣對策用古董書畵四字美慕中原嗜好小說
爲近日痼弊 責敎截嚴南公與李玉堂相璜至有
問啓之 命已出於邸報兄應見之伊後沈金兩待
敎次第問啓此則不出邸報嗚呼此挽回淳古振作
大雅之一機會也兄須十分詳審乃以悔過遷善感
恩知罪之意結撰一篇古文又或七言絶句十許首
文與詩間遣辭命意務極馴雅毋或浮靡字句之間
愼勿犯用俗所謂小說及明末淸初一種鄙俚輕薄

口氣如何如何南李兩學士已撰闢邪斥異之文與
詩入 啓云耳兄其撰訖以報牒馳呈于閣中也吾
儕二十年前泯覽百家亦云富有畢竟歸趣卽全經
全史而著書立言不出經濟實用間竊自付於漁仲
貴與之列發爲詞章亦以別裁僞體多師爲師相與
約誓盖自三百篇騷賦古逸漢魏六朝唐宋金元明
清羅麗 本朝以至安南日本琉球之詩上下三千
年縱橫一萬里眼力所湊不遺錙銖自謂不敢多讓
於古人而間嘗隨其所好種種仿傚一試爲之放蕩
遊戲或者意欲別裁而未受其用轉益多師而終歸

疵駁苦未抵于清脫自不覺其漸染歟弟則從仕以
來鹿鹿爲吏幾焚筆硯者爲十有五年年暮而才退
固不足爲役於文苑然秉休明之運值丕闡之會亦
不敢苶然却步從當振發抖擻跂而及之庶不負
聖上牖導之盛意焉夫俗所謂小說者卽演義之流
也以其誨淫誨盜壞倫敗化之具 王政之所可厲
禁故吾輩嘗與痛惡而深斥之此不必爲累於吾兄
而每恨吾兄爲人性癖突兀生長東方禮義之鄉而
反慕中原千里不同之俗其所設心一何宏濶甚至
滿洲鐵保玉保之輩看作兄弟西藏黃教紅教之流

視如士友世俗所云唐癖唐學唐漢唐䰟之目舉集於兄身此是公案兄亦自知矣兄家之朴土姓也然自古嗜唐日球待詔日充侍御日仁範制科俱入仕唐朝日不花在胡元爲資政院使日少陽元末棄眷屬入中土不返日士秀康凞朝爲確山知縣日寶樹今爲四譯官序班其亦異哉好笑好笑惠饋飴與脯供于老親嗚謝嗚謝但紙軸不長用之易盡何不續送提學吳公以吏判除夕前夜叅祈穀誓戒讀誓文還第仍就寢至平朝寂然無謦咳侍者審之已奄然長逝可謂仙解善人云亡不勝痛惜如公厚德何處

更見

上元丈 重舉 書

江中溪上追隨杖屨消搖多日眞其一生最初韻事水肥風利歸舟無戀但入城之日被雨泥行也勿川溪山留在胸次未可忘何以則辦石田茅屋聊作薖軸之所耶鄭君及孺子皆無戀敷嬒之色伊吾之音滿眼盈耳也

木州素有凋殘之名吏習想復因而不立能無亂絲之喻否古來治行第一多有傳經術而爲之者木民從此涵濡於仁惠之化局外旁觀亦不勝其喜也

前月移擱文院於都摠府　上幸院講近思錄四撿書爲給冊官眞千載曠擧漢之臨雍以後初有之事也伊日　特命六品遷轉不數日擧得陞品無功超拜隆天厚地將何圖報又　下祭官安徐凡公會不忝之　教尤不覺悚惕之至藁官胥隷擧有遺愛顧瞻棟宇宛承謦欬匪比他司奚徒近家之便且宜也竊想輪奐之役只獻完美之賀

與元若虛 有鎭 書

春雨太淋灕或恐南畝宿麥壞爛不審是時兄侍履能得佳安弟齋居讀書淵永之韻自怡自怡

頃奉手帖無回便末由修謝鬱陶方甚不意玆者清翰荐至謹審天寒歲暮起居安穩不勝慰昂仄聞近作龍門之遊秪自健美神逌而已詢于蒭蕘詩經攸稱荷高明垂訪故事不暇自愧其不能對而反賀爲學之勤勵也敢不隨所知奉聞耶謹列于別紙

語錄出於何時　禪家說法而門徒記其師言謂之語錄宋世學者效之程朱俱有語錄自然有世俗茶飯話頭東人尤不知之退溪眉巖諸先正拈出難解者釋以方言後世不辨名物統名爲語錄愚甚非之

人之命名以五行相生始於何時而表德之義亦始於何代　凡人之命名以五行相生似起於唐宋之間未能的知原始表德起於上古如帝摯字靑陽禹字高密皐陶字庭堅之類是也

別號始於何時　別號之始如伯陽之爲老子王睢之爲鬼谷先生之類是也

歷代風尚各有所據否　周之禮秦之法漢之氣節晉之清談唐之詩宋之學元之詞明之八股文清之博雅可見歷代風尚之沿革也

風水之說始於何時而合窆之禮周公以上亦有之否　風水之說兆於秦之樗里子而盛於郭璞合窆之禮周公以上未之前聞

銀杏樹有一字名之可稱歟　銀杏樹別無一字名以其實則爲銀杏以其材則爲文杏以其葉則爲鴨脚

篾何音義　篾音滅埤倉析竹膚也書顧命敷重篾席註桃竹枝席也

篸何音義　篸音聶亦音念挽舟索亦名百丈南史朱超石傳注百丈以巨竹四破之大如人臂用麻索連貫爲牽舟具白居易詩蒻竹篾篸郎百

式也大槩破竹絞索之名也
青陽已建而未接丰儀心焉鬱陶手翰之至閤內迓
新吉祥誦賀千萬弟離親而增齒情緒不好奈何奈
何記曰博學審問有此言而無其人久矣才者驕而
不學愚者耻而不問均是匪人也茫茫大地舉目投
足都是不可知之物也不可解之事也兄之通博不
謂不足而不憚蒭蕘之詢弟雖不才敢不隨所知而
奉副耶但恨家無藏書只以臆對漏萬掛一無足以
恢拓該洽之見也

佛法 漢明帝前有入中國之漸否 秦時沙門室
利房等至始皇以爲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
漢霍去病過焉支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歸然
則佛之入中國非始於明帝永平十年也

畵法始於何代 雲笈七籤史皇始造畵史皇卽
蒼頡也

蒼頡以後作字幾人 張懷瓘十體書斷古文蒼
頡大篆及籀文史籀小篆李斯八分王次仲隷書
程邈章草史游行書劉德昇飛白蔡邕草書張伯
英此其大槩以外亦多造書者紛紛不可勝記

相人之法始於何時周內史叔服以前亦有相人

之術否　周史佚始相人見物原
七言之作栢梁臺以上或有之否　七言三百篇
中多有之又如楚狂接輿歌鳳兮及甯戚扣角項
羽垓下漢高大風皆七言之祖也
仙術道術昉於何代　道家卽仙家也案道家言
則仙起於黃帝
題跋始於何時而題與跋何義　跋之名唐前無
有唐韓柳始有讀某書及讀某文題其後之名此
跋之始也迨宋歐曾諸公以後始有跋語題額也
凡書于前者爲題跋是也凡書于後者爲跋也愚

意然也
交質之法始於何時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春秋以上亦有此事否　左傳隱二年周鄭交質
質之昉也此以上未之的記
錢之始　國朝鑄錢始於何時而未鑄之時用何
㨾錢耶　鄭漁仲古今殊文圖引黃帝貨帝嚳貨
之字㨾錢之起遠矣不獨始於平準書所引虞夏
之幣食貨志所引太公九府圜法爲始也新羅高
麗以來錢文有海東通寶海東重寶三韓通寶朝
鮮通寶等名某某時用某錢書籍不備未之考也

本朝則　世宗命蔣英實鑄錢用於一時而旋不
行只用楮幣　肅廟庚申始復鑄至今不廢耳
子貢之工畫出於何書　子貢所畫夫子像在於
闕里見孔尚任出山記
緯書誰著或曰孔子所作信否　讖緯起於漢時
聖人書旣名爲經則迂怪之輩著緯托名孔子如
援神契運斗樞之言皆荒誕不足道東漢夏賀良
之屬多所僞撰盖皆左道也
郎當的揹何㨾　古有舞袖太郎當之語似是齷
齪之意

箭羽間刻名起於何時　箭羽間刻名昉於唐唐
書王忠嗣傳忠嗣召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
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案名第罪五
代史梁陸思鐸亦鏤其姓名於箭笴高麗時金敦
中矢落王輿前遂成大獄枉殺數人若書名於箭
上則敦中雖欲免必不可得據此高麗時似不刻
名
一字師出何時　唐鄭谷梅詩曰前邨深雪裏昨
夜數枝開僧齊己見之曰數字改以一字甚好仍
稱爲一字師

丁公藤

雉字之矢傍從何義雉步如矢直會意耶　寇宗奭曰雉飛若矢一往而墮故字從矢足下曰雉步如矢亦發前人之所未知雉性耿介故飛與步皆直而不回也

俗稱馬櫃木原號何字　馬櫃木只知爲鞭與杖而不知爲何物恨不與足下齋本草綱目羣芳譜和漢三才圖會等書逢田父野叟驗其俗名仍爲圖經也世儒聞不佞言未不齒冷然此事猶可與足下言耳

書曰鳥獸孳尾馬牛其風如蟲蛇之交感當用何字耶　蟲蛇之交接別無指的之字而詩趯趯阜螽趯趯爲阜螽之交此毛箋也如蛇之交則未之聞也只稱交可也中國方言驢猪之交曰跳猪狗之交曰走襲狗之交亦曰連猪之交亦曰拱地刨地猫與虎之交曰走仰牛之交曰走亦曰打欄跳欄皆有妙意并及之

凡書籍裝潢之始刊書之始鈔書之始出於何代何時　潢以檗染紙也賈思勰齊民要術有裝潢法賈後魏人也後魏以前未知也刊書始於齊僧實月鈔書始於蘇秦張儀見拾遺記

衮衣之衮字何義　衮卷也孔穎達曰龍首卷然

行李之李字何義通用耶　通雅曰行李行使也卽裝任也左傳昭十三年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李之命無月不至僖三十年燭之武曰行李之往來註行李使人也李東陽資暇錄曰李爲古使字攺行李爲行使云云

故人之稱出於何時而足下之稱亦何義耶　漢書留侯謂高帝云今所封皆蕭曹故人故人二字似始於此耳足下　猶陛下殿下之義不敢斥指尊者之意也

我國官階始於何代　官職之有階自新羅時有之耳高麗初官階不分文武曰大舒發韓曰舒發韓曰伊粲曰蘇判之類也

布絞帶之廣齊衰以下不過四寸許各有從服之精粗今人多圍全幅帶是別有他禮耶　布帶用全幅不作狗子是東方鄙俗

年新而不見舊友其悵如何卽拜兄手帖以審兄癬疥之患尚未快祛此弟前所經歷者爲之貢慮萬萬弟侍狀粗安而外閣編書尚不了當又登摛文院校閱五千卷書不知幾月可當心目俱疲奈何佳哉俯

問也經曰好問則裕傳曰博學而審問之眞若虛之謂也今方赴院末由詳答耳

羅兀是我國之制耶　羅兀本名帷帽亦曰羃䍦自唐宋有之

拜惠狀寒威孔酷兄有癬疥之患爲之貢慮趂時薰以人言無使蔓滋也薰時亦須謹愼不至中毒也弟編校　列聖誌狀日登芸閣鹿鹿無暇奈何俯詢諸條謹列于別紙耳今世問之者誰也日就鹵莽者政坐耻問而自聖哀哉燈南呵筆不宣

骽字音義　骽音轂說文挑取骨間肉廣韻骨間髓亦音䯝義同集韻又音綴株衛切祭䤋也案本作餟亦作醊

與趙布衣 衍龜 書

文章義理不可偏廢之訓齋心頂禮敬佩德音但大君子加鄙人以文章之目似是謬奬恐非眞砭文章豈易爲哉鄙人有一條不可拔之懶筋汩沒於科試俗學虛弄光景已屬罪過奚暇肆力文章自古名人碩士自稱不朽者其所自立自待皆從積力中來如鄙人董麤鹿直切之性不可及也迄歲以來氣血旣壯知慧稍開頗欲掃去腐儒求名之習回光反照常

常獨坐一室尋繹論語小學一語驗吾一行一句較吾一念敦朴眞素以此爲息黥補劓法而自然爲米鹽零碎兒啼女哭所波盪不住明滅不接定坐自行自止一生不受嚴師棒喝賢友針砭而然也尤自嘆大君子不得同閈晨夕以承高誨也且以爲元　明間穿穴訓詁銷刻性理攘臂爭競之假儒實不如漢之三老雖不讀書談道天質醇謹儀表一鄉足鎭浮俗假使鄙人學問長進爲世名儒每欲長帶三老氣味也爲假儒則鄙人竊耻之大君子以爲如何

盛撰三種書可見用心之苦而爲學之正宗迷塗之指南而昏夜之啓明也後學之嘉惠何幸如之然而道統錄中聖賢圖像髭髮顴頰年代旣遠恐不是眞的且朱子六贊外宅人之所作未免煩冗圖與贊刪之可也　皇明時以位板代聖賢塑像亦好意也座下以爲如何心學圖源流條例井井亦爲不刊之典而附錄神明舍圖天君傳神明舍記等諸作縱可見先賢爲學無所不用其極之一端而不其近於戲嬉乎本意未必如是而以愚意觀之雖不編入未爲不可若天君靈臺丹田主人翁者單擧而言則可也至於傅會而爲文字則何異科擧之文哉此非砭論先

輩愚見適如是也學庸圖說蒐輯甚博辨析亦精座
下所自作圖與說四三伏讀益發善哉之歎至於手
摸以置耳

上金直齋 鍾厚 書

下詢三代追贈故實更攷唐文粹 姚鉉編 目錄無三代
制歐陽公集亦無之自王臨川曾南豐諸集始有之
意者三代追贈始於宋時耶但歐公瀧岡阡表末記
其三代追封甚詳而自家所作內外制最富終無一
篇可訏子瞻所撰載於本集元明善所撰載於元文
類 蘇天爵編 後考文類亦有姚燧撰高麗國王 忠宣王 封曾
祖父母祖母 祖父不與 父母制一代追贈之制甚多大抵
詳考新舊唐書 舊唐書劉煦 新唐書宋祁 及宋史 阿魯圖等 然後可知
耳緣起二字南朝梁任昉著文章緣起盖記詩賦表
牋百文之所始緣起猶原始之意詳記其所起之緣
也頃者猥荷不鄙之惠仰答下詢妄攷盛撰至蒙領
可既悚且感不意茲者又被引譬古人一字之師驚
恧蹙蹙不知措躬紀年兒覽二冊有人願謄寫持去
今始索還謹襆上爾
垂詢紀年書漢則東蜀晉又分東因其中興之地各
立名號不害於正統至若六朝五代匪敢曰正統較

諸北朝本是夷狄南唐諸國各竊名號者猶可謂此善於彼故不得低一字書之若正統然而其書殂不書崩之類可見其筆法序中𩯭𩯁二字案字書本雲盛貌亦曰𩯭𩯁卽僾俙（李登聲類僾音倚僾俙彷彿也）又洞天清錄（宋趙希鵠著）曰𩯭𩯁（張自烈曰𩯭謂作𩯁）老人不辨細書以此掩目則明又元人小說𩯭𩯁出西域（方輿勝畧滿剌加國出𩯭𩯁）又方洲雜志（明張寧著嘗以詔使來本國）曰嘗於指揮胡𥫢寓所見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絶似雲母以金相輪郭而衍之爲柄紐合則爲一歧則爲二老人張于兩目字明大加倍又於孫景章所再見景章云以良馬易得於西域賈胡滿剌似聞其名爲僾逮（案此𩯭𩯁之譌）考此諸說則借雲之僾俙爲眼鏡之名而自宋元已有之但不盛行故　明宣宗時易以良馬今則人人用之矣垂詢五雜組蕭何工篆案漢許愼說文序云秦書有八體六曰署書注蕭子良云署書漢高六年蕭何所定以題蒼龍白虎二闕又晉羊欣筆陣圖云蕭何深善筆理嘗與張子房陳隱等論用筆之道何爲前殿覃思三月以題其額觀者如流水何使用禿筆（金壺記云何業篆擅時人謂之蕭籀）又漢書藝文志曰何草律著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

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擧劾歷撿諸說則何爲漢初書家之領袖且立法試人以書學爲初仕之路眞不害爲經世儒者作事不苟不可以刀筆掩其所長但其手蹟不見故後世不知耳如諸葛武侯父子謝安司馬温公王介甫朱文公皆工丹靑而掩於功業文學人不自知大抵世間如此事者不知幾何猥承盛問畢陳所聞見自不覺其蕃蕪亦犯古人玩物之戒還增惶蹙

前月獲叨剏設之官爰補菽水之供其爲榮悅至矣近日應 製奎章閣八景詩入侍 幄殿居魁 御賜明義錄又 命製登瀛洲二十韻排律亦復居魁 命賜白綿紙五卷顧以螻螘賤臣 寵渥踰分惶感之極不知攸措第當兢兢翼翼小心無他而不識門下有加勉之規誨耶恭俟而已近日職業則編校御定奎章韻瑞漸就頭緒頗費心力耳俯詢箕聖東來之事愚見斷然以避地而來因以封之爲不易之論而井田舊蹟終涉疑案以其不少槩見於中國書籍故也李茂李孟智事問諸蓮衚李子或知或不知已上諸般閱列他紙以呈耳中國書籍之稍稀貴者除非文士入燕親購則元無可得之理通雅之不來

勢固然也心溪宗人近又相逢能得無懸云西池菌萏想又發葶恨不追隨杖屨以燕以遨於澹影寒馨之間也

上金嘐嘐齋 用謙 書

飄簪錄林寅觀等事讀之三日悲憤不能堪世間儘多如許故事而後生少年未之得聞縱聞之不作痛癢想奈何

與李大器 晩中 書

翠樹可蔭芳草堪藉直齋先生杖屨所之復初大器周旋左右迭送賀話首夏之會殊覺爾雅梅雨惱人

足下起居清凉僕癯人也每見道貌清澈不任同病之憐上樑文及冬字詩今始淨寫筆遲蕪穢不入適用然安用詞爲求其意想所寄可也

前書過奬賤品聊慰微懷自顧驚恧不知所謝世間寧有使親飢餓徒讀古書無補菽水之孝子乎傳曰惰其四體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眞不佞之謂也古者以養志養體判爲二道然爲人子者徒工於下氣愉色扶持抑搔使其父母朝夕不食頷顑而責猶且自慰曰我能養志安事養體云爾則豈可謂之人子乎曾子之養志亦兼酒食而行之思之至此吾獨

柰何生民之業不出於士農工商然至于後世士有二目焉科也宦也夫科數也宦時也農曰力工曰藝商則財也仰事俯育無不從此吾兄試以此五者較計不佞疎迂愚拙百無一能平生寧有半分之近似者乎每一念此如墮煙霧罔知所向吾兄不暇責之罪之而乃反曰不失雅望孝孰大焉此何言也竊不取焉如吾老兄早抱風樹之痛獨操氷玉之節係歸門墻得聞大道雖飢寒困悴一朝溘然亦無所恨如不佞者假使不失雅望獨使親飢則惟屬匪人況鹵莽稚鈍終身無聞尤短才力素乏閭里之譽兼之不

能辦一日之養者乎或恐老兄言出匪情故如是讕言恕亮恕亮菴記有事有病尚不把筆奈何

與徐農丈 有年 書

自田間歸月已三改農丈猶栖遲小石山房翹首東雲曷日不思尺書意中至窮山讀誦書味雋永可賀可賀竊觀聰慧者未必勤劬勤劬者不盡聰慧自古名世而別閑門戶者莫不兼備當今之世惟農丈其人也不佞安得不愛之重之推爲後進之領袖哉尚書問目數十條纚纚滔滔窮究明析足發蔀蒙叨此贄問不無感應掇拾舊聞逐目以託未知高明之見

以爲如何璉瑚詩卷亦爲評批詩雖小技非極博不足以成家亦須努力至祝至祝嗟乎世之人舉不知科舉外有好事故父兄師友以是勸勉其不至喪心失身者幾希矣學古所以長知見讀書所以扶倫綱玆豈非好事耶雖未免從國制習科業而須卓然自立快脫今世科儒輕浮腐陳之陋習然後能保本然之天眞不然則皆雜流也農丈心靜而體端應不以此言爲迂也不佞今秋得租十碩朝飧夕饘安過寒冬較諸春夏飢餓不美富貴者大抵隨分經過不着妄想吾輩安身法也但悠悠泛泛犬馬之齒漸長而不能專意讀書操心飭躬猶未免爲鄉人是大閔也農丈年富力强須以不佞爲戒進進不已則如何不到古人之地位也天寒筆頭氷結不勝其呵燈下波吒艱辛胡草

尚書正義云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或云商書之商變爲尚古者或有此說歟正義所云尚與上同甚的確嘗記精騎錄曰尚書之尚本當作上音讀或曰秦時人臣避上字故作常音至今因之不改案正義尚是伏生所加若如此說則秦人不必諱其音商書商變爲尚未之考焉書是虞夏商

周四代之文則恐未必專指商代爲書統名
堯典曰放勳傳云放至也勳功也後世或云堯之
别名未知然否　正義勳功也堯放上世之功化
案放卽放效之放此說勝於蔡傳馬融皇甫謐司
馬遷趙岐王逸以爲堯名放勳亦有以放勳爲堯
之字或以爲堯之號諸說紛紜不知誰從然大戴
禮五帝德篇帝堯高辛之子也曰放勳帝舜瞽瞍
之子也曰重華禹鯀之子也曰文命毛奇齡嘗引
此說斷以爲名而堯舜禹爲當時通稱之號顧亭
林曰堯舜禹皆名也古未有號故帝王皆以名紀

臨文不諱也攷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禹名其
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禹崩之後五
子之歌曰皇祖胤征曰先王不敢名其君也愚以
爲顧說最好君上呼臣下不必呼其通稱之號也
且放勳重華文命云者上古命名似不如是華美
此是拈出二字爲聖人平生德業之大綱後人皆
惑於曰放勳曰重華曰文命之曰字斷爲名稱也
活看三曰字則恐非名稱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傳曰官在國都而測候
之所在嵎夷東表之地然則自國都至嵎夷不知

幾萬里則義仲躬往其所測候出日勢所未由未知如何但指日出所而云歟　禹貢錐指書名引漢書以嵎夷爲朝鮮地若如此說則嵎夷卽慶尙道寧海或江原道江陵等地距堯都不過六七千里何遠之有王肅以爲居京師而統之有時述職盖有測候之官府於嵎夷而有時親往測候而來耳

瞽瞍果是無目之人歟　孔傳曰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史記曰舜父瞽瞍盲以爲瞽瞍是名兩說不同愚以爲古人質朴不避隱疾爲名瞽瞍卽二字名不必分名及字而眞爲無目之人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后瑞猶今之符歟既曰日覲四岳羣牧又曰班瑞于羣后羣后者乃諸侯羣牧之摠稱歟但諸侯之謂歟　瑞符信也卽公侯伯子男五等諸侯所執之圭璧說文瑞以玉爲信也从玉耑徐鍇曰耑諦也會意羣后單指五等諸侯

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朔巡守四岳之相去里數幾許一年之內似難徧四方而小註問四岳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爲非今

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是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又曰唐虞時以潛山爲南岳五岳亦近非是一年往一處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徧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小註問答未知如何 以舜都蒲阪爲計則五岳相距不甚相遠郭璞云霍山在廬江案一說以霍山爲南岳然說甚好若以衡山爲南岳則太遠不可巡狩霍山在江北以此充五岳之數則一年之內足以一徧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同律度量衡可也至於協時月正日天子旣頒曆則豈有節候之差此時或無頒曆之法歟 孔傳曰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史記稱紂爲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驗諸國使齊一也案此說則古亦有頒曆之政而協之義可知矣

修五禮吉是俎豆之事凶是初終之事軍是兵戎之事賓是賓主之事嘉是冠婚之事歟賔似是冠

禮之賓吉字似與嘉字同意如何　周禮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固邦國以嘉禮親萬民之婚姻此是五禮之正解祭祀婚姻俱非凶禮故吉嘉之義相似也

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註曰鞭木末垂革扑夏楚二物鞭是鞭背之刑歟楚似撻而夏字義何謂　鞭似是鞭背夏卽榎之省文榎與檟同山楸也楚荆也治諸風濕痺先王以此撻人亦寓仁愛之意

與南元平公轍書

寄示權忠毅公應洙傳敘事延迤有風濤萬里之勢世之操觚學古文詞者皆飣餖襞積何嘗有此等片句半辭峻潔風致耶

今讀贈吳士執赴成都序道術之分裂文章之浮夸久矣專由於友誼之不醇今此二篇道術文章交相濟也又見友道種種刺骨可補世教非直文詞之粹美而已

與柳連玉璉書

前所商議通叶兩項何不回教耶頭白有日汗靑無期無或迒之通叶之分甚難韻會小補分立古讀卽通

韻古叶而細究之則不能截然有別大抵所謂通韻即東冬歌麻等聲相近(如乛从乛乚从乚之類)者古來相通而小補魚韻即通輯字(偶舉此一條其他不可勝記不惟小補如此諸韻書若字彙字典正字通日月燈古今韻略等莫不如此)則聲之不相近也如此所謂叶韻即聲之大不相近而古者可叶然虞韻即廿雷字(偶舉小補一條他不可勝記)則太相近也如此小補旣是古人成書則不得已從此叶音編之可也(如不從小補必以韻略或字典日月燈編之可也)盖叶韻之說顧亭林大不以爲鐵論(不惟亭林陳季立亦打破叶韻)今攷亭林唐韻正則無論曰通曰叶直曰古音而已其苦心血誠直返魂三代之古音而駁正沈

隱侯之四聲吳才老之叶韻故唐韻正一書似叶非叶似通非通一曰古音二曰古音今編叶音以小補爲主又引唐韻正補之則大是乖剌終年求之而不可合此必不得之事也故必如弟前言或從小補之叶爲金科玉條(如不從小補則斷以韻畧爲正今夏入燕祝芷塘之說如此)而又撿唐韻正補小補韻之注之不逮者某華音則一從四聲通解之訓民正音(即諺文也)逐字照撿則雖不盡善毋寧逾於偏邦之人任意臆定中華之正音也兄若以弟言爲可用則敢不發凡起例耶此豈小事可以行一國亦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十分詳審可也誤

了俗儒非徒不忍若有具眼者明目張膽而罪之駁之豈不可畏今弟此論雖不盡善亦足寡過兄其愼之十分商量更定凡例如合弟心則可以從命而若使小補及唐韻正（唐韻正只曰古音不分通與叶故也若以韻正補小補則不徒不成）亦足經年閱歲相混則弟不敢從教奈何奈何無論小補韻略字典與從其一可也兄其早決使弟起手可也若以華音（即用諺音）定叶音則非不俟弟則不可也兄其或面定或一一詳答此書期於早定如何如何此書與徐上舍同爲商確至妙

上沈直學 念祖 書

脫脫撰宋史立外夷傳而稱外國者塙護夷狄而別其名也今議編次遼金二虜傳附于大宋外夷西夏之列胡元以後至今世五百年來所未有之盛舉也然二虜有知當有不服者存何也彼蒙古偃然獨漏於三虜之列盖蒙古者元之舊號也自其太祖鐵木眞始建號於宋寧宗之世傳太宗窩濶台定宗貴由憲宗蒙哥世濟毒倏浮於三虜吞宋乃已當更採四主及世祖忽必烈滅宋以前二十年事編爲列傳以附遼夏金之後則名分始定綱常始叙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始可讀春秋綱目始可謂孔子文公如今

不可復見　高皇帝廓清漠北再闢乾坤之神威駿
烈則不得不垂空言於簡策以洩至憤以案硠磊而
已且復展拓他日永曆隆統以前書法之餘地三寸
柔翰可以一掃東夷北虜滔天之腥穢匪細故也今
讀遼金二史陡然始覺復立蒙古列傳之義例幸望
先議於總裁徐公然後　稟定以完史事不佞謹當
奮筆而仰助發凡起例之萬一不勝幸甚

與成士執大中書

超超南北各自鎖直紅樹黃華邈如河山少弟襆被
奔走於摛院葉官之間鹿鹿不足奉聞廣寧李公志
爲之一讀事因文奇不禁匪風之思史筌文苑傳當
依敎抽獻竊覸左右之於此事不翅苦癖濃情令世
還見古人不覺感歎

弟昨日與永叔在先出往蕩春臺擣砧武藝圖譜絲
管轟嘲杯盤交錯盡日瞢騰而歸耳廿四泛舟匪不
欲樂赴而未獻冊之前豈敢擅離恐不諧矣

某公風流弘長秪聞於古適見於今不可孤也然吾
曹一觴一咏俱有秤量稍踰分數恐招豐干饒舌愈
益括囊曾所交勉者也飯已當歷入

盛什愈出愈奇如華嚴樓臺彈指即現一何敏妙昨

日柳村二寮果來書局日本人詩畧加抄選

昨日 御賜白魚黃柑賤臣歸供老父俱宜病脾渾室感祝不知攸措杜高齋常恨白魚不受釣黃柑猶自青弟則一朝自 天而隕者銀條盈笣金顆滿袖何嘗有高齋之恨茲分五白雙黃

奎章全韻隨校隨生令人頭須欲皓奈何藝苑難事莫如校讎以其易淹滯而善遺漏也今此半日所校若是敏且精不勝欽仰付籤處或有當改與不改耳此書爲例不敢減却逼孜中原增一字只取聲彙所增千四百餘字減數十字所以九人校勘者注脚與通考中字或落也非聲彙之謂也

與柳惠甫得恭書

自我南爲無夜無夢與兄輩聯武行禮聚首校書或合杯雅謔絮絮未了曉角一聲殘月窺窻悄然臥在寒竹堂中呻吟咏嘆奈如之何赴任差晩驛務以之叢沓吏悍卒狡百瘼蝟興匪弟綿力所可牽補實有無窮之慮水帶鐵腥脾家崩敗一日所食不過二合奈何

日前朴徐二寮書來知兄入泌都仄想徐寮艷美朴寮甚妬以余不美不妬之眼目觀之兄本柔軟亦應

不安兄之此番榮光自何而得卽我之功也我適在此故兄能闖然而入速備壺酒爲我謝可也陪兩令公初謁　奎閣途中海上想多韻事弟於此段妬則不可羡或有之其能領略風煙平安歸來否弟日督貧民家家幾築避債之臺心甚不寧亦復奈何適有大丘煙杯一具仰餽煙一斤亦去須以此杯吸此煙滿滿

此等事有誰講摩耶兄獨留意廼所以爲我同志也

按老土蕃胡李滿住遺種也滿住旣誅移居白頭山西嘗耕種我地邊將遣人禁斷胡害之李守一李适等分道入攻焚其廬舍　宣廟四十年忽剌溫謀屠慶興蕃胡蕃胡請救於老土老土率鐵騎五千搶刧搬移穿過鍾城忽胡遣萬餘兵遇於烏碣洞老土縱擊大破之從慶源東城外回軍忽胡自此不振老土卽奴兒哈赤此卽滿洲熾盛之始而江外侵掠之患亦隨而息矣

與沈穉教象奎書

自我一別草樹濃綠百鳥變鳴邇來著得何文讀得何書竊想富有日新頓長一格不佞之期望足下固自不淺故每每相勉足下冲年亦善聽受何樂如之

必須先經後史泛覽他書分別内外主客則根基鞏固不外馳矣

與李汝剛 應禹 書

前日惠甫席上相逢何異雲中見月天寒歲暮懷人轉深仄聞令胤昏期在邇而末由厠跡於獻賀之堂不勝翹想憶昔兄以妙年讀書于塔北之茅齋弟之稚子方五六齡今則稚子爲丈夫而有女有子兄將迓佳婦婦之翁卽弟之少友農丈也老夫之鬢髮飄騷齒牙搖落儻來之事尚何言哉

與宗姪判書公 敬懋 書 代家大人作

日月迅邁廉谷大祥令曉奄過悲愴之懷尤加人數等者以其終無一箇孤兒堪托宗祀也廉谷甥姪諸金君爲大祥事來會慨歎立後之尚令延拖因以爲前日歷拜驪衙詳問此事則令公有曰徒緣某叔怭怭泄泄拖過三年云兩家有若互相推諉者然此何故也立後豈是諉惕之事乎聞來且悲且愧誰咎誰尤然而彼固外人不能深察人家之事情斷以推諉據理正責曷足怪焉而令公以爲云云者不無惑焉噫單子之族寒薄之門年卲位隆敦厚和睦蔭庇我宗黨憑恃以爲蓍龜者惟令公是已況爲曾考之嗣

孫而同堂之至親乎自遭廉谷喪變以後送終諸具旣藉令公之辦助則繼絕大事尤不可不克遵令公之指教故送子遣孫悲訴者累矣而每言門族旣孤不可揀選之容易事理顧重不宜決定之忙遽也且夫初喪之日旣不得按禮而立孤則當於終朞之後亦可以從俗而求嗣荏苒時日挨至于今事之顚末不過如此此令公之所知也某之所知也抑亦宗族之所共知也其間父子祖孫語到此事相對涕泣薰心摧腸仰惟令公庶或默想而亦豈人人所可知也槩非令公居門長之尊而慦然爲之稽緩也亦非某以堂內之親而頑然欲其遲延也凡係宗家事無大小不敢擅爲況繼絕存亡至愼至重尤豈敢一毫放肆任自專輒也哉非不欲屈首低眉乞哀於有子之家而不徒人微言輕聽若浼浼或恐反以爲不待門長之指擅行至難之事目之以僭越勢所必至自顧身世情亦慽矣某雖云老悖粗識此義故前旣仰議于令公今又申懇于令公者事理當然夫孰曰不可嗚呼若討廉谷現在產業薄田歲收七八石殘書數篋帙落而卷亦昻鐺盤盂太半破鈌古屋七間朝暮且傾窻扇廳版爲盜負去洞口老檜園中古松皆是

百年來先父兄之所攀撫而遊憩者今盡爲人剪伐蕭然若經兵燹門衰家亡者終古何限而傷心慘目未聞若是之甚從今以往縱曰立嗣屋不足以容妻兒穀不足以經春夏八位忌辰一年俗節酒飯羹脯于何具辦每一念此諒非細事不料某在世目見宗家之顚覆亦無所以援救蒼天蒼天此何人斯年追崦嵫稍可慰心者祖考妣考妣以下八位祠版咸萃一祠宛若平昔團圞怡愉朝夕瞻依若逢祭祀一飯一菜稱家有無手自爇香扶疾將事旋又竊自悲其一時展誠亦非永久事爾伏願令公亟擇宗人中勤謹完固誠實和厚者俾保零星遺業罔或失墜有子有孫使先人香火世世不絶焉則不惟仁人之用心固當若是抑亦某之銘感當如何哉每飯祈祝令公壽考康寧萬萬子孫昌其有涯萬有一苟非其人又不得保其遺業則是使長墜之緖竟至覆亡寧不可畏伏惟審愼某雖不敢擔當重事而人之賢否則亦當從而權衡之也胸中積抱病不能把筆使兒輩略搆以達猶涉荒率慚惶慚惶

與洪太和 元燮 書

不佞近間爲周顒沈約之學开青無期堪令人頭白

而靑城有服風味爲之蕭索閏四月正是人生難遇之會然其於無酒何應製二編尚留内閣索來可奉借柳詩亦不在此耳向者桃花時節只與泠齋轟飲三二番而貞蕤巧湊不一會

雅亭遺稿卷之七

雅亭遺稿卷之八

附錄

先考府君遺事

先君始生之夕王考夢老人告曰必生異子可以鐘大二字爲小字

三歲時有隣娼遺一文錢卽投于地曰穢穢誤落于鞋以巾拭其鞋

幼時家人嘗失所在向夕於廳壁後積草間得之盖耽觀塗壁之古書不知日之暮其嗜學卽天性也

年甫六七歲先輩命作詩以井爲題應口對曰信厚

人鑿井先輩大奇之期以久遠
性至孝丁先妣憂未嘗暫解經帶晨夕哀號隣人爲
之掩耳
先君仲父早卒與仲母同宮而居事之如慈母及喪
悲慟過禮棺槨衣衾之備周旋假貸家無僮僕親自
適市沽綿與布斂葬如禮時天大寒手面皆凍皴
王考年益衰而家益貧養具甚薄先君竊自傷飲食
若遇適口未及進不忍食每値王考生朝輒具饌延
賓客極驩而罷未嘗一歲或闕賓客亦識其日不速
而自來

平生不較計產業氷蘗之操不以飢寒易其性坐卧
起居有恒處不失尺寸常危坐不解役使罕命婢僕
謦欬不出戶外家人時或疑其出書帙刀硯亦使整
整位置不紊
羣居終日莊而不矜和而不狎有時詼諧曲盡人情
每對會心人談笑淋漓然莊重之氣穆然見於外人
不敢以褻語加之若見人不是處責勵甚嚴其人改
之則不畜其過
與人交長八九歲必拜齒雖平等不先許以平交久
而益敬友人若邀之則每應之曰當觀勢往焉蓋恐

有事或不能踐約故也有具飯請者則不赴具酒則赴之若被人速作夜話見烽卽還未嘗離家而宿

自幼未嘗受學於人王考先教十九史略自太古考其注釋鈔其緊要語問其疑難未及領會必坐靜處深思抽繹得其歸趣始怡然而笑否則上下反覆以至忘食或未課學則挽長者衣涕而隨之王考若出門而文義有未曉處必挾冊肩負於人就隣里長老問之未盡史略一篇文理已通暢如宿講其讀書也晝日晷于屋壁爲五時時至則雖與羣兒遊嬉盡棄戲具不待長者之警而一時讀十遍一日爲五十遍日以爲課

得一書必且看且鈔未嘗一刻釋卷看書殆踰數萬卷鈔書亦幾數百卷雖行路時必以書卷貯袖中至齎紙硯筆墨而隨之店裏舟中亦未嘗掩卷若得奇語異聞輒記之精於草木鳥獸蟲魚之學逢田父野老問其方名考諸本草以諺翻釋之

尹丹城可基嘗言公年二十時家在長興坊嘗夜晤隣舍而歸有一女子設公寢具藉枕而眠公惡之責令出蓋閭巷美女適避寓公家廊底者也尹丈聞于其隣每服先君之遠色曰當女色之近前輒思此友

此時事亦不敢妄近不正之色朋友之助可以得力如此云

先君族姪光錫號心溪少從先君遊負奇氣忽欲投筆先君貽書止之勸以性理之學遂大悟師事直齋金先生鍾厚學業醇篤嘗爲文謝其止武爲學歸功於先君先君不自居亦以書謝之

嘗與洪湛軒大容有雅契及湛軒出宰湖南憫其貧邀之甚懇先君辭曰與其寄食公門何如高卧吾廬終不赴

柳加平得恭嘗言余於中秋日向晡過青莊方朗朗讀書見余而喜談討移時問諸其門徒則不炊已兩日矣噫古之高士無以過也

自少閉門讀書人不得識其面而每春日和暢輒與會心友朋登高望遠飲酒賦詩南崖北麓殆無虛日嘗曰一歲中好光景不過暮春十許日此時不可虛度也其胸襟之活潑氣像之豪邁此可見焉

嘗善飲酒及從宦節飲曰飲易過過必誤事嗜甘啖蜜至一升最惡吸煙不食河豚嘗戒嗜河豚者曰胡爲養口腹而忘性命

梳必以夜曰朝晝多務洗足必於屛處曰人或有使

婢洗足忍以吾垢汚人手何其寡恕之甚也
澹於進取不喜作功令文曰科是與人爭競大壞本
性不如閉戶靜坐繙閱古人書博我見識及被選撿
書乃曰 至尊錫我好爵且 親考應製特蒙 奬
許何異登科仍不復入場屋
自奉甚約在官居處服用無異在家家貧而未嘗以
飢寒二字出諸口家人亦不之聞一毫不求於人平
生借人驢馬可歷歷數雖雜用不與人交易曰其獘
也爭余少也以鈍火刀易人好火刀至今悔之晚年
愈減節嗜好向午不具食不言晚至夜不設燭不言

暗不解囊緡不開篋笥者或至數年
家無書籍每借於人雖秘藏先君若請借必借之曰
某眞箇好書者而不閱某眼安用書爲如儲奇書不
待請借先自齎送先君嘗曰凡借人書冊未嘗轉借
未嘗壞汚未嘗違期人亦未嘗慳借
書中見忠臣烈士事蹟必激仰欽歎慷慨流涕嘗與
人書我 明民也多結交隆曆啓禎閒名臣處士似
勝於現在世眼前婥婀背後睢盱嗟夫嗟夫
嘗隨使价入燕都觀山川風物多與聞人才子談論
唱酬浙人潘庭筠號秋庫時爲庻吉士爲寫靑莊館

三字以贈之公刻而揭于室
壽至五十三一髭不白顏貌韶雅其入中州潘秋庫
見先君眼彩煒然大異之目以異人眉目自少看書
鈔書不輟晝夜未嘗以眼病廢書
見人眉睫間已辨其品又善覘得人情嘗曰吾苟當
有事時覘敵國機謀庶幾不下於人
不御博奕樗蒱等雜戲每戒子弟雜戲非君子事若
等如不好讀寧晝寢毋使此等技戲壞心術妨工業
也嘗往友人家若設戲具必數語而起人亦掩其戲
恐公之或見

絕禁僧尼巫覡不使入門亦不信卜筮堪輿等語平
生未嘗對術人論相談命
嘗著士小節三篇以自檢又教子弟及婦女先君之
實行盡在此書
先君於先輩最服醉雪柳公逌玄川元公重擧二公
亦絕重先君柳公晚居三湖先君不憚徒步而往輒
竟日而歸元公嘗爲其子定婚于先君之季妹語尹
丹城曰使吾見之婦彷彿於其十之一則吾亦無少
恨焉
嘗與尹丹城柳加平朴扶餘齊家集徐奉事常修舍

吾宗心溪及邊進士日休亦至論尊德性道問學二條心溪以道問學爲先邊丈以尊德性爲先爭之不已座或有右心溪者或有右邊丈者旁引曲解反覆辨詰先君笑曰公等試洞言之余當悉記之遂引長軸記諸公之爭辨耳聽其言手抄爲文至於雞鳴筆不暫停連章屢牘儼成性理大文字先君與人遊不但詩酒逍遙而已

先君嘗曰余氣質羸弱如婦孺嘗勉愼起居節飮食以是得無宿痾云每以涵養精神理會氣像八字書諸座右

或問何者爲士之本分曰大略入孝出恭晝耕夜讀而已又問省事以何爲先曰懲忿窒慾節食愼言四者可省千百紛紜擾亂之事

嘗詔不肖曰凡人之日用行事必十分無疑萬全不敗而後乃行雖不甚異於人亦不苟同於俗且交遊亦不可不愼人之心術隱微雖難測聽其言語觀其容止其臧否可得七八汝於羣居肄業之時苟非其人不如索居

不肖嘗觀西遊記三國演義先君見輒大責曰此等雜書亂正史壞人心吾爲汝嚴父兼以良師豈可使

吾子弟駸駸然外馳哉不肖旣承此訓不敢復近演
史稗記
人或請見先君所著詩文不肯與之曰余之私稿非
珍且貴也一示人三日作愧錮諸巾箧自有可出之
日
人有詩文輒就質焉請加批評先君應之如流得其
評點者多葆藏焉
或問歷代詩何者最好曰蜂之釀蜜不擇花蜂若擇
花蜜必不成爲詩亦猶是也爲詩者當汎濫於諸家
有所裁度則吾詩各具歷代體格今之人曰唐曰宋
曰元曰明各有所尚非言詩之鐵論也
家素貧無紙自少習字于䴡板五六片版爲之朽又
斲而書之版薄如紙大字如篆籀與顏魯公家廟碑
相近細字如蠅頭四隅必井井工於六書雖百忙不
作俗字僞字嘗語人曰余之字畫雖不能悅人眼自
以爲好六書如徒尚體勢不知字義之如何雖極媚
嫵其於不好古何柳佐郎煥德精於書法嘗曰朴次
修筆法之妙固不可及而青莊畫法之近古實不下
於次修云
好畫山水松菊尤善於蜘蛛黃雀然不甚從事人亦

罕知用李凌壺麟祥粉紙法以米粉水蘸紙搗之色甚鮮潔剪紙爲蘭竹形加粉紙上用墨或雜采彈于紙面閃閃斑斑黯澹如畫名曰彈毫箋又好鑄蠟爲梅花以紙爲蔕以毛爲蘂嘗作輪囷梅十箋

嘗讀書夜寒不能寐以論語一部積置當風處漢書鱗次覆于衾友人嘲之曰孰謂炯菴貧魯論屏漢書衾可抵錦帳翠被

嘗於器用多有異思王考年近八耋不便坐卧行步先君命工刱造椅子其制設機開合以便屈伸又造兩輪小車前卑後高上設椅下設小函可藏書冊衾帳一人從後推之日行百餘里形如犂名曰犂車轅以曲木如匕形者曰匕轅又有卄輪迎軸之名大抵車高則易於傾覆卑則人必曲躬推之不便用力故用匕形之轅使之前卑後高免於傾仄利於推轉以便老人其他器用有通刀燭豆之屬皆先君刱製者也

世人只稱先君之文藝然先輩之交契最深者每嘆以爲篤行先之節操次之學識次之文藝乃其末也蓋亦定論也

嘗著書工於考據辨證嘗於昆蟲草木名物度數經

嬰處稿
靑莊館稿
耳目口心書
士小節
淸脾錄
紀秊兒覽
蜻蛉國志

濟方略金石碑板以至 國朝典章外國風土莫不
細究焉
著書十二種曰嬰處稿卽先君少時所著詩文自言
持身謹行當如嬰兒處子因以名稿曰靑莊館稿靑
莊卽鵁鶄之別名在江湖間不營求惟食過前之魚
故一名信天翁其自號者有以也曰耳目口心書卽
耳所聞目所覩口所言心所思曰士小節援昔賢遺
訓以備箴警紀今人近事以資觀感曰淸脾錄載古
今人詩話曰紀秊兒覽起自上古至于 明淸及春
秋小國而詳於華夷之別曰蜻蛉國志記日本世系

盎葉記
寒竹堂涉筆
禮記臆
宋史補傳
磊磊落落書

地圖風俗言語物產曰盎葉記卽古今考據辨證之
語曰寒竹堂涉筆爲嶠南郵丞時記聞見曰禮記臆
釋禮記難字疑義曰宋史補傳承 命編校 御定
宋史筌也補撰遺民列傳及高麗遼金蒙古傳曰磊
磊落落書編輯 明末遺民未及删定
歲丙申 上命建奎章閣置閣學士粵三秊己亥又
置檢書官四先君首選是職 上命諸檢書賦 奎
章閣八景七言近體八篇先君居魁復 命賦登瀛
洲二十韻七言排律又居魁並賞 賜有差
出入邇班十五載榮寵備至賞 賜頻繁先君居常

感泣而謙慎自牧不移素守依舊山澤之癯未嘗一
造卿相之門人有勸之者輒曰余之仕宦罔非 國
恩豈可剌謁朱門得隴復望蜀耶
嘗語人曰余自少好看書著書幸逢 右文之世職
忝檢書每因編書得看閱古觀所藏秘書可謂能事
畢矣
每當校讎之役文書雲委山積雖疲筋勞神不以爲
苦同僚戲之曰務逾劇而興逾高可怪也
每値文字役先君多與於編摩如 國朝寶鑑羹牆
錄文苑黼黻大典通編之類也此四種書先君之名
俱列於纂輯諸臣之下其餘考證刊行而姓名未登
者旣校勘而未鐫者亦夥然
嘗校 御製文字於 大內天顏昵近誦聲乍徹
上屢教曰汝讀善矣汝須高其聲也又嘗 教曰若
等將老矣追其未衰宜搆一大文獻闡揚故事闕牖
後人不亦善乎先君承 命感激未嘗不流涕
沙斤驛有年舊公債每歲取殖爲公費日摭殘民民
不聊生先君爲丞報上官革罷郵民至今愛慕焉郵
馬有闕郵人獻馬代之以不閑步斥之時咸陽郡有
士人素親熟一日訪先君謂曰吾有一駿駒請公買

之乃命宰入卽前日不閑步而改繁纓羈勒者也先
君正色曰吾聞嶺外是鄒魯鄉意者多謹飭之士今
反與馬駔結交耶其人面騂而退
宰積城十考皆居最嘗語人曰廉則威生公則惠及
人或以俸薄語先君先君輒色變曰余以一介書生
眤近 耿光官至縣宰上供老親下育妻孥榮已極
矣秖頌 君恩豈敢言貧
先君之爲邑也承 命編校 御定宋史筌凡四十
冊雖簽丁催科之時未嘗一日釋手嘗備置一雙小
箱手自結繩戒不肖曰官未可恃余若在京而遞邑
必盛吏筌于此箱繩以堅緘也後果在京而遞
嘗戒家人節用曰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國
猶然況斗邑乎分月廩爲日廩米鹽薪菜不踰一日
所界限及其解紱緣毫無所犯歸家之日罄乏如故
焉
縣廨壞漏不可居自上官日有志營繕捐廩爲糧省
俸鳩材壇廟堂軒樓館倉廩一時修建時徐公有防
爲畿輔巡次縣齋周覽而歎曰以積之殘何以辦此
君之幹局惜置殘縣
或謂土木甚張大盍仍舊貫而自營產業此可謂今

世之能吏先君正色曰爲吏營私國之賊余雖不才豈忍爲國之賊耶

在縣有盜稅米者鞭撻不服屛左右命盜近前從容語曰無恒産者無恒心汝之爲盜豈本性之使然哉汝若不服罪當死吾不忍殺汝盜感激流涕曰稅米幾斛埋于某地某丘掘之果然邑人至今稱之

民有訟田幾至卅載不得决公納其券詳察圖章四圍徵有刀痕乃是盜搭田主圖章而刮起券紙使之薄仍膠之以圖章以澹墨抹其搭邊掩其刀痕所以人莫能察先君剔其圖章搭處隨手而覈訟者乃服自是民莫敢以僞券爭訟

縣之南有青鶴洞古松白石幽邃可愛舊有亭盡圮先君新搆數間扁以又醉翁亭暇日乘自製小車獨往逍遥興盡而返

上嘗命諸臣編纂輿地誌先君亦與焉時先君在縣衙撰修縣誌搜訪孝烈廣採古蹟甚該洽送于書局書局諸公覽而歎曰我 國州郡爲三百餘而無如積城縣誌之詳且盡矣

歲甲辰 上行幸 永陵上親製七言絕句一首命各務差員賡進時先君亦以差員應製幷揭板于

正祖

坡平館

先君仲弟又入撿書時先君在縣貽書曰兄弟食祿
盛滿可畏以何才藝報此 恩渥惟以勤儉二字敎
汝汝須銘佩勤以奉公儉以自守也
家不畜乘又無僕御先君與仲晨夕徒步赴院使女
奴褁帽靴隨之嘗謂仲曰徒步供職貧人本色吾輩
當以筋力圖報
上嘗命先君及內舅白公東脩朴扶餘齊家編輯擊
刺等二十四技閱書局於壯勇營每技下爲疏解爲
論斷爲圖譜 特命朴丈楷書刊本又爲諺解一卷
使營中將士講習之 賜名武藝圖譜通志書旣成
上輒稱之曰近來編書不爲不多而其凡例體裁以
及刻雕字畫無如此書者 命油其版以永其傳
上命撰壯勇營春帖仍謄諸冊子每歲立春多用先
君所製者云
庚戌夏湖南女子金銀愛痛隣嫗之誣其淫挺刀刺
嫗殺之辛亥夏 上令都下過時未婚者金申二姓
定親而庀其具 上俱 命先君立傳二傳俱載內
閣日曆
庚戌承 命撰龍珠寺殿閣及堂寮柱聯凡十六句

仍 命畫飭剞劂以揭之
上嘗許先君之文有山林氣又嘗製進城市全圖百
韻詩 上親賜批評題其券曰雅先君曰 九重一
字之褒足斷賤臣平生遂自號曰雅亭
嘗在 大內編書 上賜一顆橘曰是名大橘 肅
廟朝隨海船來 命種耽羅島中者也先君懷之而
出獻諸王考
先君有兩弟仲爲撿書季爲壯勇營知彀官燈夕翌
日 上賜知彀官一大燈以遺老父燈凡八稜稜輒
剪彩紙爲飾歸懸中堂光輝滿室於是置酒延賓以
寓感 君悅親之意仍屬成北靑大中作 御賜燈
記
嘗承 命編進韻書名曰奎章全韻字畫皆用六書
注釋參以諸家韻書叶韻通韻亦無不詳備先君沒
後甲寅冬 命鋟梓仍 命仲父暨不肖光葵同爲
校正董其剞劂版有大小二本
嘗因編輯韻書入侍上謂先君曰近者藥院所製
立效濟衆丹即予之所命也視蘇合元益神效先君
對曰臣父年老多病因臘藥之 賜此劑屢試屢效
不勝感泣 上特賜五百錠

上使閣臣選歷代諸家詩嘗　命先君命名對曰名以詩觀恐合宜　上允之先君乃纂詩觀申唐宋明詩人小傳

壯勇營知㲄官等屬先君撰　御射記　上覽而嘉之問誰所作也具以實對記中粤惟我　太祖天錫勇智之句　上改以粤惟我　聖祖仍　命近侍曰所重在焉尊閣之可也朴扶餘齊家書之仍板揭于知㲄官廳壁

歲壬子秋先君季弟登武科時先君直摛文院　上召先君與新恩對舞於　上前仍　賜樂及宴需

命出直夜將半出　宣仁門觀者四匝無不欽聳先君曰以生　上命賤臣昆季聯舞榮感極矣又與仲季舞于親側極其歡娛

嘗公退語家人曰余以螻螘賤蹤猥蒙　天恩奉檄之喜已無可言苟得數畝田園可備疏糲教子著書以終餘季是吾素性

燕居雖盛暑不脫巾襪及疾劇忽自解脫先君仲弟對家人泣曰公病重矣我伯氏雖甚熱未嘗脫巾露足今異矣吾知公病之重矣

及病篤而不以深憂坐臥言語自如也子弟和藥以

進輒止之曰安用藥爲時　上以先君之文或進稗官有自訟文製進之　命屬續前一日以應製差晚爲憂有時有沉吟狀顧語仲弟奉　老親往季弟第善供養是夜精神猶未昏命不肖誦　御定人子百選文數篇手自擊節及臨終更整衣冠而卧宗丈判書公敬懋嘗曰吾宗雖甚單子有心溪之理學有青莊之文章可謂盛矣不羨他人之閥閱及聞先君訃歎曰已矣吾宗棟樑折矣至於行路婦孺莫不傷歎

上聞先君沒甚嗟惜　命內閣致別賻癸丑冬至賜甲寅曆一冊甲寅又　賜乙卯曆一冊乙卯又　賜曆并書皮封曰故撿書官李德懋家

先君之仕宦十有五載　內賜頒數書籍服用食品藥品果穀魚族藥丸之類總爲一百三十九種通計名種之疊　下則亦至五百二十餘番之多故別著內賜表一冊以識感　君恩云爾

乙卯四月初三日　上教曰今因韻書印役事思之故撿書李德懋之才識尚今不忘其子聞已闋服李光葵特差撿書官車五山集朝家猶且印給况李德懋之文與勞乎渠之家力何以辦得印藁乎印書文

留置錢五百兩特給近俗雖慳於施與當此矯俗之
日當從此等處提撕閣臣之時帶將任外任者抄啓
文臣之在腴任藩任雄府者俾各隨力助給期於速
付剞劂至親訓將亦豈愁然乎仍　命書給恩教一
通是日宗族親朋相顧而賀曰公之在世守身勤業
勞於編纂之役及其身後　至尊思其才念其貧廼
有錄孤鐫稿之　命恩榮所曁非獨深感九泉亦將
興起一世於是不肖泣血謹讀恩教于祠堂前
李泰判書九與先君同閈交好往復書牘多至數百
篇雖如瓜大紙一一膠續而藏弃之及先君沒後齎
以還之其愛惜先君之文字如此
遺稿之抄選校讐直閣尹公行恁主其事亦　上命
也詩文凡十四卷刪爲四冊刋行于世其餘著書諸
種總五十餘卷藏于家
　惟我先考動靜言行多著於士小節三篇而
　至若不肖男光葵耳聞目見之可記者或恐
　逾久而逾泯故含哀泣血撰次如右

行狀

縣監朴趾源撰

積城縣監兼奎章閣檢書官炯菴李君諱德懋字
懋官系出厚陵別子茂林君謚昭夷公諱善生

贈戶曹參判司憲府監察諱廷衡其高祖也通德郎
諱尚馠其曾祖也江界都護府使諱必益其祖也通
德郎諱聖浩其考也妣朴氏潘南人縣監師濂女錦
平尉諡孝靖公彌成孫也以 英宗辛酉六月十一
日生 上之十七年癸丑正月二十五日卒于家得
年五十三旣踰月葬于廣州府南板橋村酉坐之原
用士禮也越三年乙卯月日 上下傳旨內閣曰令
因韻書新印追思之故撿書李德懋才識尚不忘令
閣臣徵其遺稿于家删定而刋行之 賜內帑錢五
百緡以爲剞劂費仍 命錄其孤光葵復爲撿書於

是光葵將謁銘于諸名公以其手所錄先君遺事八
十五則徵余文爲狀嗟乎余與懋官遊三十年於其
平日出處言行宜無所不悉矣旣辭不獲謹爲之狀
曰傳不云乎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懋官以
一布衣受特達之知於 聖明之主隆褒厚渥曠絕
當世簪履之記不替身後今其詩若文將流布于永
永來茲則後之欲知懋官者亦將於是乎求之歟然
其貞高介特之操行眞切透悟之識解淹貫該洽之
記聞與夫溫粹豈弟疎宕爽朗之容色辭致則已奄
然千古矣此余所以徊徨掩抑尚庶幾其人而不可

得焉者也懋官幼而夙慧酷嗜文字一日家人失所在向夕於壁後積草間得之盖耽觀糊壁古書不知日之曛暮也長者授書字畫音義必求精覈有未曉暢于中輒對書涕泣潛畫日晷壁間爲讀書程限雖與羣兒嬉遊方酣時至則必起去端坐念誦不顧也及長博極羣書每從人借書書雖秘藏人亦未嘗慳借曰李君眞能嗜書者也好事者或有不待請而先自借示曰有書不閱李君眼安用書爲癖於抄寫每得一書且看且書嘗置葉子小冊于懷袖中雖店次舟行未嘗廢也故家雖無書與蓄書等平生所讀書殆踰二萬卷手抄蠅頭細字亦且數百卷而字畫方正雖忩遽不作一俗字 上御極之三年述 光廟故事設 奎章閣置檢書官四人懋官首被其選凡館閣撰修鉅典無不預聞如 國朝寶鑑羹墻錄文苑黼黻大典通編之類咸有校勘之勞又編武藝圖譜奎章全韻考據精博義例詳密書成悉稱 旨命陞職者六懋官所自撰著可以舉名其編者凡十數種嘗自言士君子持身處心當如嬰兒處子人或請見其所著詩文則不肯與之曰余之私稿非珍且貴也一示人輒作三日愧錮諸箱篋自有可出之日

故名其初集曰嬰處稿有鳥終日植立洲渚不營求
食游魚至前俛而一啄是命信天翁又曰青莊君之
自號者有以夫故名其二集曰青莊館稿動靜語默
不離道也耳目口心無曠官也聞斯書之見斯書之
言斯書之思斯書之故名之曰耳目口心書士當以
曲禮律身內則敎家不謹小節其於大者何於是援
昔賢之遺訓以備箴警紀今人之近事以資觀感故
名曰士小節或問歷代詩何者最佳曰蜂之釀蜜不
擇花蜂若擇花蜜必不成爲詩亦猶是也天地英明
之氣不以古今而或變採其秀句漱我肺腸故曰清

脾錄皇王帝霸華夏夷狄以年紀事撮略舉凡小子
是識故曰紀年兒覽狻彼島夷百世之讐巢窟幽晦
圖籍無徵我欲審敵終古眛方君嘗自言我苟當有
事時使絕國覘機謀庶幾不下於人嘗遇人漂海還
問彼中事歷歷如躬履其土其人驚曰公何時過海
故紀日本世系地圖風謠土產爲蜻蜓國志昔人躬
耕取柿葉纂佚事埋盎田間竟畝一投故曰盎葉記
宦遊嶺南薄記聞見瑣錄片札奄成編帙曰寒竹堂
涉筆小戴疑義難字以意釋之曰禮記臆承 命校
讐宋史筌請爲謝翶鄭思肖等立傳別撰蒙古遼金

列傳以正華夷之分曰宋史補傳嘗與人書曰我明民也結交隆曆啓禎間名臣處士視世之眼前媕婀背後睢盱豈不賢哉故採甲申後遺民事行曰磊磊落落書此其所未盡刊行者也懋官未嘗以儒者自命夷考其行謹守程朱門戶不失尺寸爲文章不求馳騁震耀辭達理到刻畫簡潔自成一家 上嘗稱其有山林氣尤精小學名物凡草木蟲魚田夫野老之所未能指別者莫不辨驗精確以至典章風土金石書畫纖瑣奧僻微發其端則應之如響莫不厭其所求而止焉否則蓄之若虛不以所學耀人其論

天下事是非成敗古人心術隱微之處文章時代雅淫醇漓之下無所逃其衡尺可謂有千古隻眼者矣然世之論懋官者稱其品行爲第一識解第二博聞强記第三文藝特第四耳今其文藝之不可及者如此則懋官之品之行從可知矣嗟夫懋官幼性端方不妄交遊閉門讀書四十年名姓不出里巷未嘗識一宦達人破屋不蔽風雨疏糲屢空未嘗以飢寒二字出諸口雖妻子未之聞也坐卧起居有恒處書帙几案位置整整羣居終日莊而不矜和而不狎人亦不敢以褻語加之事父至孝愉愛之色達於面貌居

母喪未嘗暫解絰帶非上墓則雖宗子之家未嘗往焉晨夕哀號隣人爲之掩耳或問士之本分幾何曰入孝出恭晝耕夜讀而已矣又問省事以何爲先曰懲忿窒慾節食愼言斯可矣嘗戒其子弟曰日用行事雖不甚異於人亦不苟同於俗當平平存在略略收拾可也嘗隨使价入燕都觀山川風物多與一時名儒談辨唱酬俱言懋官之詩力掃凡蹊別闢異逕晩宋晩明之間當據一席眞篤論也懋官由撿書二十二朔而陞司䆃寺主簿出爲沙斤道察訪歷廣興倉司饔院主簿除積城縣監或言其邑殘俸薄懋官正色曰吾本書生　上恩至厚使守一縣得以供養老親恩寵極矣豈敢言他到官卽捐廩治廨宇一新置小亭靑鶴洞老松白石幽敻可愛扁之曰又醉翁小車獨往暇日逍遥戒家人節用日易言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國猶然況小邑乎析月廩爲日支米鹽薪菜不踰當日之數嘗自縣歸以官廚壽親甘旨備設而自以野蔬餉客眞情藹蔚非强學茅容故事而然也最十考復入爲苑署掌苑署別提尙衣院主簿司䆃司饔則再任旣解紱歸出無僮馬常使女奴齎袍帽以從徒步赴院曰是吾分也出入　禁省十

五年前後 奬諭之勤錫賚之渥同僚莫敢望焉自少澹於進取不喜作功令文及被閣選因不復入塲屋曰 至尊親考吾文奬許如此何異登科每語人曰余平生好看書今日得見閱古觀所蔵 御書可謂能事畢矣嘗侍 上校御製文字 天顔昵近誦聲乍微 上屢顧曰汝讀善矣須高其聲一日 上謂曰若等行將老矣追其未衰宜成一大文獻闡揚幽隱開牖後人不亦善乎 上之所以期勉之重盖如此懋官退語家人感激流涕未嘗以榮寵自誇謙愼儉約不移素節世尤稱之嘗應 旨賦城市全圖百韻 御筆題其券曰雅遂自號曰雅亭淑人水原白氏同知中樞府事師宏之女忠莊公時耉之曾孫生一男卽光葵二女適柳烷金思黃嗚呼懋官之風流文雅不可復接而跡其平生列之淸士儒林之傳無疑矣謹撰如右尚俟世之立言者擇焉

墓碣銘

原任直閣尹行恁撰

余幼時見龍門元子才野服奇偉須眉歷落性峭亢少許可然嘗言李懋官淸修好文章名重當世余故知懋官之可交也 奎章閣成學士選知名人爲僚佐於是懋官官撿書後五年余忝閣職而遂與懋官

知琴酒圖書聯翩以爲樂始知舊聞之不虗也懋官系出公族以茂林君爲祖其後多賢人大父曰必益江界府都護考聖浩通德郎妣潘南朴氏以辛酉生懋官年六七歲能賦詩驚人及長劬工愈力家貧曠食者數讀書固自如深於攷訂雖外蕃僻壤不載於柱下者其風謠星土輿衛宮室職官沿革歷歷如躬履其庭嘗入燕見中州爲戎飲酒悲歌蒐購逸史秘乘歸著　明季遺民傳命曰磊磊落落書讀魏世傑高麗刀記輒撫掌大呼滂紛紛下因爲余言寧南侯諸人得失詞氣奮發夜不知曙雖其貌如婦人當

語時目光煒煒見者凜然以恐懋官撿書在已亥而兼吏文于槐院粤三年主司䆃簿冬出丞沙斤驛蕩民債修馬籍治爲諸驛最入官太倉廚院知積城縣捐俸廩修壇廟廨宇以新之南有青鶴谷多奇樹嶔石溪水出其下窈窕可愛懋官顧而樂之搆小亭扁以又醉翁有時命小車載酒與客逍遙酬呼人不知爲太守也縣有盜稅米者久不服懋官辟人使近前曰若之盜豈性也哉無恒產故無恒心余爲若憫之與其匿罪而死無寧輸實以聽官盜感而泣遂告米幾斛藏某地人以爲神爲政六年士女歌之連官尚

方掌苑諸司而檢書常兼之凡書籍校勘未始不與
聞盖自年少時喜著書及爲佐於内閣而相編摩之
役也得以恣觀于秘府之蔵藻采日益新所著書十
有二種而所謂士小節者修己治人之方殆數千言
可以列之學官余於是益知懋官不徒有文章耳人
有問於懋官者曰士之本分凡幾何懋官曰入孝而
出悌已矣晝耕而夜讀已矣又曰省事當何先於易
有之曰懲忿窒慾懋官爲人簡澹不肯與宰相交雖
故舊諧謔譁笑淋漓之際容儀不捨繩尺公退終日
危坐盖聞杜五郎之風云年五十三而卒葬之漢南

板橋村忠莊白公時耇之孫爲懋官淑人舉二子男
光葵女適柳烷金思黃初懋官校奎章四聲韻既殁
之三年始印之　上教曰韻書告成李德懋之力也
其才識尚今不忘其子可爲檢書因　賜鈔五百刊
其稿德懋卽懋官之名而光葵遂繼父職　上又命
臣取其詩文以選之甚盛典也懋官嘗被　吉賦城
市圖及進　御筆批曰雅懋官以一字之　褒可勘
平生遂自號雅亭故名其稿曰雅亭遺稿而序之余
每言懋官文不如詩詩不如人嗟乎當今之時文如
懋官者未易多見則其詩固已範流俗而其人之賢

從可知已銘曰

板橋之岫渺難攀上有高士蔵衣冠高士謂誰李懋官我作銘詩無媿顔

墓誌銘

叅判李書九撰

李懋官以癸丑正月廿五日卒旣踰月用士禮葬于廣州府南板橋之原烏虖懋官亡而余蓋無友於世矣非眞無友也欲求淸介博雅之士如吾懋官者而友之抑亦無有乎云爾始余弱冠與懋官居同里性拙不喜交游常閉戸讀書以自娯而懋官爲人外若簡澹中實和易博學嗜古善談文章故獨與余相得甚驩間數日必一過余園亭羅列經史考究同異辨難得失纚纚不能休飮酒微酣輒取古人得意之文據案迭讀竟日乃去得一異書卽相走報分程共鈔如是者十年余嘗語懋官曰陶淵明高士也方其隱居柴桑可謂遺世絶俗泊然無求者矣尚有羊長史龐參軍與之周旋朋友至樂昔人所重吾將置田于永州之東與妻子往耕焉倘得携懋官同歸窮經著書以求其志亦可使樂而忘老懋官其有意乎遂相視而笑今懋官之墓草已宿余且齒髮早衰舊學日疎每居閒處獨思斯人而不可見則未嘗不歔欷感

歎慨初心之莫遂悲良友之難遘也懋官諱德懋懋官其字幼能好學長者授書文義有未曉輒對書而泣旣釋然始大喜視日晷爲課程朗誦不輟及長縱覽羣籍淹貫該洽尤精爾雅說文之學家貧不能蓄書遂癖於鈔寫常置紙墨于懷袖中隨見輒錄盈箱溢篋余每比南齊之沈驎士然顧懋官不以所學矜人必有叩而後應內行修飭居母喪毁瘠過禮侍父側洞屬愉愛之色達於面貌平居動止有常度終日端坐謦欬不出戶外雖值屢空吟諷自若嘗曰入孝出恭晝耕夜讀斯可謂士矣事當省者有四懲忿窒慾節食愼言而已有友爲縣宰閔其貧而邀之卽謝曰與其寄食公門毋寧高卧吾廬終不赴取曲禮小學遺意著士小節三卷以律其身最習 明季事嘗寄余書曰我 明民也結交隆曆啓禎間名臣處士視世之眼前姘婀背後睢盱豈不賢哉遂採甲申後遺民著磊磊落落書七卷以托其意觀此二書可以知懋官也今 上初年設 奎章閣置撿書官四人懋官首被其選凡朝廷纂修鉅典莫不預聞嘗校定宋史筌請爲謝翺鄭思肖等立傳別撰遼金蒙古列傳以正華夷之分又編武藝圖譜奎章全韻考據精

博義例詳密書成悉稱　旨命陞職者六初由司䆃
寺主簿拜沙斤道察訪歷廣興倉司饔院主簿除積
城縣監經十考復入爲尨署掌苑署別提尚衣院主
簿司䆃司饔則再任而常兼撿書銜處　禁省十餘
年屢蒙　異恩錫賚便蕃一日侍　上校書　上顧
謂曰汝將老矣宜及此時成一書以作後世文獻不
亦善乎懋官退語家人感激流涕然未嘗以榮寵自
夸謙愼儉約不移素操其除積城也或言其邑殘俸
薄懋官正色曰吾本書生　上恩至厚幸守一縣豈
敢言他到官即捐廩治廨宇氷蘗自持及歸出無僕

馬使女奴齎袍帽以從徒步入院曰是吾分也爲詩
文以摹擬蹈襲爲耻抒情造辭惟期毋俗嘗應　旨
賦城市全圖百韻　御筆題其卷曰雅遂自號曰雅
亭有集四卷其他著述凡數十種既卒之三年　上
追念其才識　賜內帑錢刻其遺稿錄其孤光葵復
爲檢書烏虖　聖主之知臣者深而懋官之平生斯
可以定矣懋官生於辛酉六月十一日享年五十三
系出　厚陵別子昭夷公善生曾祖諱尚馠祖諱必
益江界都護府使考諱聖浩妣潘南朴氏縣監師瀗
女淑人水原白氏忠莊公時耇之曾孫生一男即光

葵二女適柳焌金思黃余嘗論懋官品行第一識解第二博聞彊記第三文藝第四君子以爲篤論然余又嘗謂懋官貌癯神淸言笑沈靜類宜壽者而獨不驗豈非所謂命者耶悲夫銘曰

夐彼林泉兮可棲可遲我車雖脂兮誰與偕歸惟君之學兮如璞斯輝旣榮其遭兮而又奚悲

墓表　原任直閣南公轍撰

完山李懋官旣沒之三十年其孤光葵以燕巖山人所爲狀來請於余至三四而勤曰吾先君之墓草已宿矣而尚無表表之宜得其知者知之莫如子詳嗟夫

從容諭曰無恒產者無恒心爾之爲盜豈本性然哉汝不自實罪當死吾不忍殺汝盜乃感激涕泣曰米幾斛埋于某地掘之果然民至今稱德後又以 御集及文苑黼黻武藝圖譜通志編校勞連得陞叙未調除冤署别提尚衣院主簿掌苑署别提時時 召入便殿詢文字事因 教曰汝今衰且老矣盖惜之也自是內閣有編書之役懋官未嘗不與焉懋官狀貌淸高於物無所好獨喜著書書其於友朋文章盖天性也間嘗從書狀官沈公念祖遊燕京日與浙蜀閒騷人墨客之來遊宦者飲酒賦詩以爲樂而沈公又

善待士恣其出遊故懋官能歷覽山川道里宮室樓
臺以及於草木蟲魚鳥獸之名而多所記識及歸而
名聲日振諸公爭欲出我門下其或送人居間要一
言以自譽而顧懋官介然有持守不可屈故世徒以
文學知懋官而至其操行之純備政事之未盡施用
於時者多有未及知者懋官於書法逼古如篆籀好
畫蜘蛛黃雀所著有青莊館稿士小節紀年兒覽蜻
蛉國志盎葉記宋史補遺　明遺民傳幾卷懋官之
世出自茂林君諡昭夷公諱善生　贈戶曹參判司
憲府監察諱廷衡其高祖也通德郎諱尚馠其曾祖
也江界都護府使諱必益其祖也通德郎諱聖浩其
考也妣朴氏縣監師灝女錦平尉諡孝[illegible]公弼成孫
也妻淑人白氏以辛酉六月十一日生卒於癸丑正
月二十五日壽五十三葬于廣州樂生面板橋酉坐
之原有一男二女男卽光葵二女適柳焌金思黃懋
官既卒家人得　內賜書籍衣服食物藥丸等標紙
凡一百三十九種其疊下者則倍蓰別著表藏于家
上又下教內閣印頒其文集費皆出內帑任光葵爲
檢書官

雅亭遺稿卷之八

余雖不能文然獨念其平生之誼交遊之舊與其可傳者多則烏可以辭懋官諱德懋其爲人外若峭簡而内行修潔不爲利勢所撓奪博覽彊記貫穿古今奇文異書窮極其妙而後己亦不以自炫人有問者輒應其不問者則皆有劄錄雖古之掌故名家不能屈也爲文章倡爲新調曲盡人情物態而不襲前人句語與朋友交久而益篤其有不合者則終身無以彊得歡心初懋官在京師與柳得恭朴齊家諸人遊其文辭日傳於世久之宰相不能薦之於朝及 聖上臨御右文爲治置 奎章閣選賢士大夫與之朝

夕諮訪又得懋官爲撿書官以佐其職而柳與朴皆
與焉一時號稱得人而懋官尤小心謹愼精白不怠
上每奇愛之奬眷甚至懋官自 奎章閣撿書官兼
承文院吏文學官後二年陞六品拜司䆃寺主簿遷
沙斤道察訪官有債錢歲取息爲公費吏多逋負乃
報觀察使罷之翌年移廣興倉主簿改司饔院主簿
以內閣弘文館誌校勘勞特除積城縣監至則喟然
歎曰是亦可以報 國寸心之萬一也遂捐廩俸修繕
孔子廟以及倉庫廨宇之頹圮者工役不煩民爭趨
赴縣有盜稅米者推覈不服懋官因屛人命盜近前

李懋官遺稿既成[illegible]公金陵南公並爲之序闡
發無遺辭矣然猶屬余以跋夫所貴乎人品爲尚
材學其餘也懋官人品之高二公既言其槩矣人不
豈待余耶懋官稺年嗜學甚於飲食師心獨得不藉
外求名公大人多欲出其門下而弗就也貧幾乎病
矣或累日不炊而安之如素世苟莫我知則枯死窮
壑無悔也及其檢秘書承 異渥榮寵莫之伍也然
未或見其矜色小心勤職十五年如一日非義之取
絲毫不自累也非人品之過絕人然乎哉其學亦絕
去俗趍蒐羅剔抉薈蕞瑰詭不得則不措發爲詩文

寧澀無庸寧枯無膩寧近乎[illegible]無近乎膚慧心博識獨造玄悟他人莫之及而亦其人品之高致之也上嘗命其詩曰雅懋官遂以自號豈惟詩哉乃其人品然也從古蓬蓽之士以文章自見者多矣受知於君上孰有如懋官而況 聖君之知耶歿而 恩榮益備隱卒錄孤比於近臣 命印遺稿費出內帑懋官雖歿猶無歿也蓬蓽之士咸與其榮孰不感聳而興起哉嗟乎材高而勤於學亦可致於行居寵若驚[illegible]財若浼吾獨於懋官見之正惟其蒙[illegible]之寵於聖君若是也斯人也[illegible]見耶惜乎[illegible]不足以盡所

展也不然鄭馬二[illegible]自其材學[illegible]少耶詩文固不足盡懋官也謹以是書之 公之[illegible]山成大中士執跋

